

MG
Z428.02

2
=1

能 改 齋 漫 錄

上

吳 會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3 2169 1844 5

能改齋漫錄序

吏部吳公會虎臣以胸中萬卷之書遊戲筆端。哀爲此集。往時仇家摘其中有一二不合載事。謂非所宜言。遂闕不傳。然狐裘而羔袖。袖則羔矣。其如裘之美何。今削其不合載者。而存其所不當廢者。刊諸成都郡齋。旣以廣好事之傳。且以誌公之博也。紹熙改元十一月朔。豫章京鏗仲遠書。

能改齋漫錄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案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所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未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疏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經此本乃明人從視閣鈔出原缺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然考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云云則似當日已無定本矣是書劉昌時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頗中其失至以苟彘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甚爲乖刺又如孫仲鼇有秦檜詩亦經載入則其黨附權奸昭然可見特以曾記誦淵博故諸家考證之文時多徵引覽者政當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類而取其英華爾

能改齋漫錄目錄

卷一

事始

卷二

事始

卷三

辨誤

卷四

辨誤

卷五

辨誤

卷六

事實

卷七

事實

卷八

沿襲

卷九

地理

卷十

議論

卷十一

記詩

卷十二

記事

卷十三

記事

卷十四

記文

能改齋漫錄 目錄

類對

卷十五

方物

卷十六

樂府

卷十七

樂府

卷十八

神仙鬼怪

能改齋漫錄卷一

宋 吳曾撰

事始

樓羅



黃朝英細素雜記論樓羅云。酉陽雜俎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僖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攪也。羅者縮也。言人善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從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僂兒矣。乃加人焉。以上皆朝英說。然予以爲此說久矣。北齊文宣帝時已有此語。王昕曰。樓羅樓羅。實白難解。蓋不始于梁元帝之時。以表考之。梁元帝即位。是歲己巳。次年庚午。北齊宣帝即位。至壬申年。梁元帝方即位。今據細素雜記。以樓羅事引梁元帝風人辭爲始。不當。蓋元帝在宣帝之後。

麥秋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宋子京有帝幸南園觀刈麥詩云。農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案物成熟者。

謂之秋。取擊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余案北史蘇綽傳云。布種旣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于室。則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已上皆朝英說。予考麥秋之始。在禮記月令。自有成說。何必引蘇綽說邪。釋其義。則景文之說尤盡。及觀王荆公絕句云。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陵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翫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本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

廋詞

太平廣記引嘉話錄載權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于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論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已上皆嘉話所載。予案春秋傳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藭乎。蓋二物可以禦溼。欲使無社。逃難于井中。然則廋一字。雖本于論語。然大意當以春秋傳爲證。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葦苳廋詩聊復託芎藭。

主者施行

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者。本後漢黃瓊傳也。

鷓鴣子皮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鷓鴣子。引史記伍子胥傳及應劭注。及前漢食貨志。顏師古注云。自號鷓鴣者。言若盛酒之鷓鴣。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鷓鴣皮之所爲。故曰子皮。又引陳遵傳。載揚雄酒箴曰。鷓鴣

夷滑稽腹大如壺然則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託鄙名以自晦其迹耳以上皆王說予案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孔叢子嘗作詰墨曰夫樹人爲信己也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又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其終不樹子皮審矣此孔叢子辯孔子不樹子皮之義也以是知鴟夷子皮又見于孔子不獨范蠡也

浴處挂壺于門

今所在浴處必挂壺于門或不知其始案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所爲亦有所本

萬歲之呼

高承事物紀原云萬歲之始考古逮周末有此禮戰國時秦王見蘭相如奉璧田單僞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左右及民皆呼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拜恩慶賀率以爲常已上皆高說予案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之奉上以萬歲疑發于此

膾殘魚

太平廣記載洛陽伽藍記云晉寶誌嘗于臺城對梁武帝喫膾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云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如今秣陵尚有膾殘魚也予案越王句踐之保會稽方斫魚爲膾聞吳

兵弃其餘于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也故名膾殘魚亦曰王餘魚以是知膾殘魚不始于誌公又博物志曰孫權曾以行食膾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膾者長數寸大如筋尙類膾形也吳都賦曰片則王餘王逸注曰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膾魚未盡因其半棄之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

洪州爲鎮南軍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屯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爲鎮南軍始于咸通六年。

人君葬地爲山陵

漢以來人君所葬之地爲山陵如高祖之長陵是已然呂不韋說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然則以葬地爲山陵久矣出戰國策。

身閉鼻壅

世以身不修飾者爲閉鼻不清亮者爲壅蓋有所本也王允論衡別通篇鼻不知香臭曰壅人不知是非爲閉。

不癡不聾

北史長孫平隋開皇三年爲工部尙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

諺云不癡不聾，不做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予案慎子曰：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聾不聵，不能爲翁。乃知此語久矣。慎子名到，南史庾仲文傳亦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因話錄載唐肅宗謂郭子儀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焚香始于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勸龍取水，乃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咒數百言，水大至。予案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案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詩人用儂字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云：儂是拍浪兒是也。予以隋煬帝亦嘗用矣。大業拾遺記與宮女羅縵詩云：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住意如何。又云：此處不留儂，更有留儂處。又古樂府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流。下又云：觀見流水，還識是儂淚流。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見郎，又云：儂亦吐芳詞，又云：儂亦恃春容，又云：儂年不及時，又云：儂作北辰星，又云：動儂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則吳音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野耶。石崇亦有懷儂歌。

歡稱婦人

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然至今吳人稱儂者。唯見男子。以是知歡爲婦人必矣。懷儂歌云。潭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又云。我與歡相憐。又云。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又華山畿云。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又讀曲歌云。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藉。又云。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予後讀通典。見序常林歡云。江南謂情人爲歡。然後始恨讀書之寡。

謂父爲爹

儂歡出于江南風俗。政猶以父爲爹。音徒我反。南史。武興王憺爲荊州刺史。惠及百姓。詔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樂府名大郎神

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案唐樂府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簫栗。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爲二。傳寫之誤。

歌辭曰曲

自昔歌辭。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潤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卽鬼谷先生舊所居也。深遠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然漢蘇武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則音韻稱曲其來久矣又案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翦午之義

古文今字言翦午之義案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翦午

民曰黔首

史記秦紀秦命民曰黔首然禮祭義篇宰我問孔子而孔子曰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然則以黔首命民久矣

屋翼名搏風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于東榮鄭氏注曰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卽今之搏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有翼故斯于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爲榮飾故云榮也

惓惓

文士以作事迫促者通謂之惓惓見陸士衡文賦曰惓惓瀾漫亡耦失疇埒蒼曰惓惓寂靜也惓惓與惓惓音義同惓惓老切惓閭草切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案漢馬融長笛賦曰：滂瀑噴沫，犇蹶傷突。李善注：犇，徒郎切。以唐爲犇，李白赤壁歌云：鯨鯢唐突留餘迹。劉禹錫磨鏡篇云：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亦作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云：行至土山頭，欸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

錢塘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案郭茂倩所編引廣韻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印名璽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季武子取卣，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杜預曰：璽印也。月令曰：固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皆稱璽也。漢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以上並見左氏傳疏。今宏以爲天子獨稱璽，何哉？又案初學記云：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柙，長三尺，廣八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則堯時印已名璽矣。本朝徽宗嘗賜宰臣蔡元長塗金銀鑄公相印一紐，前古所無也。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正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彊奪者韓子以威逼之其買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鹽鼓

鹽鼓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尙書說命篇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而言不及鼓古人未有鼓也止用醬耳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鼓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蕘鹽鼓史記貨殖傳曰槩麴鹽鼓千合及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鼓蒜果共一筭蓋秦漢已來始爲之耳。

冕始于胡曹

高承事物紀原云冕說文曰黃帝初作冕世本曰黃帝作旒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斜視也已上皆高承說予以高承未見世本全文也蓋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然則作冕始于胡曹耳。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案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回祿爲火神

經傳多以祝融回祿爲火神。祝融則無可疑者。回祿則未之見也。予案周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注云。回祿。火神。鄭語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瀆燿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故太史公採取二傳。以爲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以此考之。則祝融之後。有吳回。陸終。回祿者。回陸也。舉二人而言耳。陸祿音相近。帝嚳既誅重黎。而以吳回。陸終爲後。復居火正。而爲祝融。則前古以回祿配祝融。而爲火神。可以無疑矣。

羹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史記前漢羹頡侯。劉信。潁川地名。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

郎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臄臄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以音韻協之亦讀羹爲郎已上皆王說予案古者羹臄之字音皆爲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闕宮與史游急就章羹與房漿糠爲韻至于不以羹爲郎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如此不知又何也。

直閣名官

馮章靖公元字道宗真宗大中祥符末元嘗講易泰卦賜五品服除直龍圖閣直閣名官蓋始于此

立千丈架閣

仁宗朝周湛爲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爲立千丈架閣法以歲月爲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爲法。

本朝制置使

本朝制置使始于楊允恭太宗命允恭爲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壁畫茶鹽捕賊事先是三路轉運使上供米不過三百萬石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擇才吏授之江浙所運止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卽命允恭爲發運制置使改壁畫爲制置。

省名禁

省中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改爲省中見漢書

下見上謂之參

下見上謂之參。蓋始于戰國時也。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則不見也。秦王許之。

試詩賦題示出處

本朝試進士詩賦題。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扈言日出賦。獨路振知所出。遂中第三人。是年孫何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後所試進士詩賦題。皆明示出處。

端溪硯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詩。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權論硯。亦云。端谿石爲硯。至妙也。

奏御劄子稱進止

今奏御劄子。各稱進止。自唐已然。顏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

糊名考校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尙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

禱祠習儀

仁宗時天子親祠。祠部言周官宗伯凡王之禱祠，辨儀爲位。鄭康成曰：若辨司徒府而令百官卽祠，所習儀不敬，請徙尙書省。至今循之。

賣坊場河渡

本朝賣坊場河渡，始于熙寧間。荆公建議，然古亦有之。案水經漢武徵行柏谷，遇辱竇門，感其妻深識之，賜以河津，令其鬻渡。

鄭宋修韻略

互注禮部韻略，敍云自慶歷間張希文始以圈子標記禮部，因之頗以爲便。元祐復詩賦，嘗加校正，尋又罷云云。然予嘗考之，禮部韻略凡三經修矣。景祐初，鄭文肅戩天休爲太常博士，考校御試進士，與宋景文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士多以聲病被黜。三韻是正音訓，書成，學者以爲便。然則景祐初，鄭宋已修韻略，不始張希文也。

封還詞頭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出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翼日上，謂宰相曰：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辭頭，然則唐制給事中亦草制耶？故袁高得伸其志，今考龍川別志，載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寶元中，出入內庭，以此獲罪，久之得復入。富鄭公時知制誥，遂國復還國封制。

既下，鄭公繳還辭頭，封命遂寢。唐制爲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已上皆蘇說。蓋唐給事中亦草制耳，蘇偶忘之耶。

禁蕃曲氍笠

崇寧大觀以來，內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斷。至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戲，第改名太平鼓，續又有旨一應士庶于京城內，不得輒戴氍笠子，如有違犯，並依上條。

導駕官朝服

政和元年十二月戊戌，詔自今後導駕官並朝服，結佩，應親祠除祭服外，餘並朝服，不得常服。

試辭學兼茂科格制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依見行體式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銘如楊雄九州箴，又如柳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誠諭如近體誠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傳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奉聖旨依。

勿破他故事

故事知制誥見宰相止用平狀非朔望而見則去鞞笏張文節公知白在中書頗重典故時徐爽知制誥初投刺以大狀後又請見多具鞞笏張力辭此二事且述舊制謂徐曰且勿破他故事

能改齋漫錄卷二

事始

宋敏求家報狀皆全

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嫌其御殿視朝。乃晦日。帝謂侍臣若嘗郊祀歲奈何。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故詔書曰。月旣肇于黃鍾。日且臨于甲子。修史者病于太質。刪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卽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故也。

製玉魚袋

宋敏求薨後。因討論典故。考初製玉魚袋。欲賜荆揚二王。疑非故實。丞相王文恭公召宋公次道。諮之。宋曰。案唐六典。親王三品以上。二王後服用紫飾。以玉帶及魚袋皆飾也。文公挾策以進。議遂定。

俗語踏殿

俗語以事之不振者爲踏殿。唐人已有此語。酉陽雜俎。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足人踏殿。不肯下錢。

察官不論事

察官不得論事。自常希古始。常蓋元祐間東坡所薦也。

唾面自乾

唐婁師德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者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其自乾耳蓋本尙書大傳大戰篇太公曰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裝潢子

俗以羅列于前者謂之裝潢子自唐已有此語矣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祕書省有熟紙匠裝潢匠各十人

留守

留守二字案漢外戚呂公傳戚姬常從上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高承事物紀原乃云留守始于唐非也

登聞鼓院之始

高承事物紀原著登聞鼓院之始云國朝會要曰鼓院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詔改爲登聞鼓院子案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朝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日歷之始

唐順宗時宰相韋執誼監修國史奏始令史官撰日歷此日歷之始也見通鑑

增穀價

范蜀公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湧斗錢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衆不知所爲公仍命多出勝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唯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旣輻湊遂減價還至百二十包孝肅公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予案此策本唐盧坦爲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旣而米斗價一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三司使之職

國初有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使之職蓋始于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忠爲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稱裁旨

近世自鈞旨臺旨而下稱裁旨案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將帥遙領州鎮

本朝武臣有遙領郡刺史之職。案唐光啓二年二月，王重榮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見通鑑。

探事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案唐高駢在淮南用呂用之爲巡察，使用之募險嶺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閒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舉選人充京官

國初自太宗以來，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通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元年六月，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通判比提刑減半。自是年始也。

行狀

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案梁江淹爲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任昉沈約、裴子野皆有行狀。

口號

郭思詩話以口號之始引杜甫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云：觀其辭語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余案梁簡文帝已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不始于杜甫也。詩云：帝京風雨中，層闕煙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卻敵，槐影帶重樓。然杜甫已前。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辭二首。其一云：花

粵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豔雞踏蓮花萬歲春其二云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乾笑

世以笑之无情者爲乾笑案宋范蔚宗謀逆就刑于市妻來別罵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蔚宗乾笑而已乾笑此爲始。

名紙

名紙之始高承事物紀原云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刺後漢禰衡初遊許下懷一刺旣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蓋今名紙之制也則名紙之始起于漢刺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不然蓋禰衡傳只言刺不言名紙雖名紙爲刺之變然高說無所據予案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蓋名紙始見于此。

節度

高承事物紀原云節度本後漢公孫瓚討烏桓詔令受劉虞節度唐室名使蓋取此義唐制邊圉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始自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以上皆高說予案吳志諸葛恪傳孫權欲試以事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注引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徐祥祥死將用恪諸葛亮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

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以此見漢有節度之意，而無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孫權之後也。

起復之禮

高承事物紀原云：起復本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魯徐戎作難，有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舉衰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以上皆高說。予案前漢翟方進在喪，旣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夫謂之起復者，就喪起之，復令視事耳。高承無所據，但泛言漢唐而已。故予疏二條，以見其始。

梵音

梵音之始，內典云：陳思王子建遊于魚山，聞空中有梵音，寥亮乃教人效之，得傳于今。西方梵云：唄敢匿耶，本梵音也。

待制

高承事物紀原待制之始云：唐永徽二年十二月五日，詔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三月一日，敕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蓋唐設官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高以永徽始有待制之名是矣。至謂永泰時始有待制之所，則非也。何以言之？案唐武后謂員半千曰：久聞

爾名謂是古人乃在朝列宜留待制卽詔入閣供奉後與邱悅王勅石抱忠爲宏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分日待制顯福門下夫武后時半千等已分日待制于顯福門下則待制之所不始于永泰元年明矣。

墓路稱神道

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矣襄陽耆舊傳云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邱與帝通步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領祠刻二石鹿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領山爲鹿門山然歐公集古錄跋尾云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乃知立碑墓路而稱以神道始漢無疑。

行事舉例

今朝廷行事有法所不載者必舉例以行然自南朝已然矣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督事語王准之卿可寬比例准之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之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之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卽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舍弟之稱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監司稱職司

本朝官制由監司而稱職司如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之類案隋蘇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

唐陸贄曰。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

侍讀

高承事物紀原云。侍讀之始。本唐明皇開元三年七月敕。每讀史籍中有闕。宜選者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无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也。以上高說。予案南史。宜都王鑑初出閣時。陶宏景爲侍讀。乃知侍讀之名。自梁朝已有之矣。

御筆

天子親御謂之御筆。始于北史。元魏彭城武宣王總傳云。帝令總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

書簡用多幅

唐盧光啓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數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見北夢瑣言。乃知今人書簡務爲多幅。其來久矣。

監司之職

本朝官至運轉判官。提舉常平。謂之監司。案徐邁與范甯書曰。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乃知監司之職。魏晉以來有之矣。

用開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縣官蔑有以學士稱者。至渡江後，苟有一官，未有不稱紹興。末臣僚有論列者，時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搭猿

俗以不情者爲搭猿。唐人已有此語。周顛處士答賓從絕句云：「十載文章敢憚勞，未都迴鶴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搭猿。」

注疏之學

國史云：慶歷以前，學者尙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

併嘗二字

併嘗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案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常爲曹夫人併嘗箱籠。」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匳封而不忍開。

禁殺牛

南史：梁傅昭性尤篤謹，子婦家常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用開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縣官蔑有以學士稱者。至渡江後，苟有一官，未有不稱紹興。未臣僚有論列者，時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搭猿

俗以不情者爲搭猿。唐人已有此語。周顛處士答賓從絕句云：「十載文章敢憚勞，未都迴鶴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搭猿。」

注疏之學

國史云：慶歷以前，學者尙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

併嘗二字

併嘗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案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常爲曹夫人併嘗箱籠。」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匳封而不忍開。

禁殺牛

南史：梁傅昭性尤篤謹，子婦家常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一領簞

簞可以言一領世說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一頓食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女稱娥

唐樂府有憶秦娥娥字見史記齊悼惠王傳王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後漢順帝乳母宋娥又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衆人謂之姪娥。

犢控魚尾

犢亦可以稱控魚亦可以稱尾宋沈悠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贊犢一控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

經紀語

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爲作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將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關節

世以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關節然唐已有此語段文昌言于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又唐摭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案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謂時有閎孺與

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關節。蓋本于關說也。

銀版

銀笏亦可以稱版。唐韓滉遣使獻羅每擔夫與白金一版。

宗袞

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袞。本謝朓謂謝安爲宗袞。謝詩云。陸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

歌曲以闕爲稱

歌曲以闕爲稱。案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闕。

佛妝

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予案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妝。以是知北妝尙黃久矣。

恩府

以恩地爲恩府。始于唐馬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于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云云。見金華子雜編。

二稅起催用周制

本朝夏秋二稅起催以六月十月一日。至今州縣遵用。案王溥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

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乃知本朝循用周制。

以舟量物

魏武帝時。孫權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鄧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不校可知矣。武帝卽時行焉。時王方五六歲。予案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日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豕。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翼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時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鄧哀王也。

牀凳子

牀凳之凳。晉已有此器。世說。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元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腹在鐙下。乃作此鐙字。今廣韻以鐙爲鞍鐙之鐙。豈古多借字耶。凳。廣韻云。出字林。殆後人所撰耳。廣韻別出一橙字。注云。几橙。其義亦通。

軍卒爲健兒

今所在以軍卒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案世說。祖逖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東晉時。軍卒已有健兒之稱。

風聞二字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媼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兒爲姐。蓋尊之也。案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驥史。媼審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媼審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表文末云屏營

今世表文末云。屏營之至。屏營二字。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東漢劉陶上議曰。屏營徬徨。不能監寐。而任昉與梁高祖牋。亦云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倉廩字

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雖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用。漢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蓋此意出于邕後也。齊職儀曰。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所主蓋亦異矣。

正五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壯老之位。其說無稽也。其後見竇華唐書音訓。其注高祖紀正五九月不行死刑。引釋氏智度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瞻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不上任者。政以此耳。蓋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責。今之州郡所以爲供給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蓋沿唐故事。但歷時久遠。無有能討其源流者耳。偶讀寶所引用。于是始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書。要當無所不讀。

俗罵客作

江西俚俗罵人。有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真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盛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澁後甘。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案唐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頰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語曰。適已給了。

何得又請云。

俞通用之辭

世俗以俞字不可通用蓋以堯典有帝曰俞然揚雄解嘲云揚子曰俞上下通用之辭也。

親事官

省寺所用使令者名親事官自唐已有之案唐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錫親事官王師文等同謀反逆

柳渾青李太白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或者以荆公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如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自公始發之然唐權德輿已有此體予案梁元帝已有人姓名詩及將軍名詩不始于權德輿也。

古無隋字

隋字古無之文帝受禪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惡之遂去走單書隋字猶後漢都洛以火德故去水加佳也。

邱遲姓

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姓溫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余因記沈太虛侍郎虛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碑乃南朝邱遲其言遲乃左史邱明之後然則邱明竟不姓左耶。

麈尾

釋藏音義指歸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麀。羣鹿隨之。皆看麀所往。隨麀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麀尾拂子。蓋象彼有所指。塵故耳。王衍捉玉柄麀尾。

如意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三者以竹木鐵爲之。蓋爪杖也。故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削作。八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然釋流以文殊亦執之。豈欲搔痒耶。蓋講僧尙執之。私記節文。祝辭于柄。以備忽忘。手執目對。如人之意。凡兩意耳。

八相太常引

京師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飯依柳含煙等。號唐讚。而南方釋子作漁父撥棹子。漁家傲。千秋歲。唱道之辭。蓋本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樂人名臆姿。取菩薩八相。緝爲歌曲。令敬信者聞生歡喜。

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敕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黃水令王元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遺址。壘石爲之。元策躬以石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余案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李善引高誘曰。塔長一丈。高一丈。回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塔。言其小也。

鈎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與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生日祝壽始

封人祝堯壽，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爲非也。至于生日祝壽，始見唐明皇。然識者以爲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羣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于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詩爲慶，西清詩話乃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于唐末。此說恐非，蓋開元間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檜，旣瘳，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其詩云：「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人臣以詩爲壽，始見于此。

閒人有忙事

閒人有忙事，俗人語也。然唐人已有。韓偓詩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釀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漁師。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案漢武帝內傳，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于至濁，不審比來起居何如，乃知此語久矣。」

百合治病

本草圖經百合一條引張仲景治病有百合知母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地黃湯。凡四方並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余案王原叔內翰云。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臙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以是知圖經論藥。尙不能如原叔。

打撲

打撲字。趙參政槩聞見錄云。須當打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皆使撲字。今俗只使疊字何耶。

鶻突

鶻突二字。當用糊塗。蓋以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案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爲人。糊塗。自注云。讀爲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食醫心鏡。治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斤。細切起作膾。沸鼓汁熱投之。著胡椒乾姜蒔蘿橘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鶻突字。非也。

先輩之稱

李肇國史補并唐摭言。以舉子互相推稱。則曰先輩。蓋前輩之義也。然南齊書劉懷珍傳曰。此數子皆宿

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云云乃知先輩之稱南朝以來有矣

白直之稱

今世在官當直人謂之白直南齊蕭嶷傳云白直共七十八人乃知白直之稱甚久

大行之稱

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諡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

盛喜中不許人物

俗諺云盛喜中不許人物盛怒中不答人簡案列子宋元君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丞相稱相公

丞相稱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謝靈運擬陳琳詩曰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亦謂曹操也

阿誰

傳燈錄宗風嗣阿誰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停待亦俗語也愍懷傳陛下停待

飲席酌酒之始

飲席酌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間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澆。咄咄而出。不相識。泊卽席。說于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于階上酌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酌酒。令側身恭跪。一酌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酌非也。出北夢瑣言。

古無丈人之名

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于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以上裴松之說。予案丈人之義。本于易。以妻父爲丈人。又本于漢匈奴。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松之安得云古無丈人之名。

能改齋漫錄卷三

辨誤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疑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資萃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案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于疑之予案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運其誤久矣予又案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于郢公辛辛生鬬懷員蓋辛之後也平王時赦爲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于敞矣郢音云則員不當音

韻略不收答簪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答簪漁服總曰校衫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答簪全獨而保生能學整齟保宗而全家整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簪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徒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答簪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鈎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鈎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爲劍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脫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案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可靡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鍛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爲有據也。又案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叢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之類。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爲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案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文選注耶。樂府有摻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錯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操。蓋以爲

章草之變錯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音七鑿反三搗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搗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案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祛兮陸德明音所覽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非一義梁王僧孺詠擗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憾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錯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于是改元乾德其後因子禁中見內人鑑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果是故蜀王侍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祐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邱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豐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珍，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唯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皇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卽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旣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案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唐李綉樗蒲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亦音蘇代反。

不識擗犂孤塗字

元晏春秋曰，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後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擗犂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擗犂，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于是曠然發悟，以上皆元晏說，及觀歐陽文忠公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尙靡識于擗犂，枚皋屬文，徒率成于骹骸，文忠公以爲陸機蓋誤也，黃朝英細素雜記，以不知文忠公用擗犂事爲恨，蓋渠未嘗讀元晏春秋耳，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擗犂事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詩而不知，尙慚博學，然陸機不識擗犂事，竟不知在何書。

鈎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余案吳越春秋乃云日夕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子道也乃知施字卽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曰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乃知逆施可于事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案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玉樹

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根榦盤峙二三百年物也卽揚雄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余案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指此後左思譏之已失三輔黃圖以爲槐之根榦則又甚矣

鈎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集有懷古王右軍詩云。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埽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案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子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條西清詩話。記荆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予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條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子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鴈南飛。蠟燭疑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霑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青女橫陳

荆公詩云。日高青女尙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麕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麕翁。放麕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麕。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堵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斲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于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古今樂錄。謂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顰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顰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

滅燭翠眉顰。可以爲據。又沈約詠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庾肩吾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會宿客

今詩所傳杜詩。犬迎會宿客。鷓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閒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斫卻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乃以池爲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次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間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乞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砒碓之與美玉。然余觀樂天效淵明詩。有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蒼長安丞裴說詩。有云。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鈎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卽是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游葆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騶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唯賢琴詩。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忌子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號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隻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孤鴈詩

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鴈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官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畏溫耳。故雖有司案奏。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而

不辭。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爲桓溫司馬。竟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蒼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畏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蘇東坡先生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未爲蒼生開。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于宋明帝朝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荆公蒼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荆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案莊子書。子杞。子桑。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與。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友名子與。忽然憂且思。裹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

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芟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囊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芟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囊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曰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尙書錄令僕射吏部尙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尙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鄭注云夫燧陽燧也禮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爲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案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卽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慙慙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羊方謬上廣守詩。鱷徙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黃金臺

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暫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唐時李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荆公詩本此。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爲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脈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鬢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申國長公主爲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郇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玉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汁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幕。案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烝葫蘆一枚。餘慶餐盡。諸人彊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已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承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願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王建作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徹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花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渙之。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鉤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予案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莫耶之劍。復命于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吳鉤始于此。豈存中偶忘之耶。左太冲吳都賦云。吳鉤越棘。純

鈎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潛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遜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蘭臺詩話。亦

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懽驚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輕紗一幅巾短筆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夜涼且曰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閒暇若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過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渠以爲山谷所爲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尙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窗詩亦尙餘二十四句所謂常愛朝川寺竹窗東北廊是已山谷外集更有嘖嘖雀引雛梢梢筍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記之册學者不可不知也

僧清順詩

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卽礮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節度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猶言太守子也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

吳令君。但遣糟牀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錢穆父有藥名詩云。一來亦甘草草別。疏薄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爲使令之使矣。山谷藥名詩云。楊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錢異。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日。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璣。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璣嘗戴研紗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樅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曲名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出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纓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案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收之涪。張君房脞說亦以爲忠州。何耶。當有辨其非是者。

能改齋漫錄卷四

辨誤

崇政殿說書

王荆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案傳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傳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邪。

桑落酒

索郎酒者。桑落河出美酒。譌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索郎。蓋語譌耳。高說後出。恐或未然也。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動。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

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身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狂獄。敲榜發奸偷。此豈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髻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嘗。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駟僧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轉爲牙。予攷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然則以牙爲牙。唐已然矣。畫短爲牙。畫長爲牙。

太宗鶴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環趨以出。鶴死懷中。余攷劉禹錫佳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鶴。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鶴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其人。予攷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旻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案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勇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趙德麟侯鯖綠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章朗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攷其詳。北史。隋文帝賜大淵綠沈鎗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閒。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引以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金鎖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益謬矣。劉劭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如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服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一字不同。便覺語勝於前。又陶所編杜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攷今本乃云。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檉柳二字不同。檉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檉柳則二物矣。然樹樹亦差勝對對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糶載而往。垂橐而歸。今攷管子。乃是垂橐而入。糶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莫敖爲宰。注。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太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古云。令。善也。釋名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皋錄荆公詩。窗明雨不借。榻淨一簔條。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攷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攷實。其義可信。及觀揚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邪。

天闕雲臥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薛夢符續注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輿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臺闕可徙之。王茂宏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杜田正謬。天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閱。蓋對雲臥爲親切耳。余攷二家之說。皆非。

是辭得其賂杜則全失之余攷南史梁何徹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晉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其上蓋杜詩本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李太白贈徵君鴻詩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鱣鱠皆不得真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鶴卽鶴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爲鱣鮪之鱣知然反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餘安有鶴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鱣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虵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鼈鱣鱣韓非說范鱣似虵並作鱣字蓋假鱣爲鱣其來久矣杜少陵云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余案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社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彰懿德觀此則稱鱣稱鱣皆不得其真也

淇竹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葦竹猗猗案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葦竹王芻郭璞注云葦葦草也今呼爲鴟白腳草或云卽鹿葦草也又爾雅云竹蕭蕭蕭音扁注云似小梨亦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亦作筍。晉竹韓詩作薹。音篤亦云薹。薹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葦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文之棄也。陸璣字从玉旁。非士衡。余案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薹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薹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案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从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新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撻。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積林竹兮撻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晉灼注云淇園衛之苑也多篠。顏師古注曰積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撻也。今觀此則淇水之澳從來產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撻。歌亦云積林竹兮撻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荆公傳詩爲是而朝英所證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修。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蓋不深攷之耳。余攷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二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

之名古有不始于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案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于三代。廢于始皇。而興於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製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樞机載之甚詳。第太宗皇帝摘其切於事情者四句。詔葉之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固幽閒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薦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載。事雖同。而詩則異。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於此。有萬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蓋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爾。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鍾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說亦非。何者。案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

注曰：東。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洗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黃鐘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又案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白，明非大矣。此可爲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玉璽記：玉璽者，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璽上隱起螭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紐五龍盤。秦滅傳漢，曆王莽爲元后，投之於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傍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寶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竊嘗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以來，世世傳受，號稱國璽。自秦傳漢，漢末爲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季龍所得，遣趙封送於石勒，攷於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反據雍洛，石遵、石鑒相繼篡奪，而祇在襄國。慕容儁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在寡君，謂在閔也。及攷石閔送晉璽，乃皇帝壽昌。

鑿則閔鑿非秦鑿也。以此攷之石季龍之亂石遼石鑿相篡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爲傳至五代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攷者也。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因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爲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案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之服。因此得名。摭遺之小說亦何謬邪。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塵史載張翁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案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其本末。書忍字百餘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塵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塵史載劉夢得有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收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

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讖祿山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仗心失。怨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邪。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案唐書。張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閒。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於牧守。當途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似。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邪。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邪。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說。余攷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爲右贊善大夫。拯之子長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涓。爲嶺南觀察衙推。弟郎。爲湖南鹽鐵判官。涓之子浩。爲仁化令。浩之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凡八代。仕宦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邪。王彥輔不攷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敕散騎常侍員外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顓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余案敕字。從束。舒欲切。從支。普卜切。音亦說者曰。誠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尙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勅代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尙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爲勅之義與徠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爲勅。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

失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與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敕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敕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字始定於此且興嗣本傳已云敕與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於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自以秉政而未見敕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敕比用白紙多爲蟲蠹自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敕用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兼是漢天子四書之一敕之名不定於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發太山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人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於此學者其可忽諸予又案魏文侯敕倉唐以雞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爲宋攷功詩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攷功詩有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飴以爲飴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說吹簫賣飴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亦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飴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攷功全篇予見攷功全篇蓋攷功未嘗使飴字而禹錫誤呼雲卿詩爲攷功所作耳之間詩題是途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俚期詩題乃是嶺外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飴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飴字者俚期所作況二

韻不同。春與人在十七眞。錫與明在十二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卽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案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閒。招提寺其名尙存。何以見之。蓋褚彥回薨。褚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貉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事。細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處。各留二寺。節度等州各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余嘗以爲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寺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尙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龐莊敏梁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爲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領之。異日復進讞。上曰。前時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予攷玉壺清話。因知非莊敏。乃梁適也。清話云。梁

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個梁家。曰。祖灝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爲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見知於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爲是。而筆談爲非。可也。

寧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案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邪。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臺詩云。六朝文物餘邱壠。空使姦雄笑寧馨。

紀聞非溫公所爲

司馬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動人主意。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

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於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於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真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於其間。最後子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蔭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時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遣兒女汗。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又唐潘遠紀聞載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已上。因事誅之。臨刑問復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攷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穀所編唐賢才調集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唐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邪。以隋書攷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許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帝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

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勸之。帝令自盡。憲司縊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仕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勸出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案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田闢林蘊。泉山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邕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襟。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觀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藻也。泉山銘。敍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說。予家有唐趙修撰唐登科記。嘗試攷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是勝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湜蕭俛。賈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勝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敍云。二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不自林藻

唐人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攷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於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清淡。以詩題於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云云。上因幸東宮覽之。案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案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於詹。亦不始於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同。唯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乃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三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筍。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云云。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行。巨額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嘆服之。予案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甲。蹂踐於明時。嘆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傳攷之。尊拳當作老

拳非指劉伶尊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王說。予攷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又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羅人則疾。名曰獺。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案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必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鳴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衣袴。東坡云。北人呼爲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巢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爲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案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溱。注。徐廣曰。秭音姊。鳩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鷦鷯。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道元水經注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正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然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案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光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至而已。然則既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邪。兼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其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內不計利害。惟知字光字於義不可也。曾子書不顯於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岑之士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人曰。不然。吾。西岑之士也。土則復西岑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案二事俱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攷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案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

君乃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也，非秦也。代襲秦說李兌之辭耳。劉向失於鹵莽故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晉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予案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案孔穎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蔡字耳。隸書改作，遂失本體。說文曰：蔡，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蔡字，殺下米也。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後世蔡字不可識，寫者轉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之，故音爲素葛切。尙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地。然則王觀國之見雷同以蔡爲蔡，不可不辨。

介雞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搃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觀國案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耳觀國案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既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夾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案杜預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於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之鬪所傷者頭以鎧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及不知物理夫雞之鬪其利害不在於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案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案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能改齋漫錄卷五

藝誤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不記所出。予案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爲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焉。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案琴集曰。大胡

筊十八拍。小胡筊十九拍。並蔡琰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筊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小胡筊。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與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筊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子又案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筊明君二十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筊。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筊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主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案晉志。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約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案舊文使字作舉。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案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也。行

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異。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濟翁以李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可以一例作李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飶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以孟子曰。是以言飶之也。趙岐曰。飶。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等並無此飶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古甜字。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孫義不合爾。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晉魏以來續撰者。案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此啗字與飶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概論也。廣韻乃以啗音火夾切。息尤無義。

湘君湘夫人

樂府敍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媯汭。舜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

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敍篇。余嘗攷之。若敍篇以郭璞王逸爲失者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記。韓愈碑。亦未爲得。案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又案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當以檀弓世紀有三妃爲正。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字。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攷之。張本非也。予案揚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魃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魃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于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魃頭露紒。章懷注云。魃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

科結也。紛音計。史記朝鮮傳。魁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魁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魁紒。然則魁椎魁一音。紛髻結亦一音。魁有高之義。章懷以魁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爲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女。宣王后也。爲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颼風

離騷曰。盜颼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翼颼風之颼颼。班固曰。颼疾也。然則颼風者。疾風也。謝元暉郡齋呈沈尚書詩云。珍簾清夏室。輕扇動涼颼。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颼。注曰。曾颼。高風也。二謝以颼爲風。何邪。

揚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揚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案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揚雄死于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爲證。何邪。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略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

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於名醫單驥。然予案漢班固所纂白虎通。其論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謂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旣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邪。

鹽鹽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預注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鹽。河東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鹽。餘鹽不名鹽也。陸德明釋音云。音古。鹽也。予案古今文士用鹽字。無鹽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液。政用鹽池事。亦作鹽字。又何邪。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只作鹽字。漢書亦然。嘗俟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本白。青蒼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於

蓮勺鹵中注。如渚曰。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又案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然則鹹薄之地名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瀆鹵是也。瀆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予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從鹵也。故鹵亦作鹽。其說庶幾是乎。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子亦以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耳。攷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沈爲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乃曰。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云。蓋沈未深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詔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予以爲非是。蓋昭君不名嬙。嬙乃禁中婦官耳。案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是婦官。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晏嬰請繼室於晉。曰。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然則應解以嬙爲昭君之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此嬙字。何邪。

黃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以上皆筆談。予案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爲舞曲。昔一作析。唐趙嘏廣之爲十一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爲唐世非也。攷唐書禮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娑陀調。鶻鹽改爲白鶻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鶻鹽改爲神鶻鹽。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序鹽。中呂商時號雙調。神雀鹽。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鵲鹽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也。予又案張芸叟南遷錄。載其以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皇帝鹽。終曰四朵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爲勞。多從殺滅。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室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旣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

上船拜舞墮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守。沆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案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剽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故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旣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尙存。野史本言州人龍袞所撰。或得其真。今沆傳以祖景洪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故老相傳爲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予又案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敘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尙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於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

以僧孺肄業於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於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年十五。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案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案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於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以上皆柳說。予案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義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府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案淮南

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誤。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於山。故林木可稱不斬。而不可稱不采也。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案漢高祖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塵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案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案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要。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邪。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沐浴冠帶臨官衰旺老病死墓絕胎養。配

於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之之理。蓋本於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已爲水土絕。申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乃系包字傳寫之誤。乃兩字合爲一耳。嘗攷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至於木則曰。其系包在申。至於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包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爲一。今不取。

丁產簿書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嘗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

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劍有外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伐也。然予嘗攷陸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尙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邪？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墮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東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是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

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案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淮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孤山釋山云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譌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尙哉。必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零禁於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予乃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會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今世俗言語之譌。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唯打字耳。其義本謂攷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擊之義。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糊。以尺丈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攷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於義亦無嫌矣。夫豈歐公偶忘釋文云邪。予嘗見宋景文公云。凡義有未通者。當以偏旁攷之。予於打字得之矣。

眞宗未嘗耕藉

李邦直修郡城記序眞宗勳德曰東祀耕藉賜酺眞宗朝未嘗耕藉

張良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鎮占地狹人民寡有留侯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誤也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於南方仍皆爲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諾皋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西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竒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環乃還著人中人不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皋太

陰將軍獨開會。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東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草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往。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臬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於此。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亦類此。

樵櫛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積溝淒。過堪今時樵櫛子。釋名云。樵櫛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樵櫛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嘔噎奈此何。搖扇胛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誠諸高明。熱行宜見訶。藝文初學二書所載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啓顏錄。有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嘔噎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啾啾吟何多。搖扇胛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誠諸朋友。熱行宜見訶。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爲樵櫛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末又以訶爲呵。當有辨其非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聞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諸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云。兩儀既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邪。

假藉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藉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案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爲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多假借字以用耳。然戰國策荊軻曰。願大王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祐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亦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辭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

鞭朴。迷喜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字。竊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采。賤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筭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旣勝於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玉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梟二爲珉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蒲格及國史補遺李翱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溪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宏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竇莘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作个。予嘗以竇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宏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箇字。乃作此箇字。因知箇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拒京索閒。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閒。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案。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潦。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旣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反。乃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雪不收新息。陽生

過京索與尊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案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音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主東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邪。

顧愷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云。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攷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茗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王觀國案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

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謫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子案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縣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溪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辯。

李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案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顛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子案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月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於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已詩話。歐陽公謫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閒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內。漸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

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著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樂絃讓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鷓鴣筋作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乎梅聖俞醉翁吟亦云當時滁州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於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案陶岳五代史補云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喜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乃知以皮爲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葉爲妄辨無可疑者且文忠公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州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說哉余以意料之當是葉只據兩句而遂爲此說又不攷五代史補偶忘馮氏舊事耳不然何舛誤之甚也

閔闕

漢朱博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闕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闕積功曰闕予案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闕積曰闕今

音義以爲積功曰閔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案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恍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蟇蝕月鳥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蝕日者三足鳥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云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嘗矣以上東坡說予案史記龜策列傳孔子問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此邪

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

蔡條西清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公琴曰此祇是聽琵琶爾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絳聲妙處唯琴爲然琵琶格上聲鳥能爾邪退之深得其

趣未易譏評也。以上皆西清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真知琴趣則非也。昔晁無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歷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而未知出於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清邪。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且和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皆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清又謂嘗攷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清語。余攷史記。鬪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景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清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誤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我勸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寶護尙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

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朵。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且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爲無人形於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案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鍊法。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寺明媚木芍藥。野田叫噪官蝦蟇。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有自丹延州來。前輩多以因此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卿癩真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尙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尙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阼。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攷徐堅敍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尙公主。諸侯以國人承公主。魏晉之後。尙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付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旣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之副。

紫微郎

劉莘老摯賀宋舍人啓曰。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皇居。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爲舍人。不可也。

題妓頂帕

姚令威寬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案事。貴人徧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題其頂帕云。案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嬌嬈。從今改正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余案卻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真云。文潞公慶歷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讎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郟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愈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因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頂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辭歌之。聖從爲之盡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何每爲之醉。何還朝。潞公之謗遂息。與陶穀使江南者略相

類。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況復雨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案上林賦。仁頻檳榔。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曰。葉如甘蔗。音賓。恐韓別有所本耳。

閣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蔣璨跋閣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閣右相畫人物五輩。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祕藏王右軍蘭亭真蹟。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辨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寶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既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球之狀。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壁之喜。其一吹淋者。寫貌尤工。非馳譽丹青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於豫章。以上蔣題。蓋所畫書生狀。至以白欄衫烏鞞。與夫老僧張頤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案唐法書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遂改冠徽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狎。既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敕旨。具言所由。故偶僧出。齊喚歸。乃知蕭生御史也。且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別。僧聞語。而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閣筆。託閣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提

張右史明道雜志云。錢內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儘免胡盧提。蓋俗語也。然余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藉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乃作鶻露蹄何邪。更俟識者。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未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尚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也。其跋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焉。詩云。膾鱸珍琢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琖章云云。張先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槎閣欲凌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其誤甚明。

諡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棄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也。唐許敬宗卒。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諡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

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改諡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顏氏以爲無飲羽之理。余案墨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踰血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梁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石髮

豫章喜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案酉陽雜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以隨月盛衰。若蚌蛤魚胎也。審如張說。則石髮生於水中。

迴雁峯

衡州有迴雁峯。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案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新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雁至此而迴乎。乃古今攷柳詩不精故耳。

經子之錯

嘗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閱乃闕也。易。窺其戶。閱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

人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蓀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所致。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兆非熊。贈鄭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龍。案六韜史記。非龍非黿。非虎非龍。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方立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裴度爲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語。余案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爲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議論。乃爾鹵莽。何邪。紹興閒。曾惇黃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照心

洪郎中慶善與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眞辨僞。輔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

筠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真慧。慧而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於名字之間邪。以上皆洪說。予案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真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任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洪豈偶忘此邪。

能改齋漫錄卷六

事實

江總還宅詩

紅顏辭鞶洛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蓀。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尙知門。花落空難徧。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鼓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乃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宅詩。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

槎頭縮項鱸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鱸。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美人騁金錯。織手脍紅鮮。又送王昌齡詩云。土毛無綺紵。鄉味有槎頭。故杜子美解悶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鱸。案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槎頭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及見會釋云。皆非也。爾雅云。樛謂之涿。樛音滲。涿音岑。孫炎釋云。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樛。襄陽俗謂魚樛爲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也。予以杜會二公所說皆非。蓋二公不讀習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爲此之紛紛也。蓋傳云。漢水中鱸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鱸。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槽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鱸。一千八百頭。子美耆舊之說。槎頭

之義乃渙然可曉。

對揚抗士卒

杜子美贈李校書詩對揚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雖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騶裏。官研玉蟾蜍。初不曉對揚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宣諭蜀中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邊抗士。屢犯芻蕘。

士露團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案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抱胥臺露詩。惟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生男墮地要膂力

傅元豫章行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雲。女育無欣慶。不爲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家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閭立本之下。余乃

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之句。

牒子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牒子。案揚雄方言。南楚江湖。凡船大者。謂之舸。牒。小舟名。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牒字。余按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牒。則字不爲無所本也。

淡池潭陔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池秦東亭。淡池。當是潭陔。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噉。春光潭陔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曰。潭陔青帷閉。玲瓏朱扇開。第陔一字不同。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池。注曰。潭池。隨波之貌。池。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言勝昆明池。既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問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問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

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爲大樹將軍。余以爲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積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賦詩云。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案越絕書。越王取綽鉤。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往觀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爲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有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荆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爲詩。

芳塵

石虎起四十丈樓。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爲屑。風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酒洒之。名黏雨。案陸雲喜霽賦曰。戢流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沈泥。雲生於虎之前。則芳塵之說。不始於石虎也。司空曙送高勝謁曹王詩云。想君登舊樹。重喜掃芳塵。

張旭草聖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又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案唐書本傳。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張顛。不言其詳。惟李頎有詩贈之。其言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足以見杜所謂東吳精之意。其言露頂

據胡牀長叫三五聲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之意

高春下春

淮南子曰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連音爛是謂下春。乃悟梁元帝游後園詩。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然山谷夢伯兄詩云。相攜猶聽隔溪春。此豈誤也哉。

桃花水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擢折桃花水。風橫赤箭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漾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慎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灌嬰井

張僧鑿尋陽記云。溢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磬。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井極深。溢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號浪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三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劉刪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洩中天。太白本

之邪。

張平叔賊吏

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爲中丞日。張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發。鞫於憲司。吏引曰。張侍郎公。綽叱曰。賊吏豈可呼官。據案復引曰。囚張平叔繫於別園。遂窮竟其失官錢四萬緡。以具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邪。

月隨灰而暈闕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莫落獨輪斜。周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闕。杜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關山月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雞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略云。淒淒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晚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

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翫月詩。關山隨地闌。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祕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辭也。案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輓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水晶宮

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水精春殿轉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案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漠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封韓國公。故杜云耳。

臘日賜口脂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盛以翠碧鏤牙箱。故杜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罍下九霄。王建宮辭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銜金瓦雪淋漓。浴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鵝鵝膏

爾雅注。鵝鵝似鼻而小。膏可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首宿葉。劒瑩鵝鵝膏。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鵝鵝。又大食刀歌云。鏘錯碧巵鵝鵝膏。鉉鏗已瑩虛秋濤。

日亭午

天台賦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暉。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晡。日溫曰照。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晡。日將暮曰薄暮。故杜子美晨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通泉驛詩云。溪

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廚人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爲賦，立成其辭云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廚人語夜闌，戰國策張儀引廚人曰：乃知廚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城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遙拖苑虹，光徧水精之城。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城。

雲閣

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玉戶金鋪，門首也。璇題玉英，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英華相屬也。自玉戶起至相屬也，止當另爲一條，因有脫文以致誤連耳。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美樂遊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又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

尊爲露葵

顏之推家訓有蔡郎者諱純遂專呼專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倣承聖中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秋葵煮復新又寄杜佐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教坊內人

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看臥鴨池王建宮詞也案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號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在教坊內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籠脫繫紅縵內人恐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集弦膠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乃集弦膠也出鳳麟洲洲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弦膠一名連金錠弓弩已斷之弦刀劔已斷之鐵以膠連續遂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銀牀

杜子美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潘子真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

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潘引此未盡也。案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郭璞注曰：檻，欄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銀牀繫轆轤，庚肩吾九日詩云：銀牀落井桐。蘇味道并詩：澄澈瀉銀牀。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蓋銀牀者，以銀作欄。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爲欄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疆半在銀牀。

五夜

衛宏漢舊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松花酒

唐元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真，希真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鏘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傍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沂沿隨桂檝，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閒宴。

浮蟻

周庚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邀。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下。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對此事也。

龍鳳膏爲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赤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洞冥記。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瀉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魚。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八舍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郎拜給事中。作詩云。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舍斷。解袂五時空。案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含有八區。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淪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淪之曲。美其地。因巴淪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以萬里巴淪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注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淪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淪之歌。自武王伐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前輩多引張鷟爲證。非也。余案王子年記。堯時有巨查。浮於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子美笛詩引胡騎武陵事

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上句取陳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徧知別鄉苦。下句取陳賀徹長笛吐清氣詩。方知出塞客。不憚武陵深。舊注下句引桓伊三弄之事。非也。不見武陵意耳。

笛詩清商欲盡奏

杜子美五言吹笛詩云。清商欲盡奏。宋玉笛賦云。吹清商。進流徵。又云。奏苦血沾衣。又王徽謂桓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奏。又云。故作發聲徵。向秀思舊賦序曰。山陽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

滿壁畫滄洲

杜子美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詩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蓋杜有山水障歌云。聞君埽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短轅車

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轆轤車。長柄塵尾。案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轆。行山者欲長轆。短轆則利。長轆則安。短轆者。短轆也。蓋本於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其後浩虛舟亦試此題。案田俛子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天開日五色。不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漢五行志。晉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

桑榆桃李

前輩稱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案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具諸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則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耳。案仁傑家傳云。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公門下。皆由州縣官拔置顯位。外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都盧尋橦綠竿也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綠竿之伎也。見西京雜記。又傳元西都賦云。綠竿之伎。有都盧尋橦。跟掛腹旋也。唐人王建有一首尋橦歌云。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

習多倚附歎竿滑。上下踟躕皆著襪。鵝身搖頸欲落地。卻住把烟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裊裊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掛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晉義曰。體輕善緣。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唐書音訓曰。尋橦。盧會山名。其土人善緣橦竿。然不著所出。予案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

花門

杜子美好言花門。案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故有畱花門詩一首。又云。花門釐面。請雪恥。又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肯歸。又云。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楊巨源亦有送太和公主和番詩云。北路古來難。年光獨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亦言花門也。又杜復愁詩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寇邊。踰花門。

錦繪維舟

吳甘寧住止常以錦繪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閒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

避荻洲。又送二翁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雙陸

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收卻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陸子。局中鬪疊阿誰高。案狄仁傑家傳載武后語。仁傑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虛儲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宮中兩字。止云雙陸不勝無子也。余嘗與善博者論之。博局有宮。其字不可削。蓋削之。則無以見宮中之意。故王建詩亦云。

赤壁棲鶻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迂叟云。緩尋翠竹白沙遊。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塵跡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蒼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及鶻巢。蓋推賦而云也。

灰心忍事霜鬢論兵

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蒼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復歸耕。中書堂北軒。西壁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

書舊相李公迪之筆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晏元獻中書卽事詩，嘗敘其事。晏詩曰：慘慘高槐落，淒淒餘菊殘。粉牆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謂此也。前詩乃裴晉公中書卽事詩，見又元集。

太液池網索

元徽之詩，榮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郎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制，每歌於此。故晏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遠，鸞坡羽衛重。鶴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辭須五吏供。曾看邊燧息，橫濡紫泥封者爲此也。又一篇云：暮召三山峻，晨趨一節回。乍維青雀舫，還直右銀臺。陟降丹塗密，論思武帳開。欲談當世務，元藉軼羣才。

孟諸

東坡有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花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一日十二憶

唐朱晝喜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蓋取此。

醉眼曰纈

人皆以眼纈爲出李賀龜甲屏開醉眼纈。殊不知出庾信集醉眼曰纈。

飛蓬

晉左思賦白髮云。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下荆公詩。久應飄轉作蓬飛。

赤霄行

文選七命。掛歸翻於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赤霄有眞骨。恥飲滹池津。送覃二判官詩云。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詩。

打毯唱好

唐楊巨源觀打毯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乃悟王建宮辭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輿過玉樓。

梅詩用月落參橫事

秦少遊和黃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世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案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

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乃知少游實用此事。

九江千歲龜歌

張文潛有二石龜。晁无咎名其大者爲九江。小者爲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无咎。略云。老龍洞庭怒。蕩覆堯九州。調半山老人也。又云。禹咄嗟。水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修網銀刀

蘇詩云。往年京國厭蓬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囊駟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觀顏魯公放生池碑。方悟此詩湖州所作。

漢陂

唐元澄撰秦京雜記。載漢陂以魚美得名。故杜子美漢陂西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子美又有漢陂行及鄠縣源大宴漢陂詩。廣韻五旨。美字下有漢字。注云。漢陂在京兆鄠縣。工部二詩。皆言終南在武功縣。與鄠縣北近。

銀盤海底出

東方朔神異經記。北荒有異國。銀盤大五丈。中有明珠數丈。照千里。乃悟盧仝月蝕詩。爛銀盤從海底出之語。

書畫賤肥貴瘦

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天馬詩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人未知。蓋謂東坡嘗與孫老求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撥刺跋刺

杜子美詩。沙頭宿鶯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案撥刺兩字。張衡思元賦云。變威弧之撥刺兮。射蟾冢之封狼。注曰。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聲而非魚也。惟李太白用意與杜子美同。李酬小吏贈雙魚詩云。雙鯉呀呷鱗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惟李以撥爲跋。

金柅園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樹繁。謂此也。荆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

作音佐

張文潛明道雜志。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作。是讀作作佐也。余考唐文。不止退之。皮日休松陵集有胥口卽事六言詩。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荻。共君作箇生涯。注。去音。乃知唐以作音佐舊矣。廣韻。佐字下有作字。並子賀切。造也。

足下黑子大貴

袁天綱相書云。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一品宰輔之相。唐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屣呈中尉。歎曰。我爲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開元傳信記云。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視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薦寵。余以二事推考。益知天綱之言可信。

坐隱手談

豫章奕碁詩。坐隱不知巖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案世說。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爲手談。又語林曰。王以圍碁爲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爲會戲。然唐杜陽編云。大中間。日本國貢玉碁子。云本國南有集真島。島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碁子。此又何邪。

烏鬼

元微之酬樂天詩。病養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並養烏鬼。因悟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意。沈存中以烏鬼爲鷓鴣。不知又何所據也。

分種越人田

唐戴叔倫有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觀侍呈上姊夫詩云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案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武帝擊南越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云越邑今鄱陽縣也然前漢志皆以干爲汗應劭云汗音干舊唐書地理志云干隋朝去水

好漢長史

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洗盞開嘗對馬軍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阪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裴二端公

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彪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余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云因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歷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謂裴二端公者爲虬也余因著此以補鮑氏之闕裴虬怡亭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

溟風雲齒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余逃世於此，忘形。歐公集古錄亦著怡亭本末甚詳。

昭靈夫人

東萊先生呂居仁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畱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別酒莫畱殘

周庚信舞媚歌六言云：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那得畱殘。豫章長短句云：一盃別酒莫畱殘，出此。

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字亦有所本。晉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畱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客。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臨無地

杜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今世注本無說。王原叔云：他本又爲荒蕪之蕪，遂兩存之。然文選云：飛閣下臨於無地。

玉魚鐵馬

王原叔又言。杜詩多用當時事。如云玉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兩京記。鐵馬汗常趨者。昭陵石馬助戰是也。

禁酒國

東坡次韻趙明叔碧香酒詩。先生未出禁酒國。蓋用盧仝何時得出禁酒國。

木上座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案。慧日至夾山。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曰云。有箇木上座。蓋謂拄杖也。

金叵羅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風金叵羅。

別駕別乘

別駕。始後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若別乘。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別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坡蒼田國博詩。風流別乘多才思。

無垢洗更輕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居士本來無垢。案。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煩惱睡蛇

東坡石臺長老脅不至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案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遜早梅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遠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案此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予案三輔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乃知杜指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案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見郭茂倩樂府。

和戎如樂和

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

攝事之效也。案左氏傳。晉悼公語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闕門銀榜

杜詩。曲江翠幕排銀榜。案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間。國學出孔子志在春秋論。時學官止引何休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經鉤命訣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天洗兵

杜詩有洗兵行。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入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黃鶴樓下仙人洞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州。抱關老卒譏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

響山前。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鉞落門闌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遠。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孜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案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卽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邪。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貸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鶴料符

宋景文筆記著闕疑一條云。吳郡有鶴料符。未詳其義。王洙李淑最爲博識。亦各未喻。已上皆宋說。予案唐松陵集載皮日休新秋詩云。酒坊吏到長相見。鶴料符來每探支。注云。吳郡有鶴料符案。不知宋偶忘此何邪。

絃管作離聲

歐陽公詩。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祭以鬼宿渡河爲候

葉少蘊避暑錄話。記近見翟公巽云。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也。予案錢希白洞微志。返魂香傳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庭闈。有蘇德哥者。語肇曰。子聞古之返魂香乎。肇曰。聞之。德哥善合此物。員外或有求見。必置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於此堂中。借緋幕二條。遮之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蓋候鬼宿渡河之後。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於幕外見之。然則翟公巽祭儀。以鬼宿渡河爲候者。蓋本蘇德哥之事耳。豈少蘊偶忘之邪。

輓語

杜子美詩。夜闌聽輓語。本法華經。又以輓語。一云言詞柔輓。

能改齋漫錄卷七

事實

摩頂致踵

孟子摩頂放踵。蓋放字恐誤也。或是致字。致放字相類。見李善文選注。

腹腴

杜子美徧勸腹腴少年。本禮記冬右腴夏右膾。鄭氏曰。腴。腹下也。前漢九州膏腴。師古曰。腹下肥曰腴。

鍊師練師

杜子美憶昔行。更訪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蕭湘拖。鍊師。嘗是衡山道士耳。取鍊形之意。故道家有靈寶五鍊經。案後魏李順與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輒至其家。號爲李鍊師。後有張鍊師。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類順。亦呼爲張鍊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鍊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詩序云。嵩邱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司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眉山詩。皇甫冉亦有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鮑溶亦有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詩。案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鍊字從系。

麻鞭見天子

王叡彘穀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屨。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故杜子美述懷詩云。麻屨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曰。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太白詩也。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白用此。予案史記龜策傳亦云。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

桑蔭不徙

唐尉遲敬德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案戰國策。馮忌對趙王曰。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蔭移而授天下。又劉子曰。堯之知舜。不違桑蔭。袁孝政注云。堯嘗舉舜於服繹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樹陰不移。堯卽知舜。

賑濟振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振業者。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改振爲賑。案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混雜。諸云振給振貸者。並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立耳。寧有富事乎。以上皆顏說。予以顏說甚當。但未有據。案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然則振濟當以左氏爲據。

今字書止云賑言其富蓋言於利能不失時則可以致富矣漢汲黯傳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亦作此振字。

東邊日下終無雨關上封書合有碑

潘子真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關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此劉禹錫竹枝歌也別後長相思頓書子文闕題碑無罷時此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予又以爲文潛兼取宋讀曲歌詞耳打壞木棲牀誰能坐相思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梁元帝金樂歌亦云石闕題書字

野鴛鴦

杜子美豔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古樂府夜黃倚歌云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鴨恐畏不成雙豈非用此邪

魚收亥日

豫章古漁父詩云魚收亥日妻到市醉臥水痕船信風嘗以未知亥日事讀張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長爲市落帆度橋來浦裏乃知籍亦用此然尙未知出處後得館中本李淳風易鏡占漁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水又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自

魚龍夜鳥鼠秋

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元注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名也。禹貢所謂鳥鼠同穴。杜田補遺曰。太平御覽載關中諸水云。水經注曰。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謂是又爲魚龍水。又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鼯。其鼠爲鼯。郭璞注云。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鼯似鼯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說。予案倦游雜錄云。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鮑洎。亦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肖真。燒之尙作魚腥。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寒漸久。而土凝爲石。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然則倦游所載果是否。予又案酈氏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且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疑杜詩或用是。今備載於此。以俟識者。

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然漢以後所舉者。皆稱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嘗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羣特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藉口藉手

藉手本俗語。然亦本於藉口。東坡跋邢敦夫賦云。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案左傳成公二年曰。若苟有

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杜預注云。藉。薦復白也。孔穎達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纒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氏襄公十一年云。苟有以藉手。則知非俗語也。其來久矣。

黃鳥

杜詩。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蓋用齊虞炎玉階怨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

弱枝棗朱仲李

王彥輔塵史云。李善注文選。於潘岳閒居賦。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爲未詳。彥輔以出王子年拾遺記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以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虛。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以上皆王說。子案王子年本傳。子年隱於東陽。石季龍之末。遷於倒獸山。苻堅畧召不起。以晉史攷之。石季龍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廢帝太和六年死。潘岳事西晉孝武帝及惠帝朝。遷給事黃門侍郎。其作閒居賦。乃其時也。然則子年所作拾遺記。岳未及見。必矣。而彥輔以爲用其事。何邪。以予觀之。岳所用周文棗事。雖與子年所載同。第恐又出他書。不止見於拾遺記耳。不然。豈有未爲拾遺記數十年前。而斥之以用其事邪。予後讀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棗有七種。其一弱

杖棗。予意岳用此。

東方朔爲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舊注曰。俗謂東方朔爲太白星非也。予案班固漢武故事。並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也。

俾倪女牆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孔穎達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後世用俾倪。皆轉作睥睨。梁王筠和新渝侯巡城詩云。罽毼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故杜子美詩云。連連睥睨侵。又南極詩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池暗與溝塍合。山色遙將睥睨連。徐敬業登瑯琊城云。登陴起遐望。莊子雖逢蒙不能睥睨。

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壇之環城。傳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於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嫫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曰。堞。短牆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

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牆。劉長卿登餘干古縣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韓偓故鄉詩云：塞雁已侵池籓宿，宮鷓猶戀女牆啼。此學長卿也。

不夜城

解道唐齊地，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方悟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之句，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山魃一足

廣異記云：山魃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叫人門，雄求金縷，雌求脂粉。故杜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

眼有五輪

東坡贈眼醫王生彥若詩云：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案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五臟也。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邱，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邱之上。粟生稊，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

炊紅鮮似霞散。

玉盤

梁沈約應詔詠黎詩云。摧折非所恡。但令入玉盤。又梁簡文朱櫻詩云。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故杜子美嚴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云。象牀香繡被。玉盤傳綺食。

滄洲趣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曰。楊雄檄靈賦云。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輿遣畫滄洲趣。

弈棋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趙岐注曰。弈。博也。或曰圍棋。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又注云。有人名秋。據趙氏注。以博弈兼論。是未曉其義也。予案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太叔文子曰。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杜預注曰。弈。圍棋也。楊雄方言曰。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弈。故說文弈從叀。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也。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爲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楊雄杜預云圍棋。

無射大鐘

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案周語。景王

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丹書鐵契

漢高祖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功臣表云。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無注解。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曰。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預注曰。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穎達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掌上纖腰

陳江總怨詞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案梁羊侃性豪侈。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僂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儷。

倚撫

韓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羲娥。洪慶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來俊臣倚撫諸武。予以退之非用此。案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李善引說文曰。倚。偏引也。張銑注曰。倚。偏撫也。上居綺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惡。蓋退之所用。實本此也。

然倚一字。子建蓋用左氏襄十四年諸戎倚之。杜預注曰：倚，其足也。陸音居綺切。又前漢書班彪傳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倚之。師古注曰：倚，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皆作側音。洪氏音奇非是。

短褐短褌

韓退之馬厭穀曰：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士被文繡兮，士無短褐。洪慶善辨曰：案列子云：衣則短褐，食則糲糲。音義引方言：短，複襦。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短。說文云：粗衣，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謂之短褌。荀子作豎褐。注云：童豎之褐。漢書云：短褐不全。注云：短，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及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蓋襜褕短者，謂之短褌。則短義亦通。抑古書自有作短褐者。余未之見也。以上皆洪說。余案文選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褐之製。擔石之蓄。張銑注曰：短褐，麤衣也。韋昭曰：短爲短。短，襦也。毛布曰褐。李善注曰：短，丁管切。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李善旣以短爲丁管切，而韋昭又以短爲短。則短褐之爲長短之短，自有明據。蓋慶善偶忘文選耳。今彪傳皆作短褐，惟選不然。短音常恕切。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余案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之窟穴耳。所以老子曰：元牝之門，是爲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洪蓋取大戴之意耳。

么麼

韓退之寄崔立之詩云。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蠡斯。洪慶善曰。麼。亡果切。么麼。細小貌。班彪曰。么麼不及數子。余案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然洪以細小兼論么麼。非矣。鷓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

麥秀蘄兮麥秀漸漸

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蘄兮鳥華翼。非也。余案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禾黍之蠹蠹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云云。謂之麥秀歌。歌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蓋宋玉笛賦亦本此耳。蘄。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蘄蘄二字不同。何也。蘄。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斂切。蠹油。序歌二字亦不同。

厝楔

韓退之進學解。楔字。增廣韓集注曰。楔。音屑。杙也。予曰。非也。此蓋從韻略所注。案陸德明音義。是古黠反。爾雅曰。棖謂之楔。疏曰。棖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巡曰。棖謂柵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士介拂棖。鄭氏注曰。棖。門楔也。凡退之所言八物。各見於禮記爾雅。惟厝一字無之。爾雅宮室類。雖言坳端。止謂堂角端。而非厝也。予案齊顏之推家訓。載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扃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闢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並以門牡木作

薪吹耳聲類作屨。或又作屨。然則居者關牡耳。所以退之配以榧闌榧。皆門所用也。前注以榧爲杙。非也。蓋杙者榧也。榧者闌也。退之不應重用榧義。

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

西清詩話。記熙寧初張侍郎揆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據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闌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邪。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返易衣裳。蓋慎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說。予嘗以此論近誣。蓋荆公用蕭何事。乃漢嘗賜蕭何第。北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以蕭何功第一。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牽彊云。借第以對臺。唐人有此格。此蓋不知漢嘗賜第事。故作此語耳。所恨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游安樂池亭詩云。絳霄輕鷲翊三台。嵇阮襟情管樂才。蓮沼昔爲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臺。寧知北闕元勳在。卻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酩酊。日斜空從絳衣迴。郢於第五句下注云。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孰謂荆公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爲對邪。況荆公上會魯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證之。則非用第一之第甚明。

吹屨屨

齊顏之推謂百里奚歌吹屨屨。吹當作炊煮之炊。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予謂作吹。其義亦通。屨屨作薪以

爲火，則有吹之義。漢書趙氏無吹火焉。木華海賦曰：熺炭重燔，吹炯九泉。李善曰：吹，猶然也。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

疏鑿

郭璞江賦曰：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乃悟杜子美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所本。

梢雲

吳都賦：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謂竹也。故五臣注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李善引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予讀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嘗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雲也。更俟識者訂之。

饕餮

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故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何邪？無乃與東坡之說悟邪？予又案漢服虔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蓋此二字，或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

跋扈畔換

後漢梁冀跋扈將軍。跋扈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換。鄭康成曰：畔換，猶跋扈也。跋與跋字通。故西京賦

睢盱拔扈。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罷聲律。而後學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故文字時有不能知其來處。晬換。今本詩皆作晬援。班固高帝紀贊曰。項氏晬換。韋昭曰。跋扈也。

彎碕臨礪

王荊公彎碕詩云。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案左太沖吳都賦。左稱彎碕。右號臨礪。此言建業離宮也。故李善注曰。彎碕臨礪。閭闔名。李周翰注曰。彎碕臨礪。皆險峻也。三注不同。何邪。

明駝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駝歸故鄉。今本明作鳴。非是。酉陽雜俎謂世傳明駝千里脚。謂駝臥屈足。腹不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案朝野僉載云。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夜乘明駝至洛。時四姓定訖。故人謂之駝李氏。明駝事又見此。乃知駒父偶忘此事。

皮丹漆

杜詩。田父嗟膠漆。爲潼關棄甲也。左傳。縱其有皮。丹漆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權。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荆公詩。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此。

媒藥媒蝮

葉少蘊云。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藥其短。孟康注。媒。酒醉。藥。麴。謂釀成其罪。蓋齊人名麴餅爲媒。宋景文好造語。於唐新史記。程元振。李光弼。乃言媒蝮以疑之。不知其別有據云。抑自爲之也。春秋外傳有云。雖蝮譖焉避之者。蝮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以上皆葉語。予案唐書宦官列傳。又云。如媒而成。如蝮之蠹。審此。則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蘊所援春秋。乃國語。

櫓或作櫓

于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櫓。賈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櫓在外。刀櫓在內。以此知鹵乃于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于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韋昭曰。櫓。大楯。蘇鶡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蜘蛛蝴蝶占喜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

歸賀蓋用李淳風占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貴子吉。

鳥自呼名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案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鳥。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雙賜筆

杜子美詩云。合分雙賜筆。案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比工作楷。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案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行蛇入古桐

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畫角鷹

杜子美賦。姜楚公畫角鷹。本綿州司錄廳照屏。皇祐中。任是官者。竊去。易以他畫。
花梁畫早梅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鵬。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砌石披新錦。花梁畫早梅。

畫紙爲棋局。敲針作釣鉤。

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爲棋局。出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棋。又云：釋子敲針作釣鉤。出楚辭曰：以直針而爲鉤。維何魚之能得。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穠李落梅

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蕭子顯美人篇曰：繁穠旣爲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樂府落梅花曲。

笑林

祕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具觀。笑林本此。

雨絕天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停。心中結。蓋用晉潘岳哀詩云：漉若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汪彥章表云：生平懸直。不隨。

世俗於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絕。

書來訪死生

陳後山別張芸叟詩云。此別時須問死生。孰知詩律解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同詩云。遙知此別常乖隔。莫惜書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蓋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兩記室詩。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腕將脫矣

齊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鄧阿魯記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遭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阿魯爲郡小吏。差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並自布籌。敏速如飛。吏曰。告公緩之。腕將脫矣。乃知唐書蘇頌傳。所載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句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祖任昉語也。

鳴蛙鼓吹

黃豫章薄薄酒云。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水一池蛙。余案僕射王晏嘗鳴鼓吹候孔穉圭。聞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穉圭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出齊陽坊談藪。

要路律

杜子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蓋用古詩。何事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身輕一鳥過

杜子美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蓋用虞世南侍宴應詔詩云。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封事

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案漢置八儀。密奏陰陽。卓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云云。

有狐綏綏

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曰。綏綏。匹行貌。案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於家室。我都攸冒。於是娶塗山女。乃知稱狐。而以綏綏云者。禹時已有矣。出呂氏春秋。

冥冥江雨

杜子美詩。冥冥江雨熟楊梅。冥冥江雨。蓋用梁范雲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酌酒

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蓋用庾信王褒餉酒詩云。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白雲邊

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蓋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春草隨青袍

杜子美詩。江草亂青袍。春草隨青袍。蓋用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周庚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關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匹好東絹。關東絹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關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

端能幾字正

陳後山除祕書省正字。賦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案唐明皇御勤政樓。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明皇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得正。

久苦諸君

荆公字說成後。賦絕句云。久苦諸君共此勞。案李密兵敗。謂王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請以謝衆。

山色有無中

東坡水調歌頭云。長記平山堂上。敲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歐陽文忠公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蓋指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雲而留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以上皆蔡說。予案長水校尉關子陽謂。天去人尚遠。而黑風吹海。蓋東坡博極羣書。兼用乎此。政如雪詩云。柳絮才高不道鹽。人徒知用撒鹽空中。差可擬。而不知兼用南史。但不道鹽耳。故事也。

龍尾道

清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用是遷副樞。未行。遂勾出知虔州。有詩云。乍亂龍尾道。來刺虎頭城。蓋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墜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賈公談錄。公旣出而旭亦罷。其謝到任表云。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盡得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險。而況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微臣納忠之志。蓋公乃衢人也。

沈著痛快

豫章先生跋王右軍文賦云。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字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蓋謂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

鵲尾香爐

東坡詩有夾道青煙鵲尾爐。案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華陽潤卿詩云。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琰冥詳記。

荔枝楊梅盧橘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絕美。楊梅盧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與荔枝爲先驅。

觀者如堵牆

世說。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故杜子美詩。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杜石筍行

杜石筍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案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眞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遭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於砂土上獲眞珠。又趙清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眞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嘗引酉陽雜俎。謂

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大修，焚之，事爲證，非也。

胡奴

杜詩有示獠奴阿段云：曾經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蓋謂其子也。按世說：陶胡奴爲烏程令。注云：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嘍暗

柳子厚答晉問：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嘍暗。案魏公子無忌列傳：公子曰：晉鄙嘍暗宿將，往恐不聽。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暗，聲也。左傳：行扈暗暗。暗，又音子夜切。廣雅曰：暗暗，鳴也。漢光武贊：暗，亦用此字。嘍，廣韻云：嘍，噴大喚，亦聲也。

主人翁

韓退之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案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

月蝕於蝦蟆

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案龜策傳：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

祿山兒

豫章中興碑詩：明皇不作包荒計，顛倒四海由祿兒。案祿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賜物甚多。後

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昇之宮中。歡呼動地。明皇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明皇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

沿牒

顏延之詩云。測恩躋愉逸。沿牒憎浮賤。注云。沿牒。隨牒也。予案王衍曰。隨牒推移。遠至於此。

鎚塵染素衣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鎚塵染素衣。予案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鏹。謝本此。

夜航船

樂府有夜航船。政謂浙西耳。皮日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權酒三瓶寄夜航。

玉盤承露

唐裴濟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案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瞻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盤承甘露與猛。

遷次

陳氏詩云今日何遷次案左傳芊尹蓋對曰廢日共積一日遷次杜注云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泉橋客死

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泉橋客死世同悲案吳郡圖經續記云泉橋在吳縣西北皋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哀江南賦云泉橋羈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白雲司職

胡武平宿賀晏元獻轉刑部侍郎啓云紫詔疏恩白雲登秩孫逖作裴敦復刑部尙書制云俾踐白雲之司案左氏傳鄒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職林注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故類要刑部曰白雲司職人命是懸而白樂天詩亦云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乃秋雲詩也劉禹錫送鶴詩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攜出白雲司李嘉祐詩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

別分子將打衙頭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號云別分子將打衙頭案唐僖宗光啓三年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其子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

五百弓一牛鳴

王荊公詩。靜占寬間五百弓。又詩。白下亭東鳴一牛。又詩。潮溝直下兩牛鳴。案唐西域記云。失數量之稱。謂踰繕邗。舊曰由旬。踰繕邗者。曰古聖王一日軍行。舊傳一踰繕邗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邗四十里。爲八拘盧舍。八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爲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度。乃至虱蟻隙塵牛毛羊毛兔管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折。折卽歸空。故曰極微。

揚雄反騷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嬋媯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也。梁益謂鼻爲初。或謂始祖爲鼻祖者。其義如此。

周顥宅作阿蘭若

王荊公草堂懷古詩。周顥宅作阿蘭若。案顥傳云。顥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葉少蘊云。杜詩。久爲野客尋幽憤。細學何顥免興孤。何顥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意不類。當作周顥。周何字相近而訛。顥奉佛有隱操。殆信然邪。

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曲水詩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者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偉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共二十六人自羲之至袁嶠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二篇郗曇至王渙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一篇而孫綽爲之後序。

叢竹當封瀟洒侯

張右史文潛竹詩。裊裊牆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洒。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問張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戶侯等。非斥此邪。張曰。非也。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洒侯。

琅璫

韓子蒼夏夜廣壽寺偶書云。城郭初鳴定夜鐘。心芻過盡法堂空。移牀獨向西南角。臥看琅璫動晚風。案顏之推家訓。後漢司徒崔烈。以銀鑿鑿。上音狠。下音當。銀鑿。大鑿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鑿三公脚。刀撞僕射頭。蓋誤也。顏所引銀鑿字。皆從金子蒼所用。字皆從玉。仍以銀鑿爲鈴鐸。而非鑿也。子蒼博極羣書。恐當別有所本。洪龜父亦云。琅璫鳴佛屋。

綺襦紈袴

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故杜詩云。紈袴不餓死。

公家魯直不解事

陳後山贈黃知命詩。公家魯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人意。案楊脩荅臨淄侯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鄙宗

王荊公荅劉原父書。稱鄙宗夷甫。案楊脩荅臨淄侯云。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乃知前輩雖鄙宗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滄溟自蕩

東坡啓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殊不知謝朓辭隨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翻先謝。

衆心回春柏再榮

東坡在海南。作東莞縣資福禪院阿羅漢閣偈云。五百大士。栖此城。南金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內翰吳弁。正仲云。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爲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幾謝去。東廡有二柏枯死。衆迎堂再至。柏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竈塘。山南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祖堂來。黃厚具資糧。入山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碑於東坡。諾之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利。薦以白玉璧施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

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璧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璧視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窰塔。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戲有出九入十之說。謂之攤賭。故律云。諸博戲賭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豫章詩。肉食傾人如出九。

盤渦谷轉

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淩濤山頽。李善云。渦。水旋流也。故杜子美詩云。盤渦與岸迴。

摩蒼天

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磨蒼天。魏文帝芙蓉池詩。修條摩蒼天。故李賀詩云。殿前作賦聲摩空。

逝湍奔峭

謝靈運七里瀨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墮。許慎曰。墮。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

蜀運茶馬利害

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蓋元豐末。陸師閔提舉川陝茶馬。運茶抵陝。蜀人苦之。中丞蘇轍。御史呂陶以爲言。司馬丞相建遣戶部郎官黃廉往察視。同省皆云。一筆句斷歸來作從官。既堂辭黃云。容

到彼親看利害。方敢奏陳。既至。知得馬爲利。運茶爲害。乃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大忤宰執之意。就委措置行之。未幾。公私果以爲便。故詩云。兩猾論兵幾敗國。蓋此爲王中正俞允作也。

廬江王姬

新唐書王珪傳。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舊唐書亦同。然皆不載其詳。廬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入宮。復侍太宗。出亭亭敍謝。

咄嗟咄嗟

宋景文公筆記。蜀云。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嗒。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嗒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已上皆宋說。余案孫楚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李善引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咄。丁忽切。啐。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乃知宋爲是。而劉爲非。

金盤玉盃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入拜王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故杜詩云。花裏行廚洗玉盤。

仙人九節杖

神仙傳。王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夜天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故杜子美望嶽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僧爲上人

唐詩多以僧爲上人。如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案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必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麤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青精飯

神仙王褒傳。太極真人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可案而合服。褒案方合鍊。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詩。惜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是也。

八字山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於己酉。還下秣陵。某見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潘邠老江口詩云。八字山頭雁。武昌江上魚。

明窗塵

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案古嵩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眞。含

胎育子身甚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窗塵。注云。狀若明窗塵也。金液歌。蓋本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紐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窗塵。服之灌入三丹田中。卽人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資糧

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糧。來往中間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蓋用前語。

王宰畫山水松石

杜子美戲題畫山水圖歌。自注云。王宰畫丹青絕倫。其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余案畫斷云。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章梲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臨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輿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皆爲上品。

江山之助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煩。然屈平所以洞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淒惋。人以爲得江山之助。

五粒松當作五鬣

故友姚寬令威言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厓飯未詳其義余案藥性論載蕭炳云松有五葉者一叢五葉如斂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絕粒又案本草綱經云方書言松爲五粒字當讀爲鬣音之誤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七鬣者今據綱經粒字當作鬣訛爲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鄭遨傳云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此真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訛有自矣

欲談前事恐無人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按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喜蘇黃門送人歸洛詩云徧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欽潞公語也

心跡雙清

杜詩心跡喜雙清蓋本謝靈運齋中讀書詩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

平仲君遷本二木名

陸龜蒙寄南海二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注交州記朝臺尉佗望漢所築余案吳郡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

簡易字有出處

新唐史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疑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爲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揚雄長揚賦亦云出凱弟行簡易

斷自天筆

杜謝賜葛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蓋孔穉圭表云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博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豸下第云博懸於投不在德案班固弈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駟謂投投瓊也見蔡澤傳

斷腸聲裏唱陽關

豫章題陽關圖絕句斷腸聲裏無聲畫畫出陽關更斷腸案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

無底籃

呂居仁贈僧詩云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得山南骨董歸廣燈錄契魂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蓋取此也

婆娑集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婆娑集。蓋取四子講德論。婆娑謳吟。鼓腋而笑。

叩檻出魚龜

東坡詩。叩檻出魚龜。詩取一笑。案柳子厚河間傳云。遂入禮隄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鱉食之。河間爲一笑。

酒盡臥空瓶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雋瓶屢臥。趙夔注云。歐陽詩。不覺長瓶臥。趙夔注云。張籍詩。酒盡臥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蓋本於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不翅猶過多

杜子美詩。方駕曹劉不翅過。見王仲宣公讌詩。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李善注。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

能改齋漫錄卷八

沿襲

一擲賭乾坤

韓退之鴻溝詩云。真成一擲賭乾坤。蓋用李太白詩。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

故鄉七十五長亭

杜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澌澌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七十五長亭。

野火燒不盡

白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余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花冥冥

元微之憶靈之詩云。奇樹花冥冥。蓋本杜詩。樹攬離思。花冥冥也。而韋蘇州亦有冥冥花正開。東方欲曙。花冥冥之句。

但令在舍相對貧

能改齋漫錄 卷八

王建遠將歸云。但令在舍相對貧。不向天涯金遶身。戎昱長安秋夕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可。建蓋用昱語耳。昱德宗建中時人。建文宗太和中人。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游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漁梁渡頭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疏

唐包佶嶺下臥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疏。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與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真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余以雲卿之詩。蓋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蹶經歷應須徧。鶯語丁寧已怪遲。蓋效法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章孝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遶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絕相類。

穀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詩。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未臘山梅樹樹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真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授圖黃石。不

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旨。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記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沾。壺傾我當發。城市多蠹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有平脇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邪。余案列子稱包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商桀紂魯威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蓋學朱也。然二詩皆

佳。

詠婦人多以歌舞爲稱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聲隨僊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能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洪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朐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以歌扇對舞衣，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豔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花應解笑人無窮事有限身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悲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雞三鳴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蓋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鵲裊庭柯

錢內翰希白晝景詩。雙蜻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字最其所用意處也。然韋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裊樹百勞飛。錢意韋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尙裊之句。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爾。余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拂花輕尙起。落地暖初消。秦韜玉雲詩云。片纔落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王定民雪

詩。天邊密勢來猶溼。地上微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酒密聽窗知。荆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窗知。

一樹高花明遠邨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邨。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庚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斡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錄載裕陵喜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花得幾時。然山谷少時有感春詩云。風光不長妍。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荆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葛亞卿曰。劉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蕪強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

正同。今荆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魚遣子鹿引麝

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遣子，晴遊鹿引麝。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桐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鱸肥人膾玉甘熟客分金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脍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

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

江總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爲遣悶云：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鍾詠木老人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天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爲誦，而非明皇所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處，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鍾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穢。乃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鷓鴣飛上越王臺

唐寶蓋有南遊感興詩。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句踐被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東坡送蜀僧詩。當時半被蛾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藥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爨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脰。隔花催喚打魚人。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卽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未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已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輿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未後兩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但有故人知。

成梟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檣捕事。雖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嘗云。成梟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頃又見周知微詩。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鴈。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新月詩。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闕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問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寺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

開南部新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憚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身夢外身

山谷嘗自贊其真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真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披香

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盃。都下翌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耶。隋唐信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謝惠含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末章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

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宣室茂陵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星辰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星辰。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余案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膈膈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邪。

猿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陳蕭詮夜猿啼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余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貽柳少府詩。餘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做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鷗過別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鷗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鷗過別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答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已答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答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會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柁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

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流透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余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邪。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鴨無煙卻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卻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沈水。煙盡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歇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邪。予以爲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荆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潮回洲渚得橫陳。橫陳二字。首見楞嚴經。及宋玉諷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荆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稿梧

荆公詩。各據稿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樂寄名花。莊子。據稿梧而眠。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瑟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莘老子劉企。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卻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綠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霜闈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
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
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
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
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案陝西。富公出案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
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考資治通鑑。唐
武宗賜劉宏逸薛季棧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珣。杜悛奔馬而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卽位。
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
行胸臆者。多以紙上語爲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益可見矣。

觀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
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觀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案廣人物志。載蘇頌年五歲。
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頌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人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
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荆公詩。道人從南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
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隴漫漫宿藁黃。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

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宮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皋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于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摸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斑斑。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鎖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詩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志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爲意新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間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

蔡條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挾章摘句爲難要當于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間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閫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余案此說出于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于唐皇甫松醉鄉日月發之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爲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瑤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遜齋閒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寔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勾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惠應病。語卽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語云。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長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諛草釋者。以諛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閒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疏。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輦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於天

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南荆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蓋本于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畜不吠之狗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貓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畜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蓋取北史宋遊道傳。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窗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階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作開簾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

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爲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檣杪載張蠙詩。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徒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啼猿樹

杜詩。影著啼猿樹。魂飄結屨樓。蓋用盧照鄰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閒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醢醢詩。亦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條西清詩話。取善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間詩云。日落西山陰。衆章起寒色。權實

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鷹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清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日月跳躑

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答胡靈之詩序云日月跳躑于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于何處去日子何處來跳丸相趁走蓋用退之意元微之憶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顧況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堯舜性仁賦

劉輝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于范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讎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滿池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川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干戈作遠遊。滿池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青雲聊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簫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楚州。王粲尙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余生乘輿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荆公與之論文甚著。臨川人。

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載花詩云。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乃知陳無已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

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以上皆胡百能說。予案宋顧凱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胡所說凱之之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獨可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卽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邨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遊麈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

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玉斧修成寶月團

荆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无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案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卽事詩云。蹴鞠踰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用出字。蓋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話稱李成季詩。日邊鴈帶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以爲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春帖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薦紳類能傳誦。以爲蔣穎叔作。非也。子以爲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短焰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璿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案唐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旣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璠。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荆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明月空爲兩地愁

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眞輔國之句。予以爲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滎陽呂原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後觀晁少傅碎金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昔麴粥說羅仇以主上荒恣信讒。不若勒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乃知晁少傅之前。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涼羌人耳。能發此語。尤可貴也。見晉書載記。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辭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與闌啼鳥喚。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荆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數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善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爲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荆公。無可疑者。但荆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閒適優遊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漾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貞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潢。使九門

之外。有非常之容。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驚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閭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涉乎郊藪。非所以寧八荒。尉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飄然。不猜其意。張良曰。余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殆與之爲一矣。

舊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舊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軋軋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舊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蟬帶響穿疏戶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疏戶。野蔓延青入破窗。蓋出于唐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葉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無已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爲佳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爲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邨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邨。蔣鈞孤鴈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案此下疑有闕文

薏苡芎藭

張右史未晝臥口占云。病裁薏苡無勞謗。溼要芎藭不待度。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度辭那復託芎藭。

夢魂香

黃季岑言一士人詩云。啼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鶴歸書信絕。橘洲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暹童晏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盃。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爲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淩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鮑慎由謝傳神蔡景直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往寫褒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魯元翰詩。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詠荷花

胡仔茗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辛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祕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種。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之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螫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以上皆王記。余案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螫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于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蓋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爾不能舉

韓子蒼送王稅詩。末章云。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舉。王摩詰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

臣。

董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李唐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韓子蒼詩出陸龜蒙

韓子蒼作絕句。天寒候鴈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墅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得茶三昧

錢唐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詹光茂妻寄遠詩

蔡寬夫記天聖中。孫冕載詹光茂妻寄遠詩云。錦江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

年一度一歸來。乃知惟有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所本。

葛敏修用陳況詩

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蓋用五代時陳況詩。醒眼看諸峯。白雲開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峯顏色好。晚雲纔散又當門之句。

古有瑣語

唐孫元憲有北夢瑣言。案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瑣言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言。

語有神助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人隨渡流水。王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皮日休白蓮詩

東坡嘗喜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墜時。謂決非紅蓮詩。然李賀新筍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乃知皮取此。

不去呂后爲惠帝計

老蘇明允論漢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氏者。爲惠帝計也。云云。余案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氏。亦近于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

韓子蒼作善清真贊

韓子蒼作善清真贊。善清真贊云。蓬鬆頭。卓削耳。一生說法牙無水。云云。蓋用東坡題王駕如來出山相云。頭鬢髻耳卓削。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間。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東坡集不載此文。

陸農師取杜子美詩

王荆公父子俱侍經筵。陸農師以詩賀云。潤色聖猷雙孔子。變調元化兩周公。議者爲太過。然不知取杜子美送薛明府詩。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

陳去非黃巢詩意同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案唐黃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真絹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

澄江一道

東萊先生呂居仁愛豫章少年時作泰和縣樓詩木葉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樂天亦有江樓夕望詩云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之句

洗天風雨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之句

能改齋漫錄卷九

地理

石頭之名有二

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詩。故今洪州石頭驛。皆以爲證。大觀三年。汪藻彥章爲江西提學。作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白石頭渚。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歲。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石頭于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西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其大略如此。後又云。自洪喬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驛之名始傳。然則石頭之名。汪彥章徇流俗之失。竟以爲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予嘗考之。蓋江南有兩石頭。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與夫王敦蘇峻之所據者。此隸乎金陵者也。余孝頃與蕭勃卽石頭作兩城。二子各據其一。此豫章之石頭也。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行。致書百餘函。次石頭皆投之。蓋金陵晉室所都。都下人士。以羨出守。故因書以附之。投之石頭。謂羨去都而投。而非抵豫章而投也。後人以羨嘗守豫章。而豫章適有石頭。故因石頭之名。號投書渚矣。意者將記洪喬之剛介。以增重石頭。殊不知豫章之石頭。非金陵之石頭。案梁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

嶺。聲搖江西。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豫章。勃之別將歐陽頴軍苦竹灘。陳武帝遣周文育總師。唾手而禽頴。勃時尙居南康。麾下聞之。斬其首以獻。於是孝頃退走新吳。帝遣文育黃法甌討之。文育率衆軍入象牙江。捨舟進據三陂。卒爲豫章內史。熊曇朗所賣。無成功。南康今虔州也。新吳今奉新縣也。三陂。今海昏之墟。落也。象牙江。今隸南昌。苦竹灘。今隸豐城。江西之江。兆源於演嶺。而豫章承其下流。南康苦竹灘。象牙江。蓋通一貫者也。文育自象牙牙而趨三陂。以今觀之。正得間道。蓋是時孝頃居新吳。其子猶據石頭之舊柵。法甌雖受詔見助。而尙駐軍新淦。文育若欲徘徊江潯。縱能擒舊柵之豎子。曾未擣新吳之巢穴。且令屯營于三陂。庶幾法甌順流而應之。則首尾薄戰。孝頃父子無遺噍矣。不幸姦人得而賣焉。予家江西。往來洪撫之間。又以法甌之爲鄉人也。因史冊所書。考石頭之誤。俯江山之形勝。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來者。則石頭之險。蓋有在矣。而終不得與金陵並馳。豈非所託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舊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建郡而非春秋之時。吳王闔閭六年。魯定公之二年也。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克楚。取居巢。又明年。吳將入郢。其謀臣請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吳子唐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囊瓦濟漢而陳。自小別而至大別。吳逆擊敗之。五戰而及郢。嘗觀吳都具區。今平江之吳縣也。楚都郢。今富水也。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爲今漢陽軍。蓋視吳爲東。九江自庚嶺兆源。而洪州奠其南。蓋視楚爲西。居巢。今無爲軍也。闔閭之六年。

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明豫章瀕楚而巢邇于吳故得而潛師也。小別大別。今鄂州之山。漢水視之爲東者也。八年。吳人舍淮汭而卽豫章。杜氏以爲漢東北地。囊瓦方且濟漢而陳于小大之別。則春秋之豫章爲瀕楚。在江夏之間。審矣。或者以六年之師。因豫章以建州。則其地必沿流之所。而洪之爲州。蓋沿流者也。八年。捨舟而卽豫章。且堅杜氏之說。因以漢東之地爲平陸。惟有沿流平陸之異。故以見舟者江南之豫章也。殊不知吳視楚爲西。視江夏爲小西。而視洪則南矣。見舟所以張軍容也。安能遠託大江之南。而不近趨小西之地。然則江南之豫章。決無與乎春秋之時。明矣。

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

予。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皆未得其定說。已具于前矣。最後予讀杜預孔穎達注疏。而後知予之寡見也。案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左氏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曰。豫章。漢東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經傳與注疏所載。予以杜孔注疏證江南之豫章。無與于春秋之豫章。審矣。漢志雖曰高帝置。但年代闊遠。文字殘

闕無從考見所徒之年月耳。案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西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與今洪州全不相干。

戲下有兩音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戲下有兩音。前漢高祖紀：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切，亦讀曰麾。衛青傳：韓說爲戲下轉戰，灌夫傳：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引高祖紀曰：周章西入關至戲。師古曰：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東有戲亭，以上皆王說。余案左氏國語：里革曰：幽滅于戲。韋氏注曰：幽王爲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孔穎達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曰：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然則戲之得名，春秋時已著，不始於秦漢間也。據韋孔所引，雖山水不同，要之以戲而兼名山水，古來誠多有之，不可以一爲是也。至觀國謂師古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此不足咎。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繼之。

巴字山水

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又唐人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學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案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邪？然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賦云：初驚蠶蝕龍舟。

鱗次於波中。乍若螢從漁火。星分於渡口。乃知山形似巴者非。

孟諸

高適封邱行云。我本漁樵孟諸野。又平臺云。孟諸薄暮涼風起。又曰。朝臨孟諸野。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杜預云。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予案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荷澤。被孟諸。孔安國曰。孟諸。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宋則今梁國也。睢陽是已。故鄭氏注。亦云。望諸在睢陽。麋。涓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辨。爾雅曰。鄭有圃田。郭璞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卽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滎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荊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卽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春秋定公九年。左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注曰。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予案左氏所謂車在中牟。非滎陽之中牟。明甚。杜預疑之甚當。且晉世方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及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公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以中牟畔。與定公九年。晉車在中牟。或別

是一中牟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牟。非此中牟矣。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焉。使後學不能不疑也。

石城

王彥輔石城辨疑曰。左太冲謂戎車盈于石城。卽金陵之石頭城也。世徒知於此。而不知郢州之得名亦同也。故酈善長曰。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以爲固者是也。蓋晉羊叔子鎮荊州日所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就置竟陵郡。至唐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則今之郢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說。予案唐杜佑通典云。郢州今治長壽縣。曆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唐併二郡爲溫州。後爲郢州。或爲富水郡。然則彥輔所謂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邪。攷佑云。隋初廢州置郡。至唐又併爲溫州。又爲郢州。則彥輔止據後來。不究其本耳。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臨。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其曲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蓋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

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辨胸臆

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洪慶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本萬世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胸臆。音潤。蠡地下溼。多胸臆蟲。劉禹錫嘉話云。胸臆。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韻云。胸臆在漢中。俗作胸非是。以上皆洪說。予案西漢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顏師古曰。胸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胸忍縣。亦只作此忍字。蓋古文借用也。又案杜佑通典。開州大唐置。或爲盛山郡。盛山縣。漢胸臆縣地。以三書攷之。蓋開州在唐爲盛山。在漢爲胸臆也。漢書不著其意。惟劉禹錫以其地出胸臆之蟲。因以得名。禹錫之說。亦本許慎。說文云。胸臆。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從肉句聲。黃朝英云。攷其意。當作潤蠡胸。如順切。臆尺允切。與洪氏禹錫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偶忘攷西漢地理志耳。蓋師古以胸音劬。此不可不辨。

辨濠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濠。今認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爲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尙爲豪。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予案杜佑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梁因之。

北齊改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濠音豪。煬帝復置鐘離郡。唐武德八年爲濠州。或爲鍾離郡。然則據佑所言。初不見豪字。兼亦不本於唐。自隋改曰濠州矣。況佑所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及稱因濠水爲名。濠音豪。其誤甚明。以此知韓文作濠爲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隲陵字音

開封府隲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隲音煙。非是。案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隲陵之役。陸德明音義曰。隲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鄆。漢曰僞。後漢晉隋曰隲。音焉。亦音偃。然則二字通用耳。

蔣廟鍾山孫陵曲衍

唐徐堅其學甚博。所撰初學記。載揚雄九州箴。內潤州箴云。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齊梁晉。六代都興。案丹陽記。蔣子文爲林陵尉。破賊。爲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爲中都侯。立廟鍾山。因改爲蔣山。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吳大帝陵也。輿地以志爲臺。當孫陵曲衍之傍。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此箴之所謂孫陵曲衍也。然雄死於西漢之末。去此二百餘年矣。何以知之。又況於六代乎。予故以潤州箴非雄所作甚明。

鏡湖

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義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

江去愛此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爲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尙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恐不然也。或陸贄月照鑑湖賦。日光無不臨。故麗天並耀。清可以鑑。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鏡得名。審矣。

蜀石牛

再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醢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晒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醢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隄州。卽長安也。秦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隨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澧水

酈道元水經曰。澧水逕安南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江。南注澧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

行云。寺門南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

橘洲

輿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對南津。常看如在下。及至夏水。懷山渚洲皆沒。橘洲獨在。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處。其一在龍陽。子美之詩所本。乃長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山

東臯雜錄云。余嘗至泰山。見其峯巒。巋然獨出。而衡山七十二峯皆平。謂之衡。蓋取此。此說大誤。晉天文志。北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湖南衡山。蓋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耳。故荊州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據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以此推之。南嶽當玉衡分野可知矣。亦猶長沙嫫女之類。故今山下有銓德觀。

羊城

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云。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案南部新書云。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又廣州記云。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鄭熊撰番禺雜記云。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新書與熊所記同。惟廣州記爲異。當有辨其非是者。

赤縣

史記鄒衍著書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有九。乃所謂九州者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珍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遷鼉鼉之穴。唐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輿遣畫滄州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詩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茗亭。

洞庭橘

世以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猶待瀟林霜。以韋嘗守蘇。遂謂太湖洞庭山產柑橘。并以唐吳融序賦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蘇子美姑蘇詩。洞庭甘熟客分金爲據。而以洞庭湖爲非。其實不然。蓋洞庭見於吳楚。皆產柑橘。第湖山爲異耳。觀襄陽記。李叔平臨終救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及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審此。則龍陽洲正在洞庭矣。又況晉張華詩云。橘在湘水側。非陋人莫傳。劉瑾甘賦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甘賦云。傾予節兮湖之區。徐陵甘詩云。江潭間修竹。由古以來。洞庭湖之有橘。舊矣。故柳毅叩橘而書始傳。至若洞庭山之有橘。不讀唐吳融序賦。未必其名顯也。

赤甲

杜子美卜居於赤甲。故有赤甲詩。卜居赤甲遷居新。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又黃草詩云。赤甲山下行。八稀。又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居詩云。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案荊州圖記云。魚復縣西北赤甲城。東連

白帝城西臨大江。然則赤甲蓋屬魚復縣也。

烏石岡柘岡鹽步門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遊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緣繞山。紫荆細逕水雲閒。又雜詠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柘岡故多辛夷。荆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贈黃吉父詩云。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玠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鹽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鹽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爲祠堂。公有詩云。曲城邱墓心空折。鹽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柘岡鹽步門。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亨仲詩云。兒童共戲苦鹽岸。老大相逢烏石岡。

睢陽

應天府南京睢陽舊地也。近世皆以睢爲趙音。非也。案左傳。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國睢陽縣。又昭公二十一年。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于次睢之社。注。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以上三處。陸德明皆音雖。

武林山

李翱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春。注曰。卽靈隱天竺寺。予案

杭州無武陵山。陵字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塘縣武陵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雲夢

沈存中筆談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郢。郢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郢。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予案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邱半。出寰宇記也。然史所撰。史是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云。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正義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邑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邪。

酈道元水經注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亦不指一處不可焉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紀南城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楚都郢曰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楚旣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扈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非楚都之郢以上皆王說予案杜佑通典云壽春郡羅城卽考烈王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爲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有荒穀卽莫敖所縊荒穀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又案酈道元水經注曰楚之先僻處荆山後遷紀郢卽紀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預左傳注曰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故楚國也然則王觀國雖知今之郢州非楚之郢而尙未知定處也今以諸書參考卽江陵之紀南城是也筆談亦止謂楚都南郢

黃金瀨

藝文類聚載幽明錄曰巴邱縣自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奔船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予案巴邱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邱晉廬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

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邱。考黃金灑在邑之東二十里。其名迄今尙存。其上有陂。亦謂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得名之始。第金岡止謂之岡頭。

開封

京師開封縣。其城本鄭莊公所築。昔衛之水有浚。浚之地有儀封人。掌儀地之封疆。鄭人得而城焉。以爲開封。此其始也。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未拔。

金隄

金隄。在今東京酸棗縣。案漢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遂之。注。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

陳橋

陳橋距舊城二十里。卽古之板橋。太祖北征次陳橋。軍士推戴。卽其地也。白居易板橋路詩曰。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長水柳千條。若爲此路應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李義山板橋曉別云。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王荆公陳橋詩云。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卻新年一半春。

西塞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案武昌記曰。西陵縣對黃公九磯。謂之西塞。

閩江南臺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中。閩人潘有實爲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志。亦云。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遂債爲洲。蓋名世賚。殆天啓然。或云。福州無預建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源出於建溪。東流四百里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西峽江合流入海。

北苑茶

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爲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以予觀之。宮苑非人主不可稱。何以言之。案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楊文公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尙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以文公之言攷之。其曰京挺的乳。則茶以京挺爲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于建業。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爲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者。是猶澄

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陳喬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回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遙臨複道之陰。南內深嚴，近在帷宮之內。陋周王之平圃，小漢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賦詩序，其略云：偷閒養高，亦有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藪，未婉於離宮。均樂同歡，尙慙於靈沼云云。以二序觀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此取名，無可疑者。

琵琶洲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予案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衄灸腳而愈，今餘干水口嘗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予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爲琵琶，蓋肇於吳也。

脩水

脩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脩，有水名瀟，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案陰陽書云：水宜東流，蓋巽居東方，其次則北，北乃良方耳，所以分寧雖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瀟字從水何邪？案史記：徐廣以瀟音先，糾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帥維蜀之險

熙寧九年原州臨涇縣令鮮于師中言蜀有劍門棧道之險瞿唐三峽之隘今朝廷命帥舉利益二路以付之萬一中國多事姦雄恃險無以分制乞於利夔兩路置帥以爲西蜀之勢於是詔自今中書選官知夔元府樞密院選官知夔州

慨口

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海口稱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案豫章記曰海昏侯國在昌邑今建昌縣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詩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案五松山在今池州銅陵縣山有寶雲寺舊曰五松院南唐江延義有記

閣阜山

玉堂閒話云南中有閣阜山山形如閣山色如阜故號閣阜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案陶弼詩云葛仞天然閣閣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閣阜形色收蓋以閒話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爲福地之一

天姥山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洲天姥號稱山水奇絕處。自吳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峯數十里。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其後支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概白樂天記之爲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爲多。亦爲陽明洞天也。

蓬萊何似水晶宮

東坡謂驪山溫湯。以妃子之故。後世恥言之。余以是知物之輕重顯晦。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爲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爲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治有閣名蓬萊。楊漢公守湖州賦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爲水晶宮。古今皆因之。由是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發守湖。滕寄詩云。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弋陽縣山

信州弋陽縣。距縣三十里有山亭。亭聳立如几如笏。李翱來南錄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君字誤也。案通典。弋陽縣舊葛溪縣。隋改爲弋陽。有弋水。

唐宋三河改隸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古鄆本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梁園

詩事錄云：近世武人如節度使柴宗慶作詩云：曾觀大海難爲水，除去梁園總是邨。梁園，戰國時魏惠王徙治大梁，卽其地。今京師之東城是也。余以爲非是。汴州與宋州接壤，漢梁孝王有兔園平臺鴈鴛池在焉，故梁園之稱以此。

白礬樓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爲酒樓，本名白礬樓。

兩蘭溪縣

蘭溪在唐爲兩縣名，一屬蘄州。沛水改爲蘭溪一屬整州。杜牧之詩：蘭溪春盡水泱泱，蓋蘄州之蘭溪也。杜守黃州作此詩，黃承蘭溪下流故耳。

水中高土名曰洲

或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余案說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所以今之近水之灘岸。皆曰洲。

魯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余案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焉。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於稽攷也。

爛柯亭

李宗諤云。達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奕碁不去。至斧柯爛於腰閒。卽此地也。乃知觀碁爛柯。不止衢州。

姑射山

新唐書地理志。姑射山。竇華音訓云。一名平山。又名壺口山。射音亦。子案列子莊子音釋。射皆音夜。不亦。

連州以山名

劉禹錫云。連之爲州。以山得名。蓋未指其所出。案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帝取以名州。今連州所纂湟州集。不載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連州。蓋亦不善考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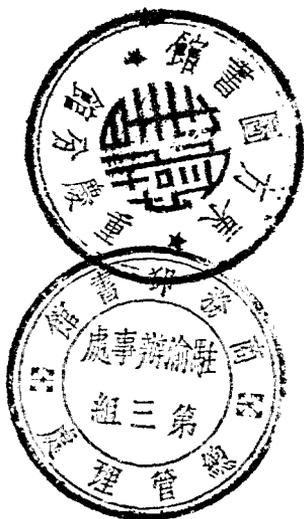
灤河縣

寶萃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國都山諸書山海經並無此字唯見於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纒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案北鄙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寶以爲在東非也

82

2693/10





MG
3428.44

能 改 齋 漫 錄

下

吳 會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3 2169 1843 7

能改齋漫錄卷十

議論

周子醕樂府拾遺出塞詩

周子醕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刪詩。有全篇刪去者。有刪去兩句者。有刪去一句者。如傳所謂客去歌株離。則刪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刪去兩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則刪去一句者也。子醕之論如此。嘗爲出塞詩云。雉堞高臨榆柳長。漢家舊壘遙相望。狼山弄碧圍平野。易水流寒入大荒。千里封疆連草木。百年民物自農桑。傳聞漠北尙鋒鏑。吾與狸胡沙塞傍。

詩非富貴語

歸田錄謂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然此乃樂天詩。樂天又有一詩類此。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陳無已皆所不取。以爲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荆公以北山移文爲不然

王荆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爲不然。叢條曠臆。壘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抵枝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故卒章云。壘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惠連宋武詩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日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泫泫葉滿露。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樂天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窗詩。不憶西窗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堂。蕭蕭北窗竹。又題沈子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淵明二詩相反張季鷹詩與淵明類

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又作擬古詩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二意相反如此。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陳公輔黃魯直詩

王直方詩話。記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戲君爲尋

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帶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政苦不自覺爾。

崔李詩語同意異

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楓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語同而意異。

杜子美鮑照李頎白鷗波浪句

東坡以杜詩白鷗波浩蕩，波乃沒字，謂出沒于浩蕩間耳。然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唐李頎詩有滄浪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

支遁臂鷹走馬

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雲師無著遺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荆公山谷詩意同事同

荆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雖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

陳無已王荆公孫莘老論韓文嗜好不同

陳無已記秦少游云。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然荆公于淮西碑不以爲是。其和董伯懿詠晉公淮西碑佐題名詩云。退之道此尤僑偉。當鏤玉版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而孫莘老又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何邪。信知前輩嗜好不同如此。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

荆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鱗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彞倫。故其答文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文貴自然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所謂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真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

蓄家妓示客而致禍

蓄家妓以爲歡。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禍者有之。晉石崇有妓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崇。五代安重誨嘗過任園。園爲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而園不與。由是二人相惡。重誨誣以反而殺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禍。唐人李清詠石季倫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則宜若季倫任園之失。及觀外史構沈記潘沈事。則又不然。沈事僞蜀王建爲內樞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沈第。見而欲取之。而沈不肯。弟謂沈曰。綠珠之禍。可不戒哉。沈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邪。人皆服其守。以予觀之。沈之不死。蓋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旣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闕。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

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蕃。鬱鬱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不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予後讀舊唐書魏公傳云。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爲李太白後身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書。其略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以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貺。不得不爾。然梅聖俞諸公以功甫爲李太白後身。求諸詩文。信不誣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然東坡山谷不以爲然。故題功甫醉吟庵云。不用騎鯨學李白。東入滄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謂郭祥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張文潛寄意

張文潛言。昔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尙有聲。

王逸天問劉禹錫問大鈞

王逸天問章句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余因悟劉禹錫問大鈞之爲非。

詩文當得文人印可

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又云。詩文要縱。縱則奇。然未易到也。

韓退之杜子美詩用韻

孔經父雜說。謂退之詩好押韻。累句以云工。而不知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兩秋字。孟郊詩兩魚字。李花詩兩花字。丞爽詩兩千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問此。杜子美八仙歌兩船字。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秋明府詩兩詆字。此豈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開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尙儻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第時。探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

子不能著。餘則立言者可跋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也。蓋開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塵史與陳正敏遜齋閒覽皆云。余季父虛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漢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誤。

絳州牧辟張璨推官

張璨。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論以璨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璨辭以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璨曰。郡牧眞賢。但左右非才汗之。璨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率者。慮不能行。且憂反爲此輩所賣。則璨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嗟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姑受禮命。某能行之。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止侍御史。吳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豈有不平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于艱難之時。卒見取於天下後世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諫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誠哉是言也。穆宗以童昏帝天下。未容輕責。觀其良心。豈無勉強之理歟。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官如李勃、張仲方論赦。皆不聽。及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其後穆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爲周幽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皇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驪山。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圯。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全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夫穆宗一人耳。考其三事。諫者或不從。或始拒而終從。由是言之。穆宗豈不能曉事者哉。繫諫者之能否而已。昔李克用爲一藩鎮。性尤嚴急。左右有過。無大小必死。大將蓋寓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無不釋之。寓亦知此道歟。

人臣用心當以范彘夫爲法

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爲左遷之計。竟以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人臣用心要當以堯夫爲法如文蔚之市小船直淺丈夫哉豈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歟

陸喜言之繁

陸喜曰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譔守約沖退淡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謹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以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以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名而履柔順也或者謂吳子曰陸喜之言其至矣乎予曰是何言之繁也不有孔子之言哉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是故以微子居第一矣故詩稱仲山甫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聖人有以取之予故曰是何言之繁也

荀彧以高祖比曹操元微之以比裴度

人有幸不幸荀彧漢之忠臣而杜牧著論譏之云荀彧平日爲曹操畫策嘗以高祖比之則是與操反無疑予則以爲不然且元微之上裴晉公書云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然則微之固嘗以高祖比裴度矣而謂微之勸度反可乎

王公進退自安

世言禍福由天非也。予觀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命。謂富彥國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四十八歲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後召爲相。終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祿絕之運。全神養氣。年八十餘。至甲戌運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廳求出。知江寧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閒養性。又僅延十年之壽而死。蘇子容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七十四歲拜左相。數月求出。知陳州。連乞致仕。以避丙戌火庫祿衰之運。七十九尙康寧。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六十六歲拜左丞。次年求出。知汴州。連乞致仕。以避晚年句絞殺亡神之災。竟以壽終。元祐之臣。惟蘇與王不罹貶謫者。以其求速退也。苗受之殿帥已巳生。六十歲建節。六十一歲堅求出。知潞州。連乞致仕。以避巳上祿絕伏吟之運。康寧六十七年未出。巳運甲戌年復召爲殿帥。次年死。由此觀之。王公進退。可以自安耳。

解四十五十而無聞

論語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解者雖多。皆不得其旨。予案曾子書修身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乃知論語所謂無聞者。不以善聞也。

歌行吟謠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嘗謂之曰。汝知歌行吟謠之別乎。近人昧此。作歌而爲行。製謠而爲曲者多矣。且雖有名章秀句。苦不得體。如人眉目娟好而顛倒位置。可乎。余退讀少陵諸作。默有所契。惟心語。口未嘗爲。

人道也。予案宋書樂志曰：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然則歌行吟謠其別豈自子美邪。

論皇字

太平清領書漢于吉所傳其師宮崇書也。其言皇字曰：一日而王。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則王。故爲字一與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予以爲不然。夫王之字則貫三才而一之。則天之義已備矣。故字書止以從自從王。皇者王之所自出也。崇爲臆說無取。

杜子美杜鵑詩用樂府江南古辭格

鮑彪詩譜論引東坡先生謂王諠伯以杜子美杜鵑詩前四句蓋是題下注爲誤。而謂四句指嚴武杜克遜等。而彪以爲鄭公去年已卒。及崔寧此時正亂西川。不應近舍崔寧而遠談鄭公。又不應有刺史。豈實言有無杜鵑邪。以上皆彪說。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翠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是一格。以上皆王觀國說。予嘗以爲王氏甚得之。但不曾援引古人爲證。且樂府有江南古辭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解風馬牛

洪龜父詩：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寒草。予于下句全不解。案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案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尙書稱馬牛其風。左氏所謂風馬牛。以馬牛風逸。牝牡相誘。孔穎達云。蓋是未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而洪用于此。何哉。

革己日乃孚

朱子發解。革己日乃孚云。先儒讀作己事之己。當讀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日者。浹日也。其說甚當。第未有所據。予案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說者曰。自甲至癸。十日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也。今自庚至己。則浹日矣。故孔穎曰。浹爲周而也。

論馬牛稱匹

左氏傳。襄公二年。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可以稱匹。非也。司馬兵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不當稱匹。今此稱匹者。並言之耳。經傳之文多類此。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皆從一而省文也。

辨四族

東坡先生辨四族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誅于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以上皆東坡說。予案左氏傳云。顓頊氏有

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樛杌。夫左氏所謂傲狠者。則屈原所謂剛直也。意屈取此耳。樛杌。卽鱗也。左氏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卽非誅死矣。豈東坡別有所見而爲是說歟。不然。何差殊如此也。

臧文仲家有寶龜

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臧文仲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文仲卿大夫也。而家有寶龜。可乎。此孔子所以不取也。

王觀國辨柳子厚不取童謠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柳子厚非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篇。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所爲耳。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謠何傷焉。以上皆觀國說。予按列子載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已。與不願戴已。顧問左右外朝及在朝。皆不知也。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童兒謠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兒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夫子厚以謠爲不足取。固已非矣。觀國排之。不能引此。而姑以夏周之諺。又何陋耶。

淮水竭王氏滅

內翰汪彦章爲汪及之種德堂記云。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迄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予按南史。王悅之贊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惟晉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堯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知識之所謀乎。然則陳亡之年。淮水實竭。而汪氏以爲淮水實無可竭之理。何邪。豈汪氏偶忘之歟。兼淮流竭。王氏滅之語。郭璞之辭。本載晉書。亦非俗諺也。

尙書孔臧以多爲少毛詩太史公以少爲多

事無所據者。皆不可以爲信。所以古人戒于議論也。如尙書一經。太常孔臧嘗以多爲少矣。毛詩一經。太史公嘗以少爲多矣。何以見之。尙書有百篇。自秦焚以來。漢初求之。惟得二十八篇。故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尙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此尤可笑。至如漢魏諸儒。馬融、鄭康成、王肅、杜預。皆疑經傳所引。秦誓以其文似若淺露。及晉元帝渡江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尙書。其內有秦誓三篇。凡記傳所引。悉皆有之。此孔臧以多爲少也。左氏傳載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爲之歌。邶鄘衛。又爲之歌。王。又爲之歌。鄭。又爲之歌。齊。又爲之歌。豳。又爲之歌。秦。又爲之歌。魏。又爲之歌。唐。又爲之歌。陳。又自檜以下無譏焉。又爲之歌。小雅。又爲之歌。大雅。又爲之歌。頌。然則樂工所歌詩風十

五國其名與詩同。惟次第稍異耳。由是知孔子以前篇目已具。其所刪削。蓋又不多。又傳記所引逸詩甚少。知元不多故也。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太史公之失。以少而爲多也。

北土重同姓

世以同宗族者爲骨肉。南史王懿傳云。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王懿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接遇甚薄。因辭去。又案顏之推家訓曰。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予觀南北朝風俗。大抵北勝于南。距今又數百年。其風俗猶爾也。

萬乘字音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余讀晉傳元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鄭谷胡少伋荆公張說詩

鄭谷送春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一夜不須寐。未到曉鐘猶是春。胡少伋詩云。含酸梅子漸生仁。鶯老花飛迹已陳。一夜南風搖斗柄。明朝煙柳不關春。信知才力之不侔也。然胡意亦本

荆公詩欲知人世春多少。先驗東方北斗杓。荆公詩又本于張說守歲詩。愁心隨斗柄。東北望回春。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王立之詩話云。或云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予以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馮道。萬馮道。蘇子由和東坡定惠院月夜詩有云。婁公見睡行已乾。馮老尙多誰定罵。自注云。千馮道。萬馮道。此語乃舊傳也。然五代有一則任圓。二則任圓之語。此亦可對也。

詩因助語足句

盧延遜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有者之乎。予以爲不然。嘗見張右史記。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周。云此格古所未有。予以知延遜之詩未盡。

林子中論坡詩失爲臣體

東坡贈傅真妙善大師惟真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後言爾來傳寫亦及我。林子中謂失爲臣體。予以爲論詩豈當爾邪。

阿諛非保身良策

朱全忠嘗與僚友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宜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尙何待。

左右數十人。掉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予觀唐太宗惡宇文士及。佞其喜嘉木。太宗英主。固宜爾。彼全忠一凶人。猶知以順旨爲可殺。而世之小人。方以阿諛爲保身之良策。何哉。

袁天綱相武后

唐史載武后之幼。母抱以見袁天綱。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此說失于不擇。蓋取談賓錄之過也。天綱視人禍福。每見于十年之後。雖時日不差。孰謂男女不辨。而可以善相稱。

周幽王擊鼓而褒姒笑

呂氏春秋載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虜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予嘗觀宋景文鴈奴說。王荆公鴈奴詩。然後知幽王者。其自爲鴈奴乎。史記以爲舉烽火。

梅聖俞孫綽哀詩

江鄰幾雜志云。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慈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彥猷持國議作詩。早愈。應之以蓼莪。及傅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以上皆江說。余謂不獨此。晉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故洪玉父以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魯直不作。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由是知聖俞作詩之早。庸何傷乎。其曰敢

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諒闇也。

詩有奪胎換骨詩有三偷

洪覺範冷齋夜話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予嘗以覺範不學，故每爲妄語。且山谷作詩，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豈肯教人以蹈襲爲事乎？唐僧皎然嘗謂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大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夫皎然尙知此病，孰謂學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與規模其意而遂犯鈍賊不可原之情邪？

辨唐彥謙蘇子瞻詩用三尺字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隊皆可。豈獨劔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予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劔字，此理甚易知也。以上皆石林語。予案高祖紀云：上媿

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劔也。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劔。劔字後人所加耳。然則石林詩話乃有歌後之說。何邪。

董十郎兒

天下之事。多成于貧賤感激之中。或敗于富貴安樂之際。理無可疑也。蘇秦其所成就。雖不足道。使其有二頃之田。其能佩六國相印乎。又況于爲天下者哉。故中興難于創業。是謂不刊之說。宣帝光武。所以獨稱于漢者。以二君俱起于民間耳。董敦逸。吉之永豐縣郟落人。哲廟時爲吏部侍郎。招鄉人之寓大學者。以訓童穉。童穉業不精進。董責之。自言幼入上庠。甘蠶鹽者。凡幾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邪。其鄉人答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以此校之。固相什伯矣。予嘗愛其言有理。古語有之。其言雖小。可以喻大。董起白屋。父行第十。

蔡元長欲爲張本

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邪。蓋惡逆旣積。則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爲是詩也。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

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邪。

歐陽公論馮道乃壯歲時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結烏足以論之。求諸後世。狄仁傑馮道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爲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律不復分別。惜哉。獨富鄭公。蘇黃門。王荊公。以大人稱之。蓋歐陽公爲史時。甫壯歲。使晚爲之。必不爾也。前輩謂韓魏公慶歷嘉祐施設。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其論馮道。予以爲當以慶歷嘉祐爲例。則道也庶乎有取于歐陽公矣。

東坡詆程頤不如歐陽公善處石守道江鄰幾

東坡先生才氣高一時。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頤之姦。見公奏議。又詆程爲塵糟陂裏叔孫通。見孫君學談。剛然議者以爲過。故呂原明家塾記云。元祐初。蘇子瞻與程正叔不相能。又言不如歐陽永叔之善處石守道也。以予觀之。豈特待守道爲然。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疏。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梅叟俞以爲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旣死。公弔之哭之痛。且告其子曰。先生埋銘。修當任其責矣。故公敍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一。且將不信其所詆矣。孟子曰。以善養

人者。然後能服天下。歐陽公之謂矣。

高祖用良平韓信

宋景文公云。或譏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能用范增。則敗矣。予以景文徒知其一耳。獨不見韓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互論其長。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嗟乎。不知高祖胷中能著幾韓信邪。

論易

宋景文公云。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故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敍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馬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予以齊謂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是矣。然弼嘗云。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則齊之說。卽弼之說也。

景文又云。王弼注易。直發胸臆。不如鄭康成等師承有自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景文曰。弼棄象象互體。專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訾。予以爲不然。蓋易之書。其道有四。意。言。象。數。是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意。有意而後有言。今舍象數而以言意論易。是猶剪其根本而求枝葉之繁可乎。易之道。在六經尤爲簡奧。蓋五經止言人事。而易則三才具焉。第漢儒象數之餘。流爲災祥刻應之說。所謂過之者。茲後世所以深排之。若以論易而舍象數。則非矣。然則弼者。豈所謂不及者邪。

張伯玉記六經閣取王弼傳易意

古人要爲不可及。王弼傳易。于初九潛龍勿用。下注云。文言備矣。世之陋者。往往詆其無所發明。予嘗見蜀李旼著論。以爲弼之所傳止于四字者。蓋易經之旨。未敢率用己意。欲尊乎道也。乃知前輩用心如此。予嘗見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作大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旣而召子固于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文多不載。乃知伯玉之意。取李旼發明弼傳易之意耳。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所以揭已示子固如此者。子固年少特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耳。

東坡知味李公擇知義

東坡在資善堂中。盛稱河豚之美。李原明問其味如何。答曰。直那一死。李公擇尙書江左人而不食河豚。嘗云。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或以二者之言問予。予曰。由東坡之言。則可謂知味。由李公擇之言。則可謂知義。

著述須待老

前輩未嘗敢自夸大。宋景文公嘗謂予。予爲文似遽。瓊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

年非其庶幾至道乎。又曰：予每見舊所作文章，僧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故公晚年修唐書，始悟文章之難，且歎曰：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後成。南城李泰伯敘其文，亦曰：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類皆不自滿如此，故其文卓然自成一家。善乎歐陽公之言曰：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豈公亦有所悔邪？

太祖推服桑維翰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予案普去國初未遠，故太祖所以推服維翰者，宜有以得之。使維翰獲用，豈盡出普下乎？蓋嘗因太祖推服之義而考維翰本傳，其議論皆爲歐陽公削去，無從而見之。其後讀孔氏續世說，載出帝之初，寢用景延廣，維翰恐與契丹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靈，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于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造，遂成釁隙，自此歲歲調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靈，不亦甚乎？兵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所具止此，議論雖不盡見，其揣度事勢，深切著明，有能加之者歟。太祖所以推服之也。

繁欽論鼓吹崔令欽教坊女善歌

陳後山云。繁欽與魏文論鼓吹云。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不若唐崔令欽語也。崔記教坊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納悽惋。收斂渾淪。三姑子容止閒和。傍觀若意不在歌。四姑子發聲適潤。虛靜似從空中來。崔在唐不以文名。若此語。可以謂之文矣。

貴在富下

司馬季主傳云。傳曰。富爲上。貴次之。繫辭云。崇高莫大乎富貴。貴在富之下。予嘗記錢希白著書。有人王令遇鬼胡元春。令詢向去祿壽。胡笑曰。陰功與天爵俱高。人爵未事也。尙書五福不言祿。此乃深旨。非老夫所能知也。予乃知貴在富下者以此。

顏魯公失言

顏魯公將死。叱李希烈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予嘗曰。魯公之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不能不失于其言。使年未至于八十。官未至于太師。節可不盡乎。齊梁以來。視易君如弈碁。士鮮知節義。褚淵爲齊司徒。賀客滿座。褚炤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嗟乎。使如炤言。國何賴于老成哉。

張華死有餘愧

人臣事君當大位者。事有關於社稷。雖以死爭可也。予見古今備禮數作文具者多矣。晉張華被執。曰。式乾之議。臣諫章具存。可覆案也。張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予謂華死而有知。有餘愧矣。

能改齋漫錄卷十一

記詩

題寢宮詩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韓子蒼云。此詩題于寢宮。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閒燕堂聯句

王仲至與秦少游謫恭敏李公。飯于閒燕堂。卽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飲臣已閒璧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親老媿紅妝翻曲妙。喜逢嘉客放懷新。飲臣天明又出桃花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親

青州從事

皮日休謝人送酒詩。門巷蕭條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杯。醉中不得親相問。故遣青州從事來。韓子蒼謝信州連鵬舉送酒詩云。上饒籍甚文章伯。曾共紫薇花下杯。鈴閣晝閒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來。韻意皆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程夫子范使君

韓持國閒居穎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右丞夷叟純禮亦居穎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事綠尊紅妓對斜曛

海棠洲

王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廡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卽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江公著由微雨詩知名

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腳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雲車卻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司馬文正公于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花落去燕歸來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腹目徐行使侍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使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尙留名儀鳳終沈迹鳴蛙只沸羹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游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薦館職遂躋侍從矣

偷眼看雲生未生

山谷南還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誦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張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

文正公屬意小鬟妓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尙幼公頗屬意既去而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嘗來介因嚮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

致心平易始知詩

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成癖賦似相如只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止傳顏子得心齋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橫渠讀詩詩云致心平易始知詩

吳元中十歲賦詩

吳丞相元中十歲時遊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未消沈在眞州時贈吳正仲詩云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矮道士老參軍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三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湧于山壁之下澄徹如鑑本朝詩人潘閔移太平州散參軍過而留絕句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矮道士好爲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

皆可喜者也。予舊讀湘山野錄，喜閱所作西湖曲及游江南見題石井絕句，頗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矮道士自是一對，將恐漫滅失傳，不知法真師能刻之石否。

巴苴仁頻

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焦。李善曰：苴，子余切。樗栗、樗音郢，踰波，謂前波趨後波也。明月珠子的，鑿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邊。張揖曰：靡，厓也。唼唼，菁藻，咀嚼菱藕。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唼。說文曰：胥，蠻布也。仁頻，檳榔也。韓偓詩云：鵝兒唼唼雌黃背。鳳子輕盈膩粉腰。韓子蒼詩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

萬松亭

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慙慙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旣禁，故詩碑不復見，而經過題詠者多不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此之謂也。

杜子美集無遺憂

余家有唐顧陶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遺憂一詩云：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

日臨危憶故臣，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營宮室。焚燒何太頻，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

晏元獻所得是知人

晏元獻喜薦士，其得人最多。范蜀公作公挽詞云：生平欲報國，所得是知人。

河陽見兩鬢

呂居仁記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尤特立不羣。曾文肅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卽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曾題詩壁間，其末句云：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鬢。近世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得也。

天門豈可掉臂

呂獻可記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讀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放出一頭地

東坡初登第，以詩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文忠公，公蒼梅書略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從子遊，翁如退之踐軻某。向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十四秋。蓋敍書詩也。陳無已贈魏衍詩云：名駒已自思千里，老子終當讓一頭。

程伯淳辨李太白詩

程伯淳謂李太白詩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盡耳若已盡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盡尙能用管仲之理

程正叔不欲爲閒言語

程正叔云王子真寄藥與頤無以爲蒼且素不作詩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爲閒言語耳如古人作詩無如杜甫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出則甚頤所以不作詩今寄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之學須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句正叔且云旣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之格旣用功則于事有妨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予謂正叔蓋有激而云且詩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類皆未免乎寫物也

剖破藩籬卽大家

橫渠先生張載作克己復禮詩曰克己工夫未肯加客驕封閉縮如蝸試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卽大家

花月句

白樂天有蒼元微之詩云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初未悟其說元微之集李著作園醉後寄

李十云。朦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卻笑西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趁朝時。

饒德操自號倚松道人

政和間。林靈素主張道教。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耳。臨川饒德操時棄儒爲僧。作德士頌四首。其一云。德士舊來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意取閒禪師詩曰。閒攜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庵。又以自號。陳瑩中有詩寄之曰。舊時饒措大。今日壁頭陀。爲問安心法。禪儒較幾何。

賢女浦

南康有賢女浦。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于江。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避昭陵諱。改爲賢女。汪革信民嘗賦二絕句云。賢女標名幾度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雲楚雨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四客各有所長

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陳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于一代是也。晁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學。化行閭井濱。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陳無已。蒼李端叔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

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揚安可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辭，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少章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于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若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卞和琴操

今善琴者傳卞和操，有其聲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卞和三獻人不識，以余觀之，非當時操也。蔡邕記卞和楚野人，嘗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于懷王，王以爲欺謾，刖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經荆山兮，情氣鬱決，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探玉，難爲功兮。

許旌陽作鐵柱鎮蛟

晉許眞君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臨川謝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昇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莫撼搖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當千丈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移向橫山作千竅。

臨川王右軍墨池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深而不廣而旱曠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爲我聊尋逸少池。曾子固嘗爲之記。郡人謝逸嘗賦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草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睥睨難抗行。恨不臨池作書癡。云何汝水之上崔嵬峯。到今方池有遺墨。此事不特古老傳。往往故事書簡冊。南豐先生欣得之。手揮巨筆飛霹靂。云是逸少徜徉山水間。筆墨淋漓此其迹。嗚呼勝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時水面浮墨過。紛紛郁郁非煙雲。我書尅傾不成字。秋雁斜行落窗紙。印泥沙法安可傳。獨撫餘蹤玩清泚。但當一日書一箱。筆蹤或在子欽行。他年若榜凌雲殿。定不懸橙白頭如仲將。

四辰四亥生

韓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亦異事也。陸農師爲作挽章云。非關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併值龍。曾子宣亦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章子厚每以四亥公呼之。

桐木韓家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呼之。以別魏公也。子華下世。陸農師作爲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子華其家呼爲三相公。持國爲五相公。

王左丞罰僧仲殊作

瑞麟香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銜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闕鸞巢外。身臥彤幃虎

帳中報道譙門日初上。起來簷幙杏花風。此僧仲殊詩也。王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亦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寐于黃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曛隴矣。左丞罰作此詩。始放去。瑞麟香者。安中家所造香也。

國香

國香荆渚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爲吏部員外郎。留荊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爲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閒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于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瘁。無復故態。坐閒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客京師。會王性之問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爲賦詩云。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款。綵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爲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紆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慙勤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藁砧無賴鬻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醉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鬢梳金風翹。樽前初識董嬌饒。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卻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梅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來話此詳。索詩裁與漫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

亦次韻云。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管。楚宮女子春華敷。爲雨爲雲皆有餘。親逢一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目成未到投梭處。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擅詩聲。不如雀護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堪別鶴分飛後。猶是驚人初見時。新歡密愛應長久。暫向華筵賞賓友。舞盡春風力不禁。困裊腰肢一渦柳。座上河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饒。歡濃酒暈上玉頰。香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瘴雲萬里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閒別。幾人鑒賞得真香。

周防畫美人琴阮圖

高子勉記龍眠李亮工家藏周防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官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歡愛彌日。大書一詩于黃素上曰。周防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根急。薄裝無意添。琴阮相與娛。聽絃不觀手。敷腴竹馬郎。跨馬要折柳。此畫後歸禁中。鐵馬驚塵。流落何許。而詩亦不傳。獨子勉舊見之。位置猶可想像也。因追和其詩。又使善工圖之。詩云。丹青有神藝。周郎獨能兼。圖畫絕世人。真態不可添。卻憐如畫者。相與落誰手。想像猶可言。雨重春籠柳。

浪子和尙詩

洪覺範有上元宿嶽麓寺詩。蔡元度夫人王氏。荆公女也。讀至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曰。浪子和尙耳。

王平甫賦滕王閣詩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煙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爲啓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于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于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闊。口舌從來易得官。

太宗製奕棊三勢

太宗萬幾之暇。留心弈棊。自製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鵝獨飛勢。三曰海底取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棊圖頒賜。故王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釀棊勢。對面千里爲第一。獨飛天鵝爲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賜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所以紀其事也。

韋應物逸詩

俗吏閒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壺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韋應物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韋應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

韓子蒼黃葉句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爲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云子蒼全篇云朔風吹雪盡多陰日暮擁階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羈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苦見侵游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張吉父作怡軒以安其父

鄱陽張吉父介方娘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尙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旣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涪闔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尙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云云郭公功甫詩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諱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資爲之記云

東坡和李邦直祈雨詩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無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李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元豐二年東坡

下御史臺獄。嘗供此詩云。本因龍神慵惰不行雨。卻使人心怨天公。以譏諷大臣不任職。不能變理陰陽。卻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神龍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也。邦直嘗答蘇子由詩。七飯盤蔬強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漫爲方外遊。草亂不容移馬迹。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東坡和云。五斗塵勞尙足留。閉門卻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此詩集所不載。故見于此。

崔湜年不可及

新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子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予案翰林盛事云。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楫。亦嘗爲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爲侍郎。後登宰相。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今湜傳不載此詩。是矣。第以執政時年三十八。則失之。蓋湜之賦詩時。是始爲執政。年方二十七耳。故張說歎慕之。今湜傳乃以其後執政時年三十六爲說所歎慕。其失甚明。以三十六而後爲執政。何足羨慕哉。

卜築兼無市井囂

王荆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載。其敍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奉寄。詩云。一水衣巾翦翠綃。九峯環佩刻青瑤。平生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器。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迹履綦銷。歸來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妓賦詩送武補闕

李昉建隆四年以王師平湖外。除給事中。往南嶽伸祭拜之禮。途次長沙。時通判賈郎中言。自京師與岳州通判武補闕同途至襄陽。遇一妓。本良家子。失身于風塵。才色俱妙。二公迫行。醉別于鳳林闕。妓以詩送武云。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樽。無限煙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武得詩。屬意甚切。有復回之意。時太守呂侍講嘗歎恨不識之。因請李賦一詩以寄云。峴山亭畔紅妝女。小筆香牋善賦詩。顏色共推傾國貌。篇章皆是斷腸辭。便牽魂夢從今日。得見嬋娟在幾時。千里關河萬重意。夜深無睡暗尋思。

王元甫有詩名

動地隋兵至。君王尙晏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外鋒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照闌干。廬山王元甫紹聖閒。敕賜高尙處士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跋云。余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余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後予過秣陵。有以元甫景陽井詩示予。乃知其得名不虛也。

劉原父惑官妓得病

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誰謂夏夜短，已覺秋意多。豔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原父在永興軍所作詩也。葉少蘊避暑錄記嘗載之。且云：恨原父此病未除也。予後讀國史原父本傳，載原父在永興惑官妓，得驚瘖病，乃知前詩故不徒作也。

詠題畫李白真

陳無已題畫李白真詩末云：勿言身後不要名，尙得吳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愛身。陸沈蓋謂建中靖國閒饒節德操首詠吳少卿家所藏周昉畫李白也。德操江西撫州人，無已詩法甚嚴。于許可尤愼。德操詩云：先生之氣蓋天下，當時流輩退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玑，身後聲名滿華夏。青山木拱三百年，今辰乃拜先生畫。烏紗之巾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遨。神遊八極氣自穩，水壺斗酒霜風高。嗚呼先生太絕倫，仙風道骨語甚真。蕭然可望不可親，懸知野鶴非雞羣。天寶之初天子逸，先生醉去不肯屈。采石江頭明月出，鼓枻酣歌志願畢。只今遺像粉墨間，尙有英風爽毛骨。宣州長史粉墨工，誰令寫此人中龍。細看筆力有俯仰，妙處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畫世莫比，吳侯得之喜不寐。意侯所寶豈徒爾，亦惜真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誰爲獵之奉天子。作爲文章文聖世，千秋萬古誦盛美。再拜先生淚如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汪子我賦玉延行

陳留汪子我端友嘗賦玉延行云：觀文學士留都守，中常侍門如役走。玉延厥篚二十五，謹書名銜細看

醜推而上之何止此。牢邪石邪猶八九。嗟哉膏血出生靈割剝乃餉無須口。仲華拜袞雖有年。宋璟李鄘曾愧否。樂全見事何其微。義勇固應如此厚。翰林未用汝脫靴。不知何爲勤洗手。留守謂鄧氏也。其父元豐嘗位兩府。裕陵謂趨向頗僻。賦性姦回。丁翁云八字成加于鄧某。萬幾獨運于元豐。蓋王禹玉蔡持正取充位而已。

文章伯饗鑠翁

李觀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太和縣。時豫章先生爲令。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爲饗鑠翁。蓋觀乃李觀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司愛其策。爲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請公爲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爲訝。觀曰。無深訝也。旣而文忠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尙饗。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絕于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後終于朝議大夫。

僧海淵工鍼砭

僧海淵蜀人也。工鍼砭。天禧中入吳楚。遊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鍼而愈。由是知名。旣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

塔曰資身以醫。有聞于時。餘幣散之。拯人于危。士君子所難。吁嗟乎師。

楊少師李西臺書

洛中諸寺院有楊少師李西臺書。少師名凝式。唐相收。梁相涉之後。仕後唐晉漢間。筆力適放。當時罕及。華嚴院東壁題詩曰。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西臺。即建中。酷愛楊書。旁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言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觀音院有牡丹。相傳唐武后植者。西臺有詩。亦親書云。微動風枝生麗態。半開檀口露濃香。秦時避世宮娥老。舊日顏容舊日妝。花譜名將第一論。洛中最是此花繁。不當更道木芍藥。枝上恐傷妃子魂。西臺書。洛人甚重之。

李西臺詩

龍門雙闕湧雲煙。雪未飛花鴈下前。徹底清流照車馬。分臺御史過伊川。李西臺詩也。題于善提寺。善提寺在龍門鏡。

吏隱堂植竹詩

許安仁尉順昌郡。廳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斷破中庭一畝苔。主人髮白手親栽。即今誰識清真節。須向三冬雪後來。又云。珍重勞君慰遠遊。繁聲疏影一堂秋。主人看即官期滿。分付風煙與子猷。

夢中作明月樓句

廖何書剛用中嘗夢中作詩。其末句云。家住五湖明月樓。其後公薨。葬於沙縣二十五里交溪鳳山之下。

其子遂建樓以明月目之。張給事致遠賦詩云：明月樓前可萬家，鳳山庵下日初斜。風流耆舊消沈盡，空睇寒江耿暮霞。

祥瑞讖應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意。元豐四年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口占絕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蹤迹困，放開頭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薦。又次年對策爲天下第一。饒之浮梁縣有讖語云：青山圓出狀元，邑人程瑀尙書在上岸。累爲優等而尙未登第。嘗寄詩與鄉人云：試問青山圓也未，不應久負壯圖心。明年公試上舍爲第一人。

赤氣爲皇子之祥

熙寧二年十一月京師每夕有赤氣見西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降生之祥。故王禹玉作大宴樂辭云：未晚清風生殿閣，經句赤氣照乾坤。

漢陽春日絕句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絕句。其一：兩山收雨暗平沙，遮斷溪梅隔水花。留得烟林作圖畫，依稀松墜有人家。其二：空山玉蘂照瓊瑰，到處尋花共往回。欲識春風最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其三：朦朧花影月黃昏，著意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倒垂花蘂照清樽。其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亭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花惡，乞取山樊入淨瓶。尙書郎李祁蕭遠謫漢陽酒稅時所作也。

除東坡書撰碑額

崇寧二年有旨應天下碑碣榜額係東坡書撰者並一例除毀蓋本于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霍英所請時廬山簡寂觀榜亦遭毀去李商老爲賦云筆底颶風吹海波榜懸鬱鬱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杼滅札何

御賜甘露詩

大觀三年四月壬子尙書省甘露降御筆以中臺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韻以記其實賜執政而下云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臺贊萬幾夜溫垂珠濡綠葉朝凝潤玉弄清輝仙盆雲表秋難比豐草霽零日未晞本自君臣俱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

仁宗賜送李良詩

李良定公幼以國戚侍仁宗研席帝尤篤中外之愛公帥鄆帝以詩送行曰魯館名臣子皇家外弟親詩書謀帥舊金竹剖符新九郡提封遠一圻甘澤均純誠宜報國撫士愛吾民識者以爲真王言

錢文僖賦竹詩唱踏莎行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寧府城上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鎮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刻襪步于莎上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荆公題王欽臣詩于扇

熙寧中王欽臣仲至自河北被召用荆公薦對神宗問所與游從公奏宋敏求帝默然遣還任公因留一詩書長老院中云蜀地相如最好辭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奏罷還無事寂寞文園與可知然荆公愛其詩自題于所執扇

宋景文詩盡龍洞之景

三泉龍洞以山爲門深數十步復見天日及山水之秀蓋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公賦詩云虬洞簪雲峯緣虛一線通雲披雙壁敞樹補半巖空槩竹森煙蘼飛泉曳玉虹垂蘿不肯畫陰壑自然風嶺斷天斜碧崖傾日倒紅浮邱邈難遇留恨翠微中曲盡龍洞之景利路漕爲刻石仍以石本寄公公荅書云龍門拙句斐然妄發閣下仍刊翠琰示方來言詩之人得不笑我哉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者謂之詭蚩符非此謂乎噓噓

劉旦詩多稱傳

劉仲馮樞密之子旦能詩保康伯嘗薦之旦後過公墓賦詩膺門昔忝登龍客董墓今悲下馬人時多稱傳然東坡亦嘗云隻雞敢望喬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

文與可鸞鷺詩

洪覺範嘗記文與可鸞鷺詩云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碧玉深翹沙上衆禽同立有誰似汝風標然予又嘗

見一首云。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沙可憐。亦佳作也。

詠茱萸

劉夔侍郎九日登女郎臺。記杜子美詩。醉把茱萸子細看。王摩詰詩。獨插茱萸少一人。因作詩二首云。華顛帽落從人笑。不插茱萸也是閒。次云。會冠獬豸猶無勇。未信茱萸可辟邪。程文簡公和荅之云。霜枝彫翠。鴈橫秋。莫倚危樓動旅愁。菊有清香樽有酒。茱萸不插也風流。又云。秋風臺上起高歌。把酒看花意已多。屈軼不生神豸死。結茱萸爲佩欲如何。

詩不厭改

韓子蒼紹興初寄居臨川。周表鄉時爲宜黃丞。歲滿。公以詩送之云。往時束帶侍明光。曾看揮毫對御牀。只道驂騑已騰踏。不知鷓鴣尙摧藏。官居四合峯巒綠。驛路千林橘柚黃。莫戀鄉關留不去。漢廷今重甲科郎。其後改峯巒綠爲峯巒雨。橘柚黃爲橘柚霜。改莫戀鄉關留不去作莫爲艱難歸故里。益見其工。東坡嘗語參寥云。如杜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老杜用心甚苦。予以是知詩不厭改。其末云。漢廷今重甲科郎。意韓自言也。其後讀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乃知韓詩不苟如此。

南園柳色野塘春水

南園柳色動。野塘春水生。屢遊煩將吏。獨此守山城。韋蘇州早春詩也。今所存集本皆不載。

竹尊者

崇勝寺後有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人呼爲竹尊者。洪覺範爲賦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爲尊者。卻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韓子蒼云。始黃太史見之喜。因手爲書之。以故名顯。

李清卿詩得于衣襟

代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李清卿所作也。清卿旣死。因葬得此詩于衣襟。

孫妙仲詩啓

林亭長夏愛濃陰。來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卻來蜂箇箇。自啼還住鳥深深。山家一尺瀟湘石。掃盡雲腴齒頰清。驚破午窗箕顛夢。轉爲風外小松聲。豐城孫妙仲兩絕句也。孫有謝登第啓云。虎士開關。徬徨丹禁。龍章在御。髣髴天光。

孫妙仲作截臂行

妙仲名發。豐城人。崇寧初。尉于撫之崇仁。才一月。兇民陳平爲族人陳遇執以爲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應老且聾。平乃以誣陳遇之子洵直以爲盜。時其父爲洵直以鐵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吳某名^{志其}案之。絕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讐。欲必誣遇之子以死。俟其屍胖脹潰爛。不可別白。後發與吳所

驗時又二十日。然後醉其弟誅之。使斷一手以訴于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惟以斷手爲決有冤。于是帖宜黃簿。李涇再覆涇流外人。專以迎合爲事。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爲有迹狀。以傳會之。旣而獄具。發辯之不已。州稍悟。然業已不可盡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猶以輕罪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塞逋負而輒殘其支體者。平之姦謀旣逞。而效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賴之民。至其後。市人舒琦。吏人吳斯輩。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阻抑。或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爲。祇欲取必于官司。以濟其姦耳。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然江西之民。習俗至今猶爾也。今錄于此云。吾聞兩臂重于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華子。愚民氣焚胸。一忿敢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指。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甘心一臂捐。糞壤終身廢。臥閭閻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邨南截臂殺平人。邨北焦休還準擬。虺民虺民。用心若此。非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訴。毒人何必殘其身。聞者苦驚喧。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源。嗟哉惡俗傷仁厚。明明有冤宜勿受。一姦不濟百姦消。其致和平裨在宥。

曹衍託意爲鷺鷥貧女絕句

曹衍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載尙書出守長沙。以衍所著野史繳薦之。因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鷺鷥貧女兩絕句。蓋託意也。鷺鷥云。波瀾靜處立身孤。毳雪攢霜腹轉虛。盡日灘頭延頸望。能銷大海幾多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始遇佳期。滿頭白髮爲新婦。笑殺豪家年少兒。太宗大喜。召

試學士院除東宮洗馬監泌陽酒稅

鼓子花開也喜歡

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涼。殊無況。營妓有不佳者。公作詩曰。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也喜歡。然唐杼情集記朝士在外地觀野花。追思京師舊遊詩云。曾過街西看牡丹。牡丹未謝卽心闌。如今變作邨田眼。鼓子花開也喜歡。蓋王刊定此詩耳。

錢思公寄晏元獻牡丹絕句

元獻晏公爲丞相時。作新第于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絕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丹臺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

權常侍詩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予嘗以俚俗所作。偶閱杼情集。乃知權常侍審詩也。上兩句得則高歌失則休。何須多恨太悠悠。權又有題山院云。萬葉風聲厲。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欄。

馮嘗世人目爲金毛鼠

丞相馮當世少嘗薄遊里巷。爲街卒所繫。鄂守王素見而釋之。及使關中。素方帥渭。與之燕犒。歡甚。貽之以詩曰。吞炭難辭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思。爲呂獻可所劾。云京所至嗜利。西人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穢也。

荆公題夏敗扇

王荆公嘗題一絕句于夏敗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邊。陰森喬木帶漪漣。夕陽一馬匆匆過。夢寐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見湟川集。

韓子蒼記李太白讀詩

韓子蒼云。舊傳李白幼不羈。爲昌明縣小吏。已能五七言詩。嘗隨縣令至江邊觀溺水婦人。令哦詩曰。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廬。烏窺眉下翠。魚弄口傍珠。下句不屬。太白率爾對曰。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始奇之。

李伯時好鐘鼎古文奇字

李伯時公麟。雅好鐘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來。以先後次第之。聞一器則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爲圖記。蔡天啓嘗得商祖丁彝。李尤寶愛。因作詩以贈云。上泝虞姁亦易爾。下者始置周秦間。造端宏大町畦絕。往往世俗遭譏訕。蓋寶錄也。

詠假山詩刺荆公

陳無已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節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公也。某公荆公也。予又嘗記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奈主人愛云云。世以爲東坡所作。不知是否。

江子我作牛酥行

宣和初有鄧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親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關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復倍于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慙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會庶幾放猿絕句

吉水與敵邑接壤有會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赴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李漢老爲梅詩託意

李漢老建炎末自簽樞遷右轄未幾遷知院前後二三月而罷因爲梅詩以託意云綿霜歷雪忿開遲風笛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尙苦不甘桃李傍疏籬

王公祐贈率子廉三絕

東坡作率子廉傳略云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今當以詩奉贈旣而忘之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云云未又云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輩使求之家集而補之予嘗見王所贈率凡三絕句不止于二也

其一云。下瞰虛空臨絕澗。上排煙霧倚山巔。四邊險絕無猿鳥。獨臥深雲二十年。其二云。古屋黃崖映月關。年年常伴白雲閒。餽糧丹火何從出。四面無人見下山。其三云。心意逍遙物莫知。山中山下識人稀。想君絕慮離塵土。不是王喬卽令威。并有詩序云。率君者。容貌高古。雅性混然。故機神妙用。無得而窺也。予訪于山中。蒼艾緇黃。摘人瑕釁者。皆言率君出處不見其迹。殆非凡人也。予景慕無已。因爲詩三章寄贈云。

荆公親札詩

荆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馬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粹茹亦山雌。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卽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詔草非諫草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真用藁草之理。案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印粲與徐翰林詩云。諫書未上先焚草。御筆曾傳立制麻。案五代人然予見雅言系述載操詩。乃詔草。非諫草。

毛達可稱陳克杜子美不是過

毛友達可內翰守鎮江時。賀方回以過客留寓一日。陳克繼至。同會于郡樓。卽席克賦詩。所謂徘徊陞北顧。慷慨俯東流是也。毛稱賞曰。雖杜子美不是過矣。翌日。賀求去。毛留之。且訝去亟。賀曰。一郡豈容有兩箇杜子美。二公相與大笑。

田承君記姚嗣宗

田承君記姚嗣宗題崆峒山寺壁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相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帥延綏。因巡邊見之。大驚。索之不得。久之。表爲幕府。姚有詩。踏破賀蘭石。掃清四海塵。而張元竟走西夏爲邊患。張亦有鸚鵡詩。卒章有好置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姚又有述懷詩。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亦有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

秦益公賞孫仲鼈詩

光堯賜御書秦益公一德格天之閣牌。一時縉紳獻詩以賀。惟孫仲鼈一聯爲秦所賞。云。名向阿衡篇裏得。書從復古殿中來。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塞士文。友邦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業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劉莘老和王定國雪中絕句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雪中絕句。袁安只有高眠興。謝朓空餘後會艱。十萬健兒春瘴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邪。劉爲之一笑。蓋晏元獻爲樞密使時。西師未解嚴。會天雪。陸子履與歐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卽席賦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由是銜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作裴令公宴集。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政元豐間。朝廷方問罪安南。故定國援以爲戲。

曾郎中獻秦益公十絕句

紹興壬戌。朝廷旣罷三大將。息兵議和。曾郎中惇時守黃州。獻書事十絕句于秦益公。秦繳進于上。上喜。與陞擢差遣。任滿除台州。詩云。黃泥坂下雪猶深。赤壁磯頭江欲平。驛吏西來聞好語。蕃人已出蔡州城。和戎詔下破羣疑。無復旄頭彗紫微。屈己銷兵宜有報。先看長樂版輿歸。吾君見事若通神。兵柄收還號令新。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十丈可無人。淮上州盡滅烽。今年方喜得和戎。問誰整頓乾坤了。學語兒童道相公。連營貔虎氣如雲。聽詔人人願立勳。沔鄂蘄黃一千里。更無人說岳家軍。田父今年作社頻。遙頭聞見一番新。官軍不斫人家樹。各自持錢去買薪。江頭柳木已參天。柳色花光日日妍。驚怪田家頻得醉。今年斗米不論錢。邨邨準擬十分禾。老穉扶攜笑且歌。租稅況今黃紙放。陽城元自拙催科。淮畔風塵自此清。斯人還喜見昇平。田家盡說今年好。要雨雨來晴使晴。百丈岢峨買客船。張帆打鼓下長川。路人

指點幾垂淚。江道無來十六年。其三章稱裴度。只今真聖相者。李義山韓碑詩云。帝得聖相相曰度。蓋取晏子春秋云。仲尼魯之聖相也。其五章云。岳家軍者。蓋時江左三大將。皆以家稱之。

韓子蒼詠太平宰相

韓子蒼獻王將明生日二十絕句內一絕句云。萬里青霄發輟時。驂騑絕足看奔馳。太平宰相何人識。惟有巫咸得預知。蓋王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爲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卽以墨塗滅其字。前詩敍此耳。

宋文淵詩

諫議宋文淵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洗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睢陽道中云。竹溪咽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向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復聞南澗鐘。隱隱修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

晁以道詩爲絕唱

東萊先生呂居仁云。晁以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統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和高郵道中詩

呂居仁云。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資。其爲文稱是。嘗和余高郵道中詩。中途留眼看星聚。一夕

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余詩急迫。少從容閒暇處。

汪信民寄謝無逸詩

呂居仁云。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漢堂喬木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塵。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年來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鋤五畝蔬。饒德操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此也。

詩熟便是精妙處

衆人方學山谷詩。晁叔用獨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叔用嘗戲謂呂。我詩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呂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也。

李方叔詩文

呂居仁云。李廌方叔嘗作寒食詩云。千株蜜炬出嚴闔。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鍼燒艾檢銅人。又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王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養病不如閒

榮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卻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與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林敲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

潘邠老詩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李尚書賞秦少游詩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簷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東坡稱重黃魯直詩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稱重黃詩。季默云。如臥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邪。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能改齋漫錄卷十二

記事

清直勇

傅堯俞字欽之。素善安石。時方變新法。公以母服除。至京師。安石謂公曰。朝議紛紛。今幸公來。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新法相妨耳。因爲言新法之不善。安石怒。乃以爲權同判內銓。溫公嘗歎曰。清直勇。吾于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爲難耳。人以雍言爲然。

窮達有命

唐介字子方。仁宗朝。孫參政抃薦公復爲御史。或問曰。聞君未曾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公後以風力稱。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未嘗爲汝輩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窮達有命。汝等惟自勉耳。

王子野樂黨

范文正以言事貶。公牽子弟薦留數日。時方治黨人。大臣讓公曰。何苦自陷黨人。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涉之。幸矣。

不許冒籍欺君

陳君行嘗謂子弟曰。仁義禮智信是常等。若不守。是不等也。其不等者。不正也。君行又嘗自處州入京師。至泗州。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府戶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處州人而戶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范滄父焚進論不應賢良

范祖禹滄父。極爲司馬文正獎識。嘗爲進論。求教于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滄父疑而質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絕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爲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滄父于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呂公教讀書要字字分明

滎陽呂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聲重。聲重則記牢。

儒者讀書無用處

程伯滄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使要經便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

富家翁愛其弟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邨者。親既終堂。其兄甲。不忍羣鴈異飛。而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牽于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爲無不善者。欲開

覺隙而無其端。于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求借，輒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乘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喻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檻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焉。灌漑壅培，不倦其勞。乙又將緣是以激之，乘閒鋤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犁其地而殖之穀，乙悟其非。且將悔之，而其室未厭也。甲既鏗處而有愛妾，若將終身焉。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家事。其婦踵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而訴其主。甲曰：「吾之過矣，因逐其妾。其婦聞之，媿汗浹背。且曰：「妾不幸，不及事舅姑，而無以爲學。以至于此，而不知伯氏之德量如是之寬裕也。乃正冠帔而拜于庭，以謝不敏。卒爲善婦，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謂賢矣。求之古人，若張公藝，可以配之。當世且言偶忘其姓氏，懼其湮沒而無聞也。故書其大槩，以俟太史氏。」

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替

正獻呂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三代威儀盡在是

明道先生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李定公好儒學

李良定公，魏國大長公主所出，雅好儒學。其帥鄆日，每春大閱戰士，必先詣宣聖廟，延講經書，飲諸生。

後始及武士識者以爲得禮。

和買絹

本朝預買納絹謂之和買絹。案玉壺清話與灑水燕談二書皆以爲始于祥符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灑水燕談又以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天下于歲首給之。予案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豫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預買紬絹蓋始于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說爲是。蓋范嘗爲是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爲墓誌序其當仁宗時爲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緡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自爲條約細民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爲緡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于涼其說不誣也。

仁宗厚遣公主

仁宗皇帝守成皆遵先朝法度。時久無嫁公主事。晚年止一公主欲厚遣之恐踰舊章。乃詢皇姑魏國大長公主當年下嫁體例。公主以帝止有一女不可以己爲比。言多則實無。言少則恐沮帝意。乃答以歲月之久皆忘記。帝始加厚其禮以遣焉。

正叔不認姪者罪

李侍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

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曹瑋行兵

曹宣徽瑋守秦。有功名。能撫士。一日行兵。將及頓。日已西矣。乃申令更前二十里。宿于某鎮。軍中不樂。繼而令曰。俾某鎮務酒。不得沽與百姓。只沽與一行軍人。由是大衆奔赴。不以爲勞。

夏英公好古器珍玩

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祕者。施青氈列于前。偃臥牙牀。瞻視終日而罷。月常數四如此。

張程學

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也。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喪學。亦多資于二程。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陋等從之學。學者號子厚爲橫渠先生。天祺爲御史。正獻呂公之薦也。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旣盛。當時名其學爲張程。

吳觀音

吳侍郎待問。建安人。其父曰長者。平生惟訓童。釋以自晦。里人以其長厚。自爲吳觀音。所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又京方並登進士。爲朝臣。諸孫十皆京秩。侍郎于京師遇鄉人至。必命子孫出見而列侍焉。

狄武襄不知體

武襄狄公青平儂智高以用延州舊府蕃落騎兵之效及歸狄欲將此一軍乞于講武殿閱武試冀仁宗親觀其驍勇俄而奮擊號呼一如臨敵飛矢至殿陛仁宗遽移御坐而中官前蔽再三申命方止識者鄙其不知體楚軍遂驕因遣還邊

狄武襄不去黥文

狄武襄自拱聖長行至節度使平章事世多言狄之隸籍與參政王堯臣作狀元之年同後亦爲兩府仁宗以其然命王諭狄去其黥文狄謂王曰青若無此兩行字何由致身于此斷不敢去要使天下健兒知國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議者遽其言

石刻卮會

元祐韓中丞相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卹民急于應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說者謂石刻之一卮會也

貴賤在命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卽以二小金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兩王難當二堂

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卽武侯祠東挾卽後主劉禪祠蔣公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慈寺有蜀後主王衍銅像程公堂權帥毀以鑄鐘蜀語曰任是兩王難當二堂

魯公與旁舍生錢償鬻女直

謝逸記魯公布衣游京師舍于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感然動心免若于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于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踴曰不意君之厚賜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于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卽與四十萬錢約曰彼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若于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也

有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于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樊若水案所仇家酒額因破其家

樊若水江南人貧甚遊索鄉人不爲禮後北遊建策置浮橋采石以渡天兵江南平擢爲本路轉運使所仇之家方開酒場樊乃于歲除日賣酒衆多之次案其所入以爲額其家坐是輸納不逮家遂破焉

馬知節直誠不善書

真宗朝。簽書樞密院馬公知節。武人。方直任誠。真宗東封。下至從臣。皆齋戒。至嶽下。撫問執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時宰相臣寮。有私食驢肉者。馬乃對曰。亦有打驢子喫底。及還都。設醮宴。開封府命史屏出。貧子。隔于城外。上御樓。見人物之盛。喜顧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馬乃奏曰。貧底總。趕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真宗以爲誠而親之。事多類此。馬公一日從駕遊幸。羣臣皆賦詩。馬素不習文。真宗強之。旣奉曰。臣不善書。乞宣陳堯叟與臣書。真宗如其言。陳時爲首樞。議者惜之。

狄武襄一鼓而破儂智高

仁宗以廣源蠻儂智高寇嶺外。陷數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戰。用延州蕃落騎兵。一鼓而破。捷至。帝愀然無喜色。曰。殺人多乎。

陳諫議償直取馬

太尉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蹏嚙傷人多矣。一旦。父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圉人。乃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臣。左右尙不能制。旅人安能蓄此。是移禍于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焉。其長厚遠類古人。

章郇公與丁晉公會博

章郇公作正字日。寒食與丁晉公會博。勝且厚。丁翌日封置所負銀數百兩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郇卻

負于丁丁督索甚急。卽出舊物以償之。而封緘如舊。塵已昏垢。丁大服其量。

造九鼎

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外七八里。陳州門是也。仁宗時。有陳道士修葺亭臺。栽花木甚盛。呂氏家塾記云。一日。學院諸生偕往。見石一截。黃色。用木牌標記曰。萬年松化石。僉曰。如何對得。晉之叔曰。三日雨爲霖。呂氏所記松化石。乃西川物耳。徽宗崇寧四年歲次乙酉。製造九鼎案。製造官魏漢律狀云。承內降鑄造鼎範。內帝座甬。如天之正畢之數。外有六圍。若易之六爻之象。中疊五重。以應九五之龍。惟上九虛之。其五重。謹案師旨。合用萬載松化石并龍牙石。各一尺二寸爲一重。用松石一塊。周圍第二圍用龍牙石一塊。亦用寶器捧。第三圍第四圍各用松石一塊。亦高一尺二寸。第五圍用龍牙石一塊。如乾之六爻。上九之爻。所有合用龍牙石并萬年松化石。自皇祐間西川取到。祇備造鼎。今見在城南玉仙觀內。有此石五段。松石三。龍牙石二。並堪充今律鼎中五圍使用。伏望詳酌。獨賜指揮。下所屬取索前來。應副。然則崇寧所用松化石五段。乃呂氏所記之石也。據魏漢律狀稱。皇祐間西川取到。祇備造鼎。乃知仁宗朝已嘗議造九鼎。

監酒要術

乖崖張公嘗有監務之官而辭于公。因以請教。公曰。監酒稅之法。初無多言。但好醞酒剩饒人。則沽者衆矣。卽是要術。

狀元焦

元豐八年，尚書戶部侍郎李定權知貢舉，給事中兼侍講蔡卞，起居舍人朱服，同權知貢舉。其夜四鼓，開寶寺寓禮部貢院火，承議郎韓玉翼，王宮，大小學教授兼穆親宅講書翟曼，奉議郎陳之方，宣德郎大學博士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別更得焦蹈爲魁，諺曰：不因開寶火，安得狀元焦。

張天覺論詞臣之文

張天覺嘗乞擇詞臣而言。蓋自近世文館寂寥，向者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文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檢書，間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是已。臣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老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邨女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穉子吹埙，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陛下所用出詞令，行詔誥，以告四方，而揚于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云云。

閻立本畫

博陵閻公總章右丞相，終于中書令，藝兼後素。時謂丹青神化，此其蹟也。唐人張彥遠出鳴琦三相家，風流博雅，著書記曆代畫，第閻上品，而西域圖在所錄。又言王知慎亦揚之，則傳世者非一本。此弊刺諸馬多闕，而剪髮二人全失之。比見摹本，自高麗來，采筆殊惡，而馬之灑乳者，與人之剪髮者皆全。信外國自有唐時摹完本，今取其全者備見之。且以浚都世臣大家祕藏圖史，以奇勝相高者極衆，至于閻蹟乃少。

遇其惟呂申公家有唐太宗步輦圖引祿東贊對請公主事皆傳寫一時容貌贊皇李衛公小篆其語采色神韻與此同出一手而張記亦曰時天下初定外國入貢詔立本寫外國圖而注指西域則奉詔所爲者卽謂是耶信真蹟果不足疑舊傳其書狄梁公之蹟觀其端重和勁稍不類褚薛亦或當然竊嘗愛彥遠多識著論得雅馴引謝安言韋誕書凌雲臺已釘榜籃懸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鬚眉盡白因戒子孫絕楷法而王子敬正色詆之曰仲將魏大臣豈有此信如所說魏德之不與迺以子敬爲知言因論閻令旣爲星郎不當有臨池之辱況太宗治近侍有拔紹之恩接下臣無撞郎之急豈得不通官籍直呼畫師以至丹青之譽非輔相之才丹青固不足以輔相而所以爲輔相乃不在丹青淺薄之俗舉一廢百而輕藝嫉能一至于此良可於邑由是言之窮神之藝自不妨閻令之賢斯人果賢適增畫重愚因取其說而併書之元祐六年辛未九月龍眠山人李公麟伯時題右伯時跋閻立本西域圖廬陵王方贊侍郎家有之其孫瓌變玉寶藏之大觀閒開封尹宋喬年言之省中詔取以上進時廬陵令張達馮郡法掾吳祖源被檄委焉因竊摹之于是始有摹本有張天覺跋云崇寧甲申十二月甲寅瓌玉舟過善溪盡得其家藏閻令王維王宰韓幹邊鸞周昉畫閻之佛書曰心如工畫師畫之妙出于心猶足以濡毫設色造化物像況心之妙薰以正法無間斷哉信安程俱致道有詩云大塊浮空轉兩輪越南燕北共毫塵齊州古莽應相笑夢覺何人定識真黃岡何頡之斯舉亦有詩窮荒未信子年欺自笑山林老一枝海上常思龜殼倦天涯欲化鳥工窺丹青閻令如曾到氣俗張鸞舊獨知公喜著書尤博雅山經暇日補殘遺

俞溫父判語

利州路憲俞溫父判狀多云。送某州縣依條施行。時提舉常平謝皓。新改官。卽除監司。笑謂俞曰。使者判語誠不易。溫父曰。州縣英俊多。若一字有誤。所損不細。正要如此。

神霄樂鬱羅蕭臺

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劉棟密奏。臣民事物。皆可有二。至于宮聲。豈有二哉。徽宗感悅。嘉其愛君。卽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棟辭不受。棟字守翁。棣州人。初以八行舉。遇可韓司丈人。授以景虛玉陽鐘法。徽宗依其說。命鑄鐘十二。召九天。範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黃麾仗。奉安于寶籙宮。鐘備成。授通直郎。靈素又建議築鬱羅蕭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棟言圓壇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人瀆神。恐非天意。遂已。

青帥許王沂公遠大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何爲抵此。王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郡守父老致逆。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歎曰。君所謂真狀元矣。遂許之遠大。

歐陽文忠服章郇公非賣恩

章郇公在中書。歐陽文忠公初自夷陵縣令貶所回。復館職。通判滑州。以書與公求一郡。公答之。無可意。

文忠不悅。俄而擢知諫院。一年中歷三字。直龍圖。爲學士。河朔都轉運。文忠始服公非賣恩者。

諫院得人御史稱職

仁宗慶歷初。急于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君謨時爲校勘。乃爲詩慶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士林相賀復相權。魚聞之。乃曰。予不預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從之。乃過臺爲御史。卽除蔡代知諫院。是時。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旋拜中丞而卒。

曾魯公責妓訟官吏

曾魯公尹天府。前政以不辨善惡而去。公至未三日。有倡妓訟官吏宿其家。公得牒。審其意在譁毀。公殊不形聲色。唯命檢閱有無胎孕。旣得驗狀。無有。始責以故欲穢污衣冠。重刑而械之。都下善良。翕然稱頌。小人畏縮。旋卽執政焉。

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

乖崖公張詠嘗典陳州漕使。檢點米倉。見近納不當支者有新印。疑而詰主吏。吏答以月支官吏俸米。漕移文詰公。公批于後曰。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付案不行。卽時遣送漕。自出衙門。坐于樓下。俟送漕使。漕使不得已。倉皇而行。

陳諫議家法甚嚴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行開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亮女。日執饋馬于朝路。語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庖。自是隨山妻下廚耳。馬遂語塞。

章郇公代副樞叱報慶者

章郇公在翰林十二年。當劉太后時。人多微倖以希大用。公乃中立不倚。晚遷承旨。最爲久次。及副樞李公諮卒。公始代之。時有親吏聞命。即徑造齋閣報慶。公厲聲曰。無妄語。乃叱出之。

宋參政不奏補奴隸

宋參政綬常患仕路人色多冗。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隸補班行。公獨不奏。議者佳之。

杜祁公通變

杜祁公兩帥長安。其初多任清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麤質。袴至以布爲之。及再至。事體皆變。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裏肚勒帛。長安父老見公通變。皆曰。杜侍郎入兩地去。旋踵召知天府。入樞密。遂爲相焉。

柴主與李主角富貴

仁宗朝。駙馬柴公宗慶與駙馬李公遵勛連袂。柴主賢而李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詣柴第。柴之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之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曰。

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緡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上送官。

對徽宗詩句

徽宗嘗作詩句。命蔡少保居安賜元長云。相公公相子。元長遽對以進曰。人主主人翁。徽宗又因宴近臣製詩語云。北斗七星三四點。唯曹希蘊能對之。云。南山萬壽十千年。

公主稱

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至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八日。臣寮建言不便。以爲古者婦人稱姓。故周曰王姬。猶宋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爲商後。非姬姓。不可以稱。用是改正。

四亥四丑

章子厚乙亥年生。與曾子宣同年。曾子宣以丁亥月辛亥日己亥時。子厚遂呼子宣作四亥公。然蕭注亦以癸丑年生乙丑月乙丑日丁丑時。亦是四丑。

閏不同

神宗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時。知定州薛向繳大遼國所印歷日。稱閏月乃在十二月。與本朝不同。乞送司天監重定。時議者以兩朝賀正之禮爲疑。而臺章以爲正朔爲大。賀正爲小。兩國之閏不同。卽不過本朝之使。先期而賀正于彼。彼國之使。後期而賀正于此。其于後先正。相去約二十來日而已。料彼必

不肯改以就此。則本朝豈得改而就彼乎。其後本朝竟不曾改。予記北夢瑣言路振九國志載。王衍在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俾于界上求得唐歷。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乃知古來有此事也。

王祐植三槐

太祖疑大名符彥卿跋扈。命知制誥王祐往察之。謂曰。汝能爲吾辦此。當任汝在趙普之右。祐還言。彥卿但恃舊驕恣耳。實無異心。臣請以百口保之。上怒。貶祐華州行軍司馬。將行。植三槐于第中。便坐曰。吾中子他日必位三台。貶十二年。乃得還京師。祐曾孫克云。王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

會滁州誤呼庫爲庫

會子開知滁州。覽訟牒。誤呼庫爲庫。其人云。某姓庫。子開遽于庫字上增一點。云。庫豈有點乎。然南北朝有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官都郡王庫狄伏連。皆複姓也。後漢亦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獨姓庫者。庫音敕。廣韻音始夜切。又齊有庫狄迴洛。庫狄盛。庫狄于。又周有庫狄昌。蓋本無庫字。後人除一點以爲庫別耳。

會公亮得龍脊王荆公得龍睛

陸農師云。相家說龍。人臣得其一體。當至公相。如會魯公公亮得龍之脊。王荆公安石得龍之睛。

箕子易牙名

箕子名胥。余見司馬彪注莊子。于他書不見。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杜祁公問賈黯以生事有無

賈黯以慶歷丙戌廷試第一。往謝杜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爲無取邪。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君爲之歎服。

甘露

紹興辛亥冬。撫州祥符觀松降甘露若飴。有郎官徐其姓者。獻甘露古松詩于太守。其詩略曰。仙臺之陽。石壇東。下有亭亭太古松。又曰。至誠感格合天意。露零青松眞上瑞。云云。太守以爲祥。因奏于朝。坐言章罷郡。先人時謂予曰。熙寧六年冬。建昌軍距城五里。甘露降于進士徐上。交別業大松上。濃厚如酒。其味香甜。上交折獻于太守張郎中子方。子方率僚屬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皆叫呼曰。此山松上亦多甘露。何獨彼邪。各持松葉餽弄。以示不誤。時有野夫賣藥于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爲甘露。露從天降。必徧于數畝。豈止松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告縣者。令因出案之。有道人笑焉。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夫壽促。必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松殆

將稿耳。官人若不信，請寬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榮也。令如其說。至期果驗焉。軍民得其說，因省景祐丙子城西天慶觀松。昔嘗一枝有甘露，因往驗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枝，果已先朽。張守因不復奏知。先人因言鄉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實非也，乃松液耳。

荀卿爲孫卿

戰國時荀卿，姓荀，名況，趙人。所著書號荀子。後有跋尾云：爲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其後又稱孫卿者，四唐楊倞注云：爲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嘗疑以荀爲孫，未曉所託。偶見孔穎達曰：漢宣帝諱詢，故轉爲孫。

斥中貴

洪玉父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申有中貴人到，要請鑰匙開門。公令開，既入見，公謂曰：朝廷還知張詠在西川否？況川中兩經兵寇，差詠治亂，令中貴人入川，比欲申地主之禮，如何須得中夜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公幹當？中貴曰：銜命往峨眉山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或先奏後斬邪？中貴悚懼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如此道，卽是卻令出北門宿，來早入衙。下榜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燒香入內，內侍省王某參。公判榜子，既銜王命，不敢奉留，請于小南門出去。其嚴正如此。又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有廢疾中貴人在郡寄居，多沽私酒，恃結連內侍，輕州縣不法。公始善諫之，俾自悛戢，輒出大言。公命吏搜捕，盡得其醜具，依法盡行。

遂奏乞中官老廢者不得家外郡朝廷喜之真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灑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縣科民開淘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箠撻役民黃憤然毆之中官卽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緣何毆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卽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黃後爲才吏仕至發運使。

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

太宗親征北狄直抵幽州圍其城俄一夕大風軍中虛驚南北兵皆潰散而諸將多不知軍駕所在唯節度使高公瓊隨駕上于倉卒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翌日欲行軍法高奏曰夜來出不意諸將若有知陛下所在豈陛下之福邪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上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太后爲天下母議者以爲有陰德之助。

楊文公辭誥潤筆與同列均分

楊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真宗作內外制當時辭誥蓋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願出其手俟其當直卽乞降命故潤筆之入最多于衆人蓋故事爲當筆者專得楊以傷廉遂乞與同列均分時遂著爲令。

曾魯公神明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中書過鄭方在宴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盆曾卽曰那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爲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爲然遂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驚因謂曰君知

即獲。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單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爲神明。遂引復翰林。尹開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大傅。使相。致仕。

唐公肅遠識

待制唐公肅雅有遠識。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劇相善。居水櫃街。與晉公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晉公。將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員外郎李旼往諮其由。唐曰。謂之入。卽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某歲。晉公黜嶺外。李復謁唐。唐曰。果然。蓋丁之才術。乃唐李贊皇之流。勳多而德寡。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冢庶僚。若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遠識。

張知常不認同舍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于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而不認。人所不能也。此事縉紳類能言之。而汪彥章爲公碑銘不載。何邪。

晏元獻節儉

晏元獻與兄手帖。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奈何奈何。記文本及寄殊生日衣服。及孩兒嬾子等信物。甘子黃雀鮓等。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況人事有何窮盡。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白守。

分爲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必待豐足。嘗見范應辰率家人持千齋。自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爲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第宅。免于茫然。此最良圖。況宦游有何盡期。兼官下不可營私。魏四工部然須內外各具儉嗇爲先。方可議此。殊家間僕使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豬肉。其兩數或回換買他魚肉亦只約豬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爲宗親及相知交游言之。建節之說。皆虛傳也。今邊事尙未息。須當他重委。乃建節。或兼且命。必不于優閒處用此職。況須因干求經營方受。殊一生不曾干求。況今雖經位極人臣。更何顏求。寬是以須待出于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須恬靜。若非久特差。則遠近高下。應難推避。不然。則必事能求請。凡虛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知恥者。量力度德。常憂不能任者。不妄當負。以重愧責。是以終無僥求。其更識高者。非親耕不食。非親蠶不衣。闕壞數字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膏血。縱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再拜。十一哥贊善十一嫂縣君坐前。十二日。右晏元獻公手帖。予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觀慶歷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于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然則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誰。大抵善觀人者。不于其顯。必于其幽。不于其外。必于其內。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曰官下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約本于節儉。至引古人非親耕不食。親織不衣。茲非畏獨根諸中而不欺者邪。昔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子書。戒其在官欲附致朱砂。乃知歐陽公所養。不無所自。

矣。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考公手帖。則曾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謫辭云。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歟。沈存中著書稱。公對聖語。臣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塗說。以誣大賢。予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蔡條西清詩話

宣和五年十月乙丑。臣寮言。徽猷閣待制蔡條私撰文一編。目爲西清詩話。其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奉聖旨。蔡條特落職勒停。

徽宗賜王黼第御書七牌

宣和五年十二月。徽宗賜太傅王黼私第御書載廣堂。膏露堂。龍光亭。十峯亭。老山亭。榮光齋。隱庵。七牌。薛昂黜用史記西漢諱蔡京名。

崇寧初。薛門下昂爲司成。士人程文有屬史記西漢語者。薛輒黜落。元符中。嘗上殿乞罷史學。建炎初。言章謂薛爲蔡元長私諱其名。薛嘗對客語。誤及蔡京。卽自批筌其口。

鄭文肅案姦賊流馮士元

仁宗時。開封府豪吏馮士元挾狡數通貴要。多爲姦利。睚眦必中以禍。操制一府。畏甚于尹。都人目之爲京兆。鄭文肅天休知開封府。廉知罪惡。窮案姦賊。悉得其受賂橈法之狀。權貴多爲請者。了不以聽。獄具。

奏流海高家沒償贖穀下懷然

蔣希魯建西學宋宏宥其像于文翁祠

禮部侍郎蔣堂希魯宜興人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中親較才等勸成學者于府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廡舍既而常山宋公尙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卽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嚴君平鄭子真司馬相如楊子雲蜀士先賢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爲之贊至公略云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迎不將微司理幾誤殺人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聖時初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覺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公意疑具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公持益堅彼乃怒曰掾懦邪公曰今觸奏坐懦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子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邪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詳勘之乃是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嚮幾誤殺人

李昭述得古銅符

禮部尙書李昭述字仲祖宗諤子也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乞近藩未報無何掘地得古銅符文曰許昌詔下果得許

鄭文肅復西湖舊堤

鄭文肅天休。仁宗時知杭州。郡中西湖環三十里。溉湖上良田千頃。唐李泌卽湖中作陰竇。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資汲者。武肅置撩清軍以疏其惡。自錢氏納土至公居郡時。凡六十餘年矣。而湖穢不治。豪奪以耕。僧侈其宇。浸淫蠹食。無有已時。公案舊記復故堤。程工無慮十萬。調境內丁夫闢之。湖利大興。

蔣臨川摘大姓李申罪棄市

蔣侍郎堂。初知撫州臨川縣。縣有大姓李申。積爲民害。乃復僭擬亡制。動作不法。承前宰無敢摘其罪。公至。緣事捕治之。盡得其姦狀。卒坐棄市。害根鋤去。闔境慰悅。

鄭文肅取倉腐粟爲己俸飯

鄭文肅天休。初爲湖北漕。荆南屯禁卒。譁言倉粟腐不堪食。公命掌廩者給爲己俸。因會客日。試取作飯。舉匕而盡。曰。孰謂不可食邪。譁者遂息。

洪覺範因張郭罪配朱崖

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峽州。以醫劉養娘識張天覺。大觀四年八月。覺範入京。而天覺已爲右揆。因乞得祠部一道爲僧。又因叔彭凡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因往來于張郭二公之門。政和元年。張郭得罪。而覺範決脊杖二十。刺配朱崖軍牢。後改名惠洪。

罷史學

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薳爲翰林學士，蔡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于先王之學，而不流于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于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胡宗師以奏樂韶節義落職宮觀

鄒道鄉浩，初謫新州。有楚州布衣樂韶，素爲浩交游，不憚萬里煙瘴，誓與同行。至荆南，浩或聞官司捕韶，恐于韶不便，急遣韶還。韶確然不回，浩以病留荆南數日，堅意遣韶，韶不得已，改易姓名，隱居桐柏山。久之，浩復官，江淮發運使胡宗師感韶之義，奏韶節義，至崇寧初，宗師方以寶文閣待制知瀛州，言者指前事，遂落職，提舉宮觀。

責降朱師復制

崇寧元年八月，廣州制勸院勘到前知廣州朱師復賊私不法及交通蘇軾等事，制曰：朝散郎知袁州朱師復，事上之義，莫先于首公爲臣之汙，無甚于毀節，爾諂交軾，轍密于唱和，媚傅安，李陰圖進，遷忘先帝識拔之恩，比姦臣腹心之黨，素乏閑家之道，老無戒得之心，賄賂公行，貪賊具得，獄成來上，士聽有孚，宜正刑投之散地，往思懲戒，毋重悔尤，可責受建安軍節度副使，興國軍安置，至紹興四年，其孫朱秉文陳請，遂復官，至紹興五年八月，官員白劄子，伏觀朱秉文申請祖父朱師復不合與蘇軾往來，緣此入元祐黨籍，六月十三日，奉聖旨復實文閣待制者，朝廷哀憫元祐黨籍之人，以直節正論，橫爲蔡京蔡卞等擠陷，因下詔追復官職，祿其子孫，然其閒卻有偶得罪于元符紹聖間，其家子孫因肆欺罔，朝廷旣無實籍考驗，吏部止據平江府黨人碑石，夤緣假借，例蒙推恩，如朱師復之流是也，紹聖初起知廣州，內外臣寮未有因改元通賀表者，師復獨云：建元易號，蓋率由于舊章，纂聖錫名，示遙追于來孝，又云：龍去鼎湖，麟悲魯國，遺弓未絕，棄屣猶新，鬼瑣乘時，雖異伯高之復惡，朋邪害政，殆如伏氏之劇言，法度典章，廢格幾盡，朝野內外，譖譎交興，蓋義理出于人心，未之或改，而事業措之天下，焉可厚誣，其謝章惇啓云：主辱臣死，古有是言，義重生輕，今無此士，恭惟神考登用大儒，發揮聖經于世道交喪之餘，新美百度于誕信相欺之際，豈特範圍一世，固將冠冕百王，惜鬼瑣之弗殲，致典章之不泯，宮車晚駕，陵土未乾，旁招北闕之書，早副西臺之筆，肆爲譏詆，殆不忍聞，誰能効趙嬰之忠，行其所易，豈復慕包胥之志，誓以必行，其安置興國軍謝表云：首元祐之謫籍，二紀于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夤緣軾轍之度嶺，初一承顏，前後

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奉聖旨追復寶文閣待制更不施行。

打破筒潑了菜

童貫自崇寧二年始以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造御前生活又差委製造修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火德真君觀緣此進用被寵繼西邊用兵又以功進于是縉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而士論始沸騰矣至以蔡京爲比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笑面夜叉

建中靖國元年侍御史陳次升言章以蔡元度爲笑面夜叉其略云卞與章子厚在前朝更迭唱和相倚爲重造作事端結成冤獄看詳訴理編類章疏中傷士人或輕或重皆出其意主行雖在子章卞實啓之時人目爲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

目米元章以顛

崇寧四年米元章爲禮部員外郎言章云傾邪險怪詭詐不情敢爲奇言異行以欺惑愚衆怪誕之事天下傳以爲笑人皆目之以顛儀曹春官之屬士人觀望則效之地今芻出身冗濁冒玷茲選無以訓示四方有旨罷差知淮陽軍其曰出身冗濁者以其親故也。

修御殿爲潛德觀

太祖太宗在民間時嘗寓澶淵其所憩之地在城中爲邸舍以甌瓦覆之號爲御殿崇甯四年徽宗以爲非便下本府將御殿建道觀以潛德名之

許風聞言事

大觀四年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職耳目之任舊許風聞庶幾邊防動息州郡不法得以上達近有陳請不實重行黜陟之文例皆偷安苟簡避罪緘默甚失設置之意可仍舊許風聞言事

補張清太醫助教

大觀二年鄧州南陽東海村有張三婆患雙眼疼痛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提出眼睛將銅針穿過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喫了自後所患眼目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大醫助教不理選限

以太祖陳橋傳舍爲顯烈觀

崇寧四年徽宗以太祖啓運踐阼之初實自陳橋其地今有傳舍往來踐履非所以稱朕顯揚祖烈之意遂以其地建立道觀以顯烈爲額

陳噩行外制落職

政和元年六月陳噩行外制臣寮上章云或甚失體制或不應事實或違背經典夫朕者帝王之稱以詔告臣民而噩行徐處仁譎知蘄州告詞乃于具官姓名下用之此所謂甚失體制者也差注之失謂應差近遠之類王黼以稽留敕命降秩而噩乃謂致差注之失此所謂不應事實者也周官以八法治官府其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謂事之故常。疆行李孝稱復官告辭。乃云復爾官常。此所謂違悖經典者也。比者奉宸失金。監官降秩。而疆謂致盜竊之敢行。夫宮禁之中。或容小竊。若盜竊之敢行。則安有是理。此尤疏謬之甚者也。奉聖旨。罷落職。知和州。

能改齋漫錄卷十三

記事

郎中知制誥

宋景文公帥真定。時漕使周浩郎中已罷。李維少卿方到。宋公往見。參狀稱運使郎中。李怒曰。我非郎中。辭不受。典賓以情懇。宋曰。沿襲前官之誤。願賜矜貸。公題一詩于狀後。以遺李。末句曰。若向西清遇榮顯。少卿只合作郎中。李詰其故。宋曰。國朝故事。無少卿知制誥者。若當制。卽少卿改授前行郎中。李愧謝之。

吳有方奏神宗宜檢視政事

熙寧七年旱。神宗遣御藥吳有方詣集禧觀設醮。且諭以久旱齋心致禱。庶有感應。汝宜前期檢視醮科。有方奏曰。臣固當檢視醮科。陛下亦宜檢視政事。帝不悅。翌日。帝笑曰。吾昨夜三復汝言甚當。足見汝之用心。吾已修政事。答天戒。汝更宜爲吾嚴設有方再拜。往庀事焉。

朝廷曰退宴遊曰歸

陸農師嘗言。禮記。朝廷曰退。宴遊曰歸。蓋在朝廷當以退爲心。在宴遊當以歸爲心。然公之立朝。終以此爲恨。

子衿在鄭詩之末

神宗御通英閣。問近臣子衿之詩。何以在鄭詩之末。皆莫能對。帝曰。此無他。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衆再拜呼萬歲。

楊震急逐鶴去

徽宗在藩邸。楊震給侍左右。最爲周慎。嘗有雙鶴降于中庭。左右皆賀。震急逐去。曰。是鶴非鶴。又一日。芝生于寢閣。左右復稱慶。震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任彌篤。

大相國寺額

大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寺十絕之一。政和中。改爲宮。御書賜額。舊榜遂爲高麗使乞歸。其後復改爲寺。御書仍賜今額。

同時位太師

蔡元長語元度曰。弟骨相固佳。但背差薄。腰差細爾。元度笑曰。太師豈可有兩人。其後同時位太師者。公與童貫。鄭存道。凡三人。

真宗親爲教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贇。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真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甚善。吾嘗親爲教授。張耆等拜于庭下曰。實臣等之幸也。乃命張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崇勳。夏守贇爲學察。安守中團練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司戶受節度使節制

文潞公以使侍中留守西洛。時薛迺以汾州司戶爲京西漕司帳官。往修謁。典賓請致參。薛怒謂曰。迺是漕屬。有何統攝。典賓以告。移時公出。據坐。命典賓揖薛庭參。曰。京西帳幹與西京留守卽無統攝。然侍中是河東節度使。汾州司戶合受節制。遂贊謁六拜而退。

賜服帶

元豐官制。寄祿官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緋。皆准式佩魚。未至而賜服。于銜內帶賜。今人爲文。尙仍舊制。云賜三品服。賜五品服。非也。又著令。侍郎直學士以上服御仙花金帶。人或誤指爲荔枝。近年賜帶者多。匠者務爲新巧。遂以御仙花枝葉稍繁。改鍛荔枝。而葉極省。非故事。然莫有以爲非者。

王子純免屠城而突生

樞密王公子純攻洮州。坐于城下。議欲屠城。忽牆圯。有二戎卒操刀嚮公。遽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飲乳于亡母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是年突生。

姚雉召故寨主子畢親禮

姚雉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雉以邊帥赴闕奏計。呼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官守邊寨。有將姚某。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旣喪。無以自存。子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尙記姚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雉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

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問邪。嫗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嫗。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克寬畏僕郭福

宗室克寬。素不蓄財。惟喜繩索。人呼爲索子。太尉雖暑。月裸袒。常腋挾二氈毳。身纏數鐵繩。稍醉。則以鐵繩傷人家僕郭福。眇小無藝。然克寬常畏之。每在外被酒。擲弄鐵繩。郭福必詬吐使歸。克寬遂拱手還舍。莫測其故也。叔昌與克寬同宅。言之甚詳。必不誣也。

文正公願爲良醫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詞求禱曰。他時得位相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旣而嘆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願焉。無乃失于卑邪。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于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旣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林績毀張嗣宗妖術印

南劔尤溪林績。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

自龍虎山至。謂能卻禍邀福。百姓翕然以從。績視其印文曰。嘻。乃賊物耳。昔張道陵再傳至魯。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漢川。垂三十年。方敗于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印所以有陽平治都公之文。今有道之世。詎容妖賊苗裔公肆誣罔以害吾治邪。于是收治之。聞于朝。毀印。而江左妖學遂息。

罷舍法卒如黃裳言

黃冕仲尚書當徽宗之初。蔡元長議欲推行太學舍法于天下。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若遵祖宗舊章。以科舉取士。其後公私繁費。人不以為便。罷之。卒如公言。

賜藏書閣名稽古

大觀三年九月乙丑御筆。比聞諸路州學有關藏書。皆以經史爲名。方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言。應已置閣處。可賜名稽古。

詔所在置教授

大觀四年八月詔。所在學生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教授二員。其不及八十人者不置。以本州見任有出身官兼領。

復會布蔣之奇資政學士

大觀四年十月聖旨。會布蔣之奇初雖異論。中閒曾開陳紹述。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

乞編皇宋政典

大觀四年十一月尙書右僕射張商英奏乞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奉聖旨依。

詔禁外製衣裝

大觀四年十二月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製之人以戴瓊笠子著戰袍繫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

禁淫哇聲

政和三年六月尙書省言今來已降新樂其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研鼓十般舞之類悉行禁止。御賜酒名清醕。

政和三年六月鄭紳奏以皇后弟許造酒元名坤儀欲乞別賜酒名奉御筆賜名清醕。

御筆宮觀寺院不得稱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以此改定。

奏禁止聖名字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

禁名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徐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蓋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況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寶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頊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元祐間文彥博之子守河陽作堂以迎彥博之來蘇軾名其堂曰德威蓋取書德威惟畏之意言者以謂德威惟畏乃堯事不當以此名其堂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更改恭觀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筆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禁瀆侮混元皇帝名

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字伯陽及諡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

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政和八年詔有司使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開于其中出論題

詔史記陸老子傳爲列傳首

政和八年詔史記老子傳陸子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表敘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

詔學生添大小經及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七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高士從五大士正六上士從六方士正七闕士從七居士正八逸士從八隱士正九志士從九

詔禁以天字稱

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為稱者。竊慮一禁約。依奏。

討論履制度

政和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絢履上飾也。總飾底也。綦履帶也。古者寫履各隨裳之色。有赤寫白寫。黑寫。今履欲用黑革為之。其絢總純綦。並隨服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奉聖旨依議定。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為樣制賣。禮制局奏。先議定履各隨服色。緣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別。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上。減去一總。並稱履。從。發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總。純。並稱屨云。

封羅漢作應真

政和八年御筆。羅漢已改為無漏和尚。未加封爵。可封作應真。

詔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以經術

政和四年詔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一導以經術。迪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焉。

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啓簡牘樂語

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啓簡牘樂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嘗聞陳瑩中初任潁昌教官。時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公聞之。因遂薦諸朝。不以爲忤。

唐元結名

嘗有臣寮上殿。徽宗問唐元結名之所自。奏曰。一元之氣。融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嶽。

契丹之法

司馬文正公言。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尙者。將戰則選兵爲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甲。處于陣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于中間。其下者不給衣甲。處于前行。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于騎射。又民爲盜者。一犯文其腕爲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則斬。不須案籍而罪不可掩。

河中府浮橋

河中府河有中潭。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爲浮橋。鑄鐵爲牛。有鐵席。席下爲鐵柱。埋之地中。以繫橋。緝張燕公爲之贊。自是橋未嘗壞。慶歷以前。河水數西溢。浸朝邑。民苦之。屢請塞堤。蔣希魯知河中府。始

塞之。自是每歲繕修西堤。及劉元瑜知河中府。河水大漲。不得決泄。橋遂壞。鐵牛皆拔。流數十步。沈河中。中潭亦壞。自是不能復修。津濟阻礙。人畜數有溺死者。英宗時。有真定僧懷昂。請于水淺時。以緇繫牛于水底。上以大木爲桔槔狀。繫巨艦于其後。俟水漲。以土石壓之。稍稍出水。引置于岸。每歲止于出一牛。至治平四年閏三月。新橋乃成。然中潭亦終不能立也。賜轉運使張燾等獎諭。其僧亦賜紫衣。

樊知古薦河北令簿

查道。江寧人。文徵之後。少貧。太宗時進士及第。在河北爲主簿。廉介。與妻採野蔬雜米爲簿粥。以療饑。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旣出門。他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于是餘民大驚。逋稅立辦。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歸賣藥。會樊知古爲河漕。素知道節。行欲薦之。道辭以與本縣令葉齊。知古曰。令素所不識也。道曰。公不薦令。道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齊改京官。兼館職。道改曹州節推。後登制科。真宗時爲待制八年。知虢州卒。

劉師道解王文穆罪文穆復師道職

司馬文正公云。太宗末。民間積欠甚多。真宗初。王文穆公請除之。上曰。先帝積年不除。而朕除之。彰先帝不愛民也。文穆曰。先帝非不知此欠當除。留之以遺陛下。使結民心耳。上悅。從之。澶淵之役。萊公欲因事誅文穆。密學劉師道力解之。于上。乃得免。師道坐屬其弟子陳堯咨。以鍼刺試卷爲驗。得及第。謫官。久之。知潭州。文穆秉政。復其舊職。方且進用。會病卒。

李端懿端愿問卜人壽

李端懿端愿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易簡曰。二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奔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者如此。無乃大不均乎。遂不與卜。

真宗書魯宗道剛直于殿柱

魯簡肅公宗道。仁宗時參政事。京師富民陳子城。毆殺磨工。初有詔立賞追捕。數日。中旨罷之。魯公爭于簾前曰。陳某家豪。不宜保庇。章獻怒曰。卿安知其家豪。魯公曰。若不家豪。安得關節至禁中。章獻默然。真宗素賞魯之剛直。書魯宗道于殿柱。故章獻拔用之。

司馬光近于迂闊

神宗嘗謂呂正獻公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滕宗諒與湖學

滕宗諒知湖州。興學。費民錢數千萬。役未畢而去。或言錢出入不明者。通判以下不肯簽簿。胡武平宿來繼守而言曰。滕侯所爲非是。諸君奚不早言候其去。乃非之。豈分謗之意乎。于是衆聞其言皆慙。而簽簿卒成其業。

劉沆開遺張友直珠冠書

劉貢父云。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徑通。劉相沆謂曰。我識學士。我爲汝通之。因以歸。破其書。別錄一通。用已圖書印之。留其真本。又于珠冠之角。小書己名。乃復封題如舊。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卽真。俄知制誥。

金像

天聖中爲玉皇像。用金三千兩。至和初爲眞宗像。用金五千兩。時又欲爲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

英宗山陵不及嘉祐十分之一

陝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韓子華曰。非上旨丁寧。不能如是。歐陽文忠公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不以朕爲不孝。

熙寧月俸

唐子方謂熙寧先年。京師百官月俸四萬餘緡。諸軍十一萬緡。而宗室七萬餘緡。其生日折洗昏嫁喪葬。四季衣不在焉。今則不同矣。

陳洪進子以白金賂改父諡

陳洪進請諡于朝。胡旦揚言曰。宜諡忠靖。忠靖乃下軍之名。其子慚懼。賂以白金數鎰。乃改之。

劉庠言魯公之短

熙寧元年。劉司諫庠將使契丹。刑部覆官十餘人謁辭。庠于廣坐揚言曰。七十致仕。禮之正也。當自大臣。

爲始又言魯公之短且曰俟還日當併言之庠還未至京師一日加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卽無言矣。

王荆公司馬文正議省辭郊賚

熙寧元年兩府辭郊賜王荆公以爲兩府郊賚不多減之未足以富國今軍人郊賚不能減而徒減兩府失大體兩府果能益國雖增祿十倍不足辭苟爲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文正曰方今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苟裁省不自貴近始則在下不服臣非謂今者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彊裁省之則傷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且陪祀無功云云荆公曰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文正曰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神宗令且爲不允詔會荆公當直遂以其意爲之予以爲荆公之意乃唐常袞之言

英宗壁書師說六箴

英宗在藩邸多隱德宗婦旣寡不能自存者密使人賙之不令兄弟知也壁書韓退之師說及吳仲卿宗英六箴以自戒。

置天下常平官

神宗熙寧二年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廣惠倉相度農田水利差役利害二員以朝官爲之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小路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赦官吏失入死罪

熙寧二年赦今後官員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編管胥吏一人千里外編管二人遠惡州軍三人刺配千里外牢城自後法寢輕第不知自何人耳。

守正不阿爲賢用人當用君子

神宗嘗問司馬文正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爲賢公曰結宰相固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唯守正不阿乃爲賢耳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去孰可用公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預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徑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

宋主辰晉主參

劉器之語錄云太祖初爲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故國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今應天府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辰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以上皆劉說予案仁宗時韓魏公奏并州宜立軍名立戟置鼓角胡文恭公宿武平上言以爲宋主辰晉主參參辰不兩盛不可許至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乃知器之之意本于胡武平而器之未始知之也。

歐陽公多談吏事

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

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年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公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于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潘溫叟醫

潘景字溫叟。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愧。虞部員外郎張咸。其妾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而不育。團練使劉彝孫。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于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誼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旣而果死。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益怠。而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輒能食。其他所治若此甚衆。下蜀輻重百里不絕。

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昶血屬輜重之衆百里不絕至京師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略曰全家離錦水五月下瞿塘繡服青蛾女雕鞍白面郎纍纍輜重遠杳杳路岐長

御親賜帶花

眞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爲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爲侍眞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眞宗親取頭上一朵爲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墮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宴本爲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爲大內都巡檢使則上何不親爲太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衆皆榮之

致仕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任其功舊

仁宗時吳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案籍舉行胡武平宿以爲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任其功舊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言而全其節朝廷至今行之

唐宋運漕米數

唐居長安所運米數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大中中一百四十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蓋唐自大中以後諸侯跋扈四方之米漸不至故耳惟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東南者爲多然以

今日計諸路共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則江西所出爲尤多

鑄錢費多得少

予嘗爲鑄錢司屬官。凡三年。其利病尤悉。蓋費多而得少。其後入玉牒所爲檢討官。見紹興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僚上言。九路坑冶鑄錢司竊聞虔饒兩州自紹興元年至今。其起發過一十二萬二千餘貫。用本錢及官兵應干請給。總用二十五萬八千餘貫。卽是費官錢蓋三之二。使有利害。亦當條具措畫以聞。豈容置一司養官吏無益而有損哉。此提點鑄錢不職也。以此知利害尤分明。而議者以爲不可罷者。恐錢少故也。然大槩所獻于朝廷者。新錢常少。舊錢常多。紹興丙子。沈相當輔。以其弟嘗爲使者。悉其事。遂罷之。未及三年。嘗已卯歲。沈去國。朝廷復建司置官。不知又何耶。予案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判度支韓洄奏請于商州紅崖冶洛源監置十鑪鑄錢。江淮七監。每鑪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從之。予然後知鑄錢之弊。古今同之。會當有建白于朝。依唐故事罷之爲善。

蔭子法

國朝蔭子法。初遇郊恩。止得蔭子。不及他親。元祐中山谷官應任子。特請于朝。舍子而先姪。後遂爲故事。司馬文正除李公擇息貪吏掎克之心。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尙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于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掎克之心。

以程氏禮用尹德充

待制尹德充焯幼事伊川先生初業進士應舉策問議欲誅元祐名公卿得罪于朝者尹嘆息曰尙可以干祿乎哉不終對而出且告于程氏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紹興五年從臣有言尹宜用者遂以用程氏禮宣教郎崇政殿說書處之且除祕書郎時年七十七矣未幾除祕書少監賜緋衣銀魚象笏求去益堅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又除權禮部兼侍講進官通直郎而尹病不能朝遂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致仕進官奉議郎而卒葬會稽有奉詔解論語行於世

開封地識

向文簡公父爲母求葬地時開封城外有地識曰綿綿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術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園中向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向橫訴于府府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菜次年向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儒冠多誤身

呂居仁云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遊西池有士子方行觀歎曰執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罷應聲答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士子甚驚歎

章子厚與叔安仁令書

章申公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曰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遊士有禮而不與之

交私一切守法而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辨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四

記文

傀儡起於王家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曉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令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具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賦長嘯卻邊騎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卻邊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於是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當添以二者字。蜀公從其說。故謂之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然景文賦雖不逮於蜀公。他人亦不能到。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真奇語也。

邵康節贊王通

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讓。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

馮丞相用李泰伯語

李泰伯潛書其一曰。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牲幣。廟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馮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馮用泰伯語也。

呂與叔克己銘

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爲克己復禮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室欲。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室我室廬。婦姑勃蹊。安敢厥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闕。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疴瘁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鄧安惠表啓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太白語。又嘗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闕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蘊藉如此。

黃麗至豫章先狀

崇寧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遠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任忠厚投時相啓

任敦夫忠厚。元祐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留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

蘇景謨詩啓

衣冠晨集烏衣巷。旌旆春生綠野堂。蘇景謨詩也。又有啓云。珠璧之投甚暗。詎免驚疑。農馬之智非專。誤勞訪問。

黃公孝師右軍筆法

仁宗時。太常博士黃公孝。先有詩名。尤工字學。常師右軍筆法。深得其妙。每曰。學書當先務真楷。端正勻停。而後饒得破體。破體而後饒得顛草。凡字之爲體。緩不如緊。潤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右欲重。左欲輕。攷之古人蹤跡。其言不妄也。

東坡銘李伯時洗玉池

東坡有李伯時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之曰。斷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爲子銘其脣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璩三鹿。盧帶鈎。瑛璠瑤瑤。椽水蒼佩。螳螂鈎佩。柄珈瑣琪。璧是也。伯時旣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於積壤。

中其子頌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于是包以襖褥。棲以髹匣。昇致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未不著。後世將有讀坡銘而不能曉者。因具於此。陳峽州卽陳彥點。字子真。自號懶散云。

武后製賜狄仁傑袍金字

新唐史狄仁傑傳。載仁傑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案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昇顯位。勵相臣。乃命錄之。新史不惟不著十字。雖五色雙鸞亦不錄也。家傳云。喪親。有白鳥連理枝繞于墓側。新史止云。有白鵲馴擾之祥。

曲如鉤例封侯

崔善爲爲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臂前別有頭。新唐史止云。曲如鉤例封侯而已。

舉酒行令

陶穀使越。錢王奉之甚渥。因舉酒行令曰。玉白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應聲曰。口耳王。聖朝天子要錢塘。恩袍色動仙籍香浮。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仲謝及第啓。全用以爲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

涪溪銘

湖南涪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絕。唐上元中。邕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顏真卿書。結復爲涪溪石堂西峯四獻亭銘。皆刻於崖上石。本朝乾德中。左補闕王仲來知永州。維舟於此。留詩。元公序云。涪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湖。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中無名稱者也。爲愛之。故命曰涪溪。銘於溪口。銘曰。湘水一曲。淵洄倚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門如何。巉巖雙石。臨彼淵岸。夾溪絕壁。水石尤怪。石文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涪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王仲詩云。湘州佳致有涪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想得後人難以繼。高名長與白雲齊。

包孝肅公家訓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何丞相賀巡幸還京表

靖康元年春。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朴。因改云。擁篲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未情。仕有五瘴說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謫知昭州嘗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穀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繆乎其後鄒道鄉志完元符中謫昭州因其說以爲詩曰五瘴作詩雖不染一篇留誠指其然謂是也徐師川建炎避地至昭州感二公遺跡作詩云正言鄒子獨留名法從梅公尚有亭藥是苦言能治瘴竹生屈曲坐看經風前雲似秋前赤雨後山能燒後青戀土懷鄉頗作惡懷賢感舊歎飄零竹生屈曲坐看經者蓋道鄉昔寓居閣上忽於佛前地生五筍甚可愛地主云閣成今十年隱築堅實溝塹深闊未嘗有此州人傳之咸謂吉祥以爲爲道鄉發也道鄉因詩云基創於今正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筍自何出盛矣一邦相與傳

王履道詩文警策

黃季岑云王履道詩直須刺著天公眼便遣雷霆下取將是能讀倚相三墳五典之書且盡識建章千門萬戶之制又順斗布合宮之政分方調文鼎之神金篆浮波河伯順流而聽命瓊科宣錄清華止畫以臨壇又鳳鞋微露綉幫相皆其警策也

追贈陳瑩中葛魯卿文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攷平日素絲之

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吳正仲別何文縝。但云。切須念第一。莫打罵長行。

大遼使謝賜柑表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錫仙實於公郵。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遠於遺母。楓朝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諭言罔既。

胡少伋夢書八句頌

胡少伋夜夢遊一寺。與勒和尚納僧六七人共步長廊。少伋手持長錢。劃青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我行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寶坊。萬慮入寂。明日出山。八面受敵。勒和尚隨句微吟。旁皆太息。中有一僧云。萬慮入寂。句法甚勝。明日出山。是將動邪。似覺復寐。自理前頌。增住爲主人。動轉爲客。兩語於出山句上。廣爲八句。

東坡四言

吟哦傲兀。仰晤巖月。遇巖迎崖。銀剗玉齒。龜鬣險喙。雁鶩幪帆。臥玩我語。聲牙峩峩。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葱瓏。雲水葳絢。磻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也。皆東坡作。

東坡戲書

葑草尙能攔浪，藕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之車湖，卽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卽散花洲也。東坡屢過其家，戲書此。

選官改定方澤儀安等曲

宣和四年，校書郎韓迪撰方澤儀安之曲，著作佐郎吳次賓撰社稷安寧之曲，校書郎艾晟撰感生帝大安之曲，校書郎趙永裔撰帝籍景安之曲，正字李舜由撰充國公成安之曲。臣寮上言曰：謹案爾雅曰：卉者，蓋總草之名也。今方澤儀安之曲乃曰蔽芾之棠，合併爲一。遐方來歸，茲卉是式。然則謂木爲卉，可乎？詩曰：爲絺爲綌，蓋精者爲絺，麤者爲綌。今社稷寧安之曲乃曰：求福生民，表功社稷。曰舞以帔，曰冕以綌。然古有絺冕，若以爲綌，則字爲失律矣。感生帝之詩有曰：爲赤標怒者，帝神名也。祭之輒斥其名，何邪？帝籍之詩有曰：祀彼顯相者，羣臣相其祀事也。謂之祀彼顯相者，又何人邪？甚者樂不用中聲久矣。而其詩猶曰：於論中聲，豈不悖乎？奉聖旨，令尙書皆措置。選官改定。元撰方澤儀安等曲官，除趙永裔已罷館職外，餘并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其後艾晟進狀辨正，係道經靈寶經云：南方赤靈帝君，名同浮極炎，字赤標怒。唐開元禮立夏祀赤帝祝文，敢昭告於赤帝赤標怒等事，恭奉聖旨，前降送吏部指揮，與改正。別與差遣。

胡舜陟非顏岐撰制辭

靖康元年四月，顏岐賜出身，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之非云：其草冕冕之中書舍人辭云。

知世掌美。又潤色於絲綸。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今日知世掌美。成何等語。邪。除孫傳侍讀云。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東宮辭也。傳已罷東宮官矣。勸讀而爲此語。豈非昏繆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安雷安國再任。乃云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真定。乃云增籌幄之勝。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甚休許。景衡兼太子諫德。曰。日靜身安。李旦除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奉聖旨。岐罷中書舍人。

劾張文潛謝表不欽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穎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臣僚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欽。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即時彈劾。

奪范純仁諡忠宣議

崇寧二年六月。臣寮上言。范純仁諡曰忠宣。其諡誥去年已追奪。并元定議覆議官各已罰銅十斤。今節錄諡議如後。攷功員外郎鄧忠臣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定傾。寧惜跋前而覓後。又曰。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

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知草莽。級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鵲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奉聖旨，權發遣汝州鄧忠臣差管幹南京鴻慶宮。

翟公巽作文艱得

葉少蘊云：翟公巽作文艱得，然得必奇也。在西掖時，以草辭遲罰銅，崇寧間，與予同在試院，逼晚商量作策題，以冗官爲問，及曉問之，云：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雖止四句，然實佳作也。

林希草陸農師曾子開被謫辭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辭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稟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樸實，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格言。

答劉保衡投進古器詔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卽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翼旦山折泉湧，急流

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詔云。眷彼名區。出茲古器。旣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切。保衡繪形。刻石尚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當時失於稽攷。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歐陽公投胥內翰啓

歐陽文忠少時猶未知名。以文編投內翰胥公偃。且有長牋。所謂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是也。集嘗載之。今不錄。胥公有啓謝歐陽秀才云。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贄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弈世之詒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服膺聖域。以惟勤躡足。俊躔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覩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睟表。遐捧雄編。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適麗。以盈箱。雕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礎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貴。雖亨衢自致。靡資左右之先容。而石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歐公得之。又爲長牋以謝之。不載諸集。今錄於此云。右某啓。昨贊蕪音。仰塵紉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容。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於尺牘以必珍。始繩穿而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疏。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衰垂乎一字。龍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目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

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綵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日。毋密警效之音。兔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倥蒙惟舊。檢操弗支。乏沃若之軒轅。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歎蘼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彈化。爰以自童髮之交。翦洛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墮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錘之穎。一昨與僭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里貶於素論。篋衍弃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塗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騷人之鬱抑。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歛骸以與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於嗤笑。雖躡蹕短韻。殆無取於繫轅。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甌。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屯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贊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飲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揮。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盼睐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而增榮。示一曠而爲美。當黯闇之多暇。杜虞筆以爲文。緡旨星稠。髮陵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楮。歸耀當閭。襲以十緹。爲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陽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曾子固懷友寄荆公

王荊公初官揚州幕職。會南豐尚末第。與公甚相好也。嘗作懷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學一首別之。荊公集具有其文。其中云。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躡乎中庸而後已云云。然懷友一首。南豐集竟逸去。豈少作刪之邪。其曰介卿者。荊公少字介卿。後易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載此。云聖人之於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閒於賢大遠矣。然聖人者。不專已以自蔽也。或師焉。或友焉。參相求以廣其道。輔其成。故孔子之師。或老聃。郟子云。其友。或子產。晏嬰云。師友之重也。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而居。無悔也。希矣。予少而學。不得師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聖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嘗欲得行古法度。士與之居游。孜孜焉。攷予之失。而切劘之。庶於幾而後已。予亦有以資之也。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獲。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激懇。摘予之過。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釋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從。居與游。予知免於悔矣。而介卿官於揚。予窮居極南。其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切劘之效淺。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懷且憂矣。思而不釋已。而敝之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稱其行。今之人。蓋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也。爲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陳師道春秋索隱

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爲陳無已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並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孫仲益謝郡官啓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觀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填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舍舟由陸行三百里。至滌之全椒。而交代趙子毓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替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今所受見闕救。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救劄可以違守。孫旣見卻。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啓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興盡欲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

豫章休亭賦

豫章先生休亭賦。其卒章云。蓋嘗聞伯夷之風。何能問詹生之卜。洪駒父云。晚年稔定云。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而卜吉云。

張天覺送凌戡歸蜀記

張天覺丞相以趙諗謀逆伏誅。是其鄉里。故因送凌戡歸蜀。作記以自見云。凌公濟自蜀來謁。曰。戡周旋奉事公三十年矣。公今致身政府。戡志願畢矣。請從此辭。耕青城山。擊壤鼓腹。爲太平民。願得片言。刻石山中。傳家爲榮。足矣。應之曰。君隱矣。奚以文爲。且趙諗不軌。以辱鄉邦。吾何敢懷土哉。子是青城丈人夜夢曰。吾何負公而吾弃哉。吾以天地中和之氣。生爲靈苗。秀爲異草。仙人餌以不死。而養命治疾之功。徧於天下。吾從古以來。世生忠臣義士。武王伐紂。所賴而勝者。微盧彭濮人也。公孫述據蜀。迫用蜀士。仰藥

不懼者。巴郡譙君黃也。漆身爲厲者。犍爲費貽也。飲毒而死者。廣漢李業也。伏劍自刎者。蜀郡王皓也。託
盲避世者。任求馮信也。魏伐劉禪。而勸禪降魏者。西充譙周也。李唐二帝避賊出狩。而勤王以迎鑾輿者。
蜀之父老吏民也。且李順草寇。百日而已。乃孟昶後宮之遺息也。趙諗狂生。陰自推戴。乃南平夷界之獠
雛也。奚預吾事哉。神宗作新法度。而元祐之臣指爲桀紂。終身貶死。不負神宗者。雙流鄧綰也。哲宗紹述
先烈。而建中靖國之臣斥爲幽厲。漢東上表。慷慨論列者。公也。廢爲編氓。始終不變者。安燾二公也。吾三
川之靈。何負於世。而公見弃之速邪。於是僕豁然悟。蹶然興。急呼凌君而告之曰。勉矣行焉。爲我謝青城
丈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吾之避謗。旣失之矣。而丈人自辨。亦未爲得也。君平生急義。氣豪而善噉。當持
吾說而噉於山中。萬壑響應而震動。不亦快乎。崇寧三年三月丁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張商英
記。今張集不載此文。予案趙諗本趙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洞戎。與諸戎約降朝廷。庭臣乃醉諸酋殺
之。揚言衆叛。掩爲己功。又盡得其財物。故庭臣高貴。筮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登第。幾爲殿魁。未三十歲
陞朝。爲國子博士。忽以謀叛伏法。庭臣自河東提刑配瓊州。母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蓋報應之速如
此。然渝州風俗從古如此。杜詩。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此其驗也。天覺序謂鄧綰安燾爲忠。
而以元祐建中靖國之臣。指上爲桀紂幽厲。亦可謂無忌憚者矣。

賦圓丘象天

內翰鄭毅夫。久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暨試禮闈。鄭爲南宮第四場魁。滕爲南廟別頭魁。及

入殿試圓丘象天賦。未入殿門。已風聞此題。遂同論議。下筆皆得意。時留後李公端夢。滕作第三人。服絳牙繫鞋來謝。而鄭亦有白龍之夢。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程文。滕破題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及問鄭賦。禮大必簡。丘圓自然。滕卽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畎畝望君。成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鄭卻無陞謝之備。遂用滕記。

神宗御製祭狄青文

神宗自爲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賢。佑我仁祖。沈鷺有謀。重厚且武。昔居梭聯。功名自喜。旣登籌帷。益奮忠義。惟是南荒。有盜猖獗。陵轢二廣。震驚宮闕。羣公瞻顧。莫肯先語。惟卿請行。萬里跬步。首戮騎將。大振吾旅。金節一麾。孰敢齟齬。遇賊於原。親按旗鼓。彼長排鎗。我利刀斧。馬馳於旁。擣厥背膂。驅攘殲蕪。如手探取。奏功來朝。遂長右府。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何不淑。早弃盛時。逮予纂服。弗視音儀。因覽遺略。又觀繪事。緬懷風徽。感歎無已。遣使臨奠。用旌前勩。靈而有知。當體茲意。初。青子諮奏事延和殿。神宗問青征南。嘗有遺書存否。於是詒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神宗乃自爲是文祭之。方是時。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佑附益之也。然予家有李靖六軍心鏡數卷。其文淺近。豈僞書邪。

劉丞相謝啓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韻腳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沈中第二人。其謝啓云。對靈光之殿。難含飛動之詞。賦合浦之珠。莫殺去來之意。

陳後山李氏墓銘

陳後山爲豫章先生銘母夫人李氏墓云。李四女。有婦行。長爲洪氏婦。其死不幸。棗理是以賦毀璧也。陳之意。蓋敍豫章所作黃夫人碑。所謂毀璧兮隕珠。此碑政爲洪氏母而作。玉父建炎閒爲胡少偁編定豫章詩文。遂削今洪州印本。是已。迄今三十年。所在雕印豫章文。正以玉父所編爲定。而毀璧之篇不存。後世將有讀後山之銘不能曉者。今載之。云。夫人黃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瞳子。眉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爲女工。皆妙絕人。幼少能自珍重。常欲鍊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爲家世壻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南康洪氏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其文有權智。如士大夫。歸洪氏。非先大夫意。怏怏逼之。而後行焉。洪氏生四男子。曰朋芻。炎羽。年二十五而卒。師民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爲石州司戶參軍。犇父喪。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及舅與夫皆葬。夫人不得藏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芻。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熙寧庚戌。其舉而棄之。以元豐甲子某月。夫人沒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聲。曰。使是子安歸乎。其兄弟無以自解。說念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廬山。築亭以庇之。髮髯其平生而安之。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

愛憎兮萬事一軌。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爲我。彼詛汝兮飯汝。有席兮不嬾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芸英兮禦餓。淑善兮清明。陽春兮玉水。畸兮世兮天脫其纓。愛胃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而其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逍遙。西江浪波兮何時平。山岑岑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寂無朋兮去道如咫。彼爾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類對

期期艾艾

世間事未有無對。周昌口吃而言稱期期。鄧艾口吃而言稱艾艾。

避羊祜孟浩然陽城名

羊祜。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初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榜曰孟亭。商於有陽城驛。元稹以爲名與陽道州同。當避其諱。改爲避賢郵。乃知賢者爲人愛慕如此。

夫子鼓瑟蔡邕聽琴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鄉者某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

脊求而不得某以瑟爲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蔡邕聽之曰以酒召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狸之捕鼠蔡邕聽琴而知螳螂之捕蟬由此以進之雖國之存亡可知也

白龍見青蛇降

李嗣業爲疏勒鎮使白龍見而城不壞楊朝晟爲邪寧節度使青蛇降而水從出豈不異哉

枯松生枯柳榮

唐明皇雜錄記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呂渭傳記德宗還梁而枯柳復榮非偶然也

射石飲羽

劉向新序記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之石也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開況人心乎予乃知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史記作鏃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其事有不足怪者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文選鮑昭擬古詩石梁有餘勁注宋景公造弓射石梁飲羽

舌柔齒剛

子思子載老萊子告子思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足以相靡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

能專君說苑載常樞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樞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樞曰噫是已過喬水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邪樞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吾存以柔齒亡以剛樞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乃知老子之言蓋有所本也淮南子乃云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注曰商容神人也吐舌示老子此又以常樞爲商容何也又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輒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乃知常樞取此

有機事必有機心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遂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園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不爲劉向說苑曰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爲機事後輕前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不爲也乃知惡機心者不獨漢陰丈人也

今李膺仲舒何如昔

梁李膺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固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齊魚復侯子響齊武第四子也爲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璆有氣力上聞而不悅曰人名璆復何容得醞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夫取悅於一時而忘譏於千載可乎

倒用印

朱泚僞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其兵。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事所以貴乎權也。

婁王之器過狄寇

狄仁傑之爲宰相。以婁師德之薦。而狄不知也。非武后告之。則幾於失人。寇萊公之爲使相。以王文正之薦。而寇不知也。非眞宗告之。則幾爲深恨。由是言之。婁王之器。過乎狄寇矣。萊公事見王公神道碑。

楚蜀慰其軍

左傳。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僞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熱而濯。以楚蜀所以慰其軍。一至於此。乃知爲人上者。易與人爲善也。

二人得古意

王琳。字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尙在郢。臣之子庸敢相近。時以比倉唐。悟文侯。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楊洪武爲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笑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洪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託。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之。子曰。二人託意有在。頗得古人之意。

諷碁取怒

晉王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擣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宋謝密。字宏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碁。友人西南碁。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吳子曰。南風不競之說。本於左傳。而二人皆以諷於碁而取怒。

項羽神

蕭琛。齊時爲吳郡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於廟。李安人。齊高帝時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據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著履上廳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塚。安人尋卒。吳子曰。世言邪不干正。如蕭琛是已。至李安人者。反如彼何哉。

戰死自有冥數

太平廣記載博異志云。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屬張伯良於青陵城。與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戰。項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將夜點閱兵姓名聲。呼某乙。卽聞唱唯應聲。如是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畢。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強起。視左右死者。

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耳。本朝彭乘撰茅亭客話。載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年爲賊李順所驅。於郡署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濃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案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固無誤矣。

源乾曜舒元輿葬

太平廣記載戎幕閒談云。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闕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寮至者。貧道於簾閒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地。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瑩在闕門。先人尙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闕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闕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葬。村夫耳。問其術。乃憑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僅二十年。又案唐咸定錄載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葬。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

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與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改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與也。元與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肉食者謀

春秋左傳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劉向說苑。有東郊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時難得而易失

史記。武王已平商。封師尙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者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難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之。行十日十夜而至。盍何與之爭封。

景公反覈齊王易牛

說苑。齊景公探雀覈。覈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曰。我探雀覈。覈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探雀覈。覈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何也。晏子對曰。君

探雀鷺，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必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此與孟子所載齊宣王以羊易牛之事同。蓋孟子以宣王是心足以王者矣。其說本於晏子也。

娶盲女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成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人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子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爲之矣。

勞薪飯

晉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皆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北史王邵傳載，督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

訴失蔬圃

國初，范質玉堂閒話云：廣州番禺縣嘗有部民牒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於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爲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至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殖蔬者海上往

往有之。楊文公談苑云。兩浙有葑田。蓋湖上有菱葑所相繆結。積久厚至尺餘。闢沃可殖蔬種稻。或割而賣與人。有任浙中官。方視事。民訴失蔬圃。讀其狀甚駭。乃葑園爲人所竊。以小舟撐引而去。余乃知葑之爲田爲圃。廣浙皆有之矣。

別水味

陸鴻漸善別水味。嘗令操舟者於揚子江取南零水。俄水至。羽以勺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旣傾至半。又以勺揚之曰。此南零者矣。其人大駭曰。某昨取水至岸。便覆其半。懼其少。取岸水增之。以上出水記。予案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乃知能別水味。不特鴻漸其事正相類。

太宗用李勣蓋高歡策

唐太宗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壘州都督。高歡將死。謂其世子澄曰。少堪敵侯景。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乃知太宗之用李勣。蓋高歡策耳。

蠅漏赦

異苑晉明帝欲賜管祕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幸於筆端又須臾出帝竊異焉令人尋蠅之所集集所輒傳有赦喧然已徧晉書載記苻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俱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開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於是赦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乃知青蠅漏赦明帝時已如此然歐陽詹暗室箴云昔有苻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所用正苻堅事

度啓公稜等登

南史焦度爲人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欲就齊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百餘言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唐王起會昌三年知舉放盧肇丁稜姚鵠及第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辭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辭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顏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莫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翊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豈非筆之聲乎予故以度啓公度啓公稜等登稜等登政堪作對

沈元用策對易數有素備

沈晦元用宣和閒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主司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啓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方明昉謂予云宣和辛丑歲當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爲問偶方臘爲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祕問題以待後舉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

袞衣赤鳥

晁氏客語云富鄭公在廷潞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近時王岐公自宮祠起知紹興府有以啓賀之者云赤鳥几几方遲周旦之居東綠竹猗猗行竝武公之入相

四六用故事配今事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太學士子伏闕下搥鼓乞用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尙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啓賀之云士訟公冤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謂予作四六要當如此

作文忌切題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啓賀云：一經教子，益欽丞相之賢；累月答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諭其子汪彥章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或以爲有刺譏，用是得謗。然汪意未必然也。作文忌切題，切題則有嫌。

忘檝遺弓之句

宋莒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考試官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啓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檝；動地鼓鞞之下，戰士遺弓。蓋敍此也。故今三元衡鑑賦載此賦無結字。

用事錯誤

紹興八年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試畢，知舉張致遠句龍如淵上殿，上誦第二名賦云：有夏昏墜也。見黜於湯誥。商王顛覆也。貽誥於周書。朕記得顛覆厥德是允征篇。允征夏書，非周書也。不知可以如此用否。劉大中奏曰：昏墜顛覆之語，只是形容車字。語意雖工，要是用事錯誤。若論禮部攷校式，止合作一抹耳。

汪彥章撫州謝表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時當大歷，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高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汪彥章敬慕韓子蒼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柳公權謝惠筆帖

向見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荷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磔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卽爲妙矣。

吳元中孫觀草詔制辭

建炎初，有詔諭河北云：桑麻千里，蓋祖宗涵養之恩，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素，蓋吳元中辭也。蘇昌奉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一往以難還，日遠長安，望重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觀辭也。

吳子經言似莊子

吳子經，名孝宗，臨川人，荆公之舅。歐陽文忠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者，卽子經也。嘗著法言數卷，其論孟子苟卿揚雄論性不同，曰：稗子夜啼，拊背以安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出垣後爲狐鳴，則其口如壑，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一日問予：君非子經族邪？予答以非，是公因誦此云：似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張文定不敢比諸葛孔明

東坡文集載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則吾豈敢北海似之然不若是之蠢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死捍漢室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蠢哉已上皆東坡說予嘗見張文定答子瞻書僅千言未後云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爲之擬倫賜也何敢望回惟有一節自束髮至於終身不爲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蠢去而違之耳所示序引幸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言蚤以一日之知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改正其分高文今復納上然東坡竟不之改又以見文定之謙也

滕元發賀呂正獻啓

滕元發賀正獻呂公拜相啓云玉璫釣漱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忤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頌之

劉斯立謝諸公啓

劉斯立跋辛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元亮謝蔡薤啓

李元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薤同學舍薤旣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薤在金陵以同舍故先

謁之元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能改齋漫錄卷十五

方物

黃銀

唐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喬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如晦家。子案唐愼徽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萬斤遇火。輕速上騰。鬼神尋求。莫知所在。又案唐日華寶藏論云。銀有十六件。真水銀。白錫銀。會青銀。土碌銀。丹陽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礬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母砂銀。黑鉛銀。五件是真。餘則假。本草正文。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惡鬼邪氣。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雌黃雄黃銀也。太宗所賜黃銀帶者。以黃銀爲帶耳。時如晦已死矣。而丹砂雄黃雌黃銀皆殺鬼魅。所以太宗云黃銀鬼神畏之也。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一條稱黃銀作器辟惡瑞物也。北史辛公義傳云。公義遷并州刺史。山東出黃銀。獲之以獻。

盧橘

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檮。枇杷檉柿。亭柰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錄曰。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

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以上皆張說。然則未可以相如爲失。兼應劭亦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橘渡江爲枳

韓詩外傳。晏子曰。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爲枳。何則。土地使然耳。故博物志亦言。橘渡江化爲枳。江北之橘。未嘗化也。本草有枳殼。乃江左所謂臭橘耳。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南稱甘。渡北則橙。橙非枳也。無乃誤乎。

子魚通印蠔破山

山谷送曹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通印蠔破山。不但蕪黃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語譌以應爲印。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爲佳。故王荆公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芝齋中試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山谷以蠔而云破山。則理不可曉。案番禺記云。蠔之殼。卽藥中之牡蠣也。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爲山。今山谷謂之蠔破山。豈取蠔肉之謂邪。然韓退之亦云。蠔相黏如山。

仙茅

洪州西山有謾母觀。母乃許旌陽授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相遠。第採以作湯。則香味差別耳。少年飲之。至於口鼻出血。蓋性極暖也。然抱朴子云。堯時有草。夾堦而生。隨月開落。名

莫莢。又曰歷莢。又名仙茅。不知其種。是此否。案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效。開元婆羅門僧進仙茅藥。服之有效。故東坡謝王澤州寄長松詩云。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陬傳。

綿州綠茶

茶之貴白。東坡能言之。獨綿州彰明縣茶色綠。白樂天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彰明卽唐昌明縣。盧仝詩云。天子初嘗陽羨茶。當時建茶未有名也。

貢茶貴早

貢茶以早爲貴。李郢茶山貢焙歌云。陵煙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帖催。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袁高茶山作云。陰嶺茅未吐。使者牒已頻。三詩皆及赤印與牒也。

栗如拳

越州圖經載如拳之栗。如錦之桑。政和中詔本州貢焉。栗固大於他州。然如拳者終不可得。杜子美夔府詩云。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

車螯

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傳江瑤柱是也。時曾子開感而賦詩。略云。巖巖九門深。日舉費十萬。忽於泥滓中。得列方丈案。腥鹹置齒牙。光彩生顧眄。從此辱虛名。歲先包橘獻。微生知幾何。得喪孰眞贖。玉食有云補。剝腸非所患。瑤當作瑤。郭璞江賦。玉瑤海月土肉石華。

綿州八子

綿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神泉棒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絲子。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罽造一扇。謂之綿扇。亦輕而可愛。

橄欖有五種

橄欖嶺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欖。三曰蠻橄欖。此以其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絲橄欖。此以其子緊小。唯出桂府陽朔縣。土人食之必去兩頭。云有大熱。

艾納香

東坡和陽公濟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古樂府。麝旛羅旛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又廣志。艾納香出西國。

苦筍甜鹹蓋淡

廬山簡寂觀乃陸靜脩之居也。觀出苦筍。而味反甜。歸宗寺造鹹蓋。而味反淡。蓋山中佳物也。山中人語云。簡寂觀前甜苦筍。歸宗寺裏淡鹹蓋。蓋紀實耳。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偃松拂盡煎茶石。苦筍撐開禮斗壇。歸宗寺詩云。淡蓋苦筍千人供。青磬華香一谷傳。亦所以紀事也。

素馨花

嶺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叢脞么麼。似不足貴。唯花潔白。南人極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婦人多以

竹籤子穿之像生物置佛前供養又取乾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海外耶悉茗油時於舶上得之番僧多以塗身今之龍涎香悉以耶悉茗油爲主也。

楮子

京師中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徽宗車駕臨觀之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著子全多欲壓枝自得君王一留顧故應雨露亦饒滋其二云五月霏霏雨不開若耶溪畔摘楞梅朱丸忽向雲窗見疑是靈根越嶺來其三云誰將蜜漬借微酸小摘曾聞釘玉盤爭以江南風致在瓶紅初向綠陰看越州楊梅最佳土人謂之楞梅又北人以梅汁漬楮實益以蜜作假楊梅故正仲後二篇皆及之。

慈竹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數十韻首云蜀中何物靈有竹慈爲名一叢闔數步森森數十莖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云云予案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乃知慈竹不特蜀中有也。

朝日蓮

宋景文公筆記謂蜀中有蓮大如雀殼葉舒如錢幹亦有絲其萼盛開則向日朝則指東亭午則迺南夕則西指隨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蓮予案鄭熊番禺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向日至暮而謝一呼夜合然則景文所記朝日蓮不特蜀中有也。

櫻筍廚

韓致光湖南食合桃詩云。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螿蟻蛛。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筍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記。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非妄也。陳無已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

豐城劔石函

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劔。案本傳。劔隨亦化去。此固荒忽。未容於考信。然以石爲函。及今而尙存。石函所在。卽古劔池。又前二十四步。四層。廣五六尺。塗沒其半。土人訛爲石門云。

王子敬黃甘帖

東坡嘗記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甘三百顆之語。此帖在劉季孫景文家。景文死。不知今入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故東坡集中有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略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籥。然山谷及陳無已之說。乃右軍帖。其語云。奉橘三百枝。霜未降。未可多得。非子敬帖也。東坡以爲子敬。何也。子敬乃獻之字。

金鯽魚

杭之西湖有金鯽魚。投餅餌則出。然不安食也。蘇子美詩云。松橋叩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遊西湖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皆記其實。

肉芝

東坡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嬰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予案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壽。何東坡忘此邪。

瑞香花

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人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廬山記中亦載瑞香花記。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彊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窗午夢人。

鷓有數種

鷓大如鷹。蒼黑色。尾稍短。善擊鳧雁。中必提之而飛。遇幽隱處則下食。鷓有數種。俊而大者。俗謂之木鷓。可以捕鳥鵲。其養雛也。一巢數隻。各有等差。最下者羽毛益重。鼻根黃如蠟色。俗呼之曰蠟鼻。更無他能。反爲衆鳥所侮。故江湖間呼不肖子爲蠟鼻。

吉了禽

唐萬年縣尉段公路撰北戶錄。紀廉州民獲赤白吉了者。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語效人。禽之珍者也。予考鄭熊所作番禺記云。秦吉了出藤州。身紺紫丹。兩眼旁有眉。如臙脂抹。變環垂下。秀媚可愛。深類

鷓鴣注云南中亦呼鷓鴣爲牛吉了頭上微有冠如雞然舌辨而語清所食惟魚肉凡賓客奴僕一過而皆知其名位苟飼之或不如所欲家有弊事亦以告人能以爲秦吉了段以爲吉了而更分以赤白兩種何邪白樂天亦有秦吉了詩了音料

裸然獸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中云又聞裸然獸死不相棄遺案國史補云得一裸然則數十裸然可得蓋不忍傷其類雖殺之不去此獸狀而人心也子正用事可謂精緻番禺雜記亦云獸出歡愛州能言獸也亦猩猩之類形似猿而有五色每色各異彼人取之以皮鞵鞍韉最重純黃色者云不異金錢猿夷獠或射之以弩或設之以蹄是獸既爲人所得但自言裸然無復他道故因以得名熊所記與國史補微有不同

青田鶴

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清白可愛多云神所養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云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夔府詠懷詩云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

羌俗不食魚

臨洮枹罕之地自天寶末陷于羌虜更數百年其俗無復華夏之風熙寧初王韶畫策因哨嘶囉之衰卽壓而取之遂復七州建昌軍呂南公言臨川黃毅嘗往遊焉云羌俗不食魚魚大如椽柱膾股河中甚多

人浴波間。魚馴馴不驚避。然則古人謂智力出於網罟。而後烏亂於上。魚驚於下。豈不信乎。韶在熙河。始命爲網。捕以供膳。其民相與嗟愕曰。孰謂此堪食邪。

美色不生中華

自古美色未必生于中華也。故西施生苧蘿山。昭君生秭歸縣。綠珠生白州。故今白州雙角山前猶存綠珠井。綠珠本梁氏子。今有綠珠水。相傳水旁間產美麗。

金線泉

澠水燕談云。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濠中。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紋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爲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余讀曾南豐集。有金線泉詩云。玉甃常浮顯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蓋南豐元豐間嘗守齊州所作者。此澠水燕談所未見也。兼倦遊雜錄云。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泉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聰也。嘗邀范宴飲于亭。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石首魚

兩浙有魚名石首。云自明州來。問人以石首之名。皆不能言。予偶讀張勃吳錄地理志。載吳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言頭中有石。又太平廣記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冠鳧頭中有石也。又嶺表錄異云。石頭魚狀如鱸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一石子。如喬麥。瑩如白玉。

昌蒲昌陽

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爲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爲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總錄乃曰。昌蒲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蓋取歧伯所謂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然昌蒲昌陽。豈同本也哉。以今觀之。昌陽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則死矣。其理甚明。蓋其失當自韓退之進學解。嘗醫師以昌陽引年。則退之亦以昌陽爲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爲有可疑者三。唯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況蘇勛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爲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二公。

胡麻餅

釋名云。餅。并也。溲麩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肅宗實錄云。楊國

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劉禹錫嘉話云。劉晏入朝。見賣蒸胡餅之處。買啗之。此胡餅皆胡麻之餅也。綱素雜記。謂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爲爐餅。論此爲誤。誠然。

蜂子

東萊先生呂居仁作蜜蜂賦。略云。早出暮歸。聚房以居。生理甚微。檜花菊英。反爲身害。雖云甚甘。終以是敗。旣奪之食。又腊其雛。以侑爾酒。以爲爾娛。醉而咀嚼。鼓舌自如。人之不仁。一如是乎云云。蓋東萊不察。凡今宣州所出蜂子。非蜜蜂也。乃山間火蜂。其色紅黑。其長徑寸。其大如之。人之被螫。則徧身腫痛。有至死者。其爲窠多在地窩中。取之者。先以火塞穴口。熏死其類。然後取其子之未翼者。乾之。以致遠方。故元豐中。中書舍人張謬謝潛溪蔡聖俞蜂兒詩。略云。溪上潛山山百尺。山人斫木燒山畚。燒畚延火入蜂穴。蜂子渾白如衝牙。云。蜂子今所在山野有之。但不如宣州多耳。

駱駝

李昉言。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朗之民。素不識駱駝。隨軍負荷。頗有此畜。邨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屈膝而促。人走避之。曰。卑下小人。不勞山王還拜。軍士見者。無不大噓。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穿聯。載於男女項頸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爲笑。

辨萃

唐盧氏雜記云。文宗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萃是何草。時宰相李珣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

對。珏曰。案爾雅。葦是蘊蕭。上曰。睽看毛詩疏。葦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蘊蕭。予以疏爲非。周官。萍氏掌水蔡。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月令。季春曰。萍始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飄聚根。及日暴則死矣。葦之殖根。以水爲地也。

龜蔡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名龜爲蔡。曰。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元龜爲蔡。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若龜出楚。亦名龜爲楚邪。觀國案。蔡本出龜。故名龜爲蔡。而謂大龜爲大蔡。亦猶冀多良馬。而天下謂良馬爲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爲盧。臣瓚未之思耳。以上皆王說。予以臣瓚謂蔡是龜名。而非因地以得者。蓋本家語說苑所載。漆雕憑所對孔子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及左氏襄公二十三年事耳。惟臣瓚不記其詳。此所以致觀國之說。予嘗辨之。蓋龜出於蔡。而臧氏因以名之而已。豈謂龜出楚。而不可名楚邪。且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杜預注云。僂句。龜所出地名。然則此又以僂句名龜矣。故予引證於此。僂音呂。句音據。郭璞曰。上有陰叢。著下有千歲蔡。然則郭亦狗前失。以蔡爲龜名矣。

辨蜮

陸農師埤雅云。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言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

女惑亂之氣生。蠹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蠹不可得也。故惑之。予以爲不然。詩之所謂爲鬼爲蠹。則不可得者。以言雖欲爲鬼蠹。且不可得耳。所以甚其惡也。夫蠹雖以水弩射人之影。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蠹沈。鵝鳴則蛇結是已。以此言之。豈有不可得之理邪。案陸璣毛詩義疏曰：蠹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入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曰：徧身溲溲。或故爲災。予以服虔爲當。五行傳以爲淫惑之氣所生。果爾。則中原豈無淫女。而其所以不生者。此物以下溼地所致耳。豈謂淫女惑亂之氣邪。

辨鳩鳥

遯齋閒覽云：蘄州黃梅山有鳩。巢於山巖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然予以晉制考之。鳩不得度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將。得鳩。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晉書不見此事。但見孔穎達左氏疏。以此考之。晉世江北無鳩。非無鳩也。不若江南多耳。蘄州屬江北。案說文曰：鳩。毒鳥也。一名連日。廣雅曰：雄曰連日。雌曰陰諧。又曰：形似鷹。大如鵝。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椽實。嘗居高山巔。食蝮。以羽翻糲酒中飲之。則殺人。所以酖字或從酉。僖公三十年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杜注云：使醫因治病而加酖毒。莊公三十二年左傳：成季使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卽此物也。晉語：驪姬置酖于酒。實董於肉。穀梁曰：以酖爲酒。

蝦蟆

孫少魏東臯雜錄曰。關右人笑吳人食蝦蟆。余考東方朔傳云。漢郡涇渭之南。水多鱉魚。師古曰。鱉似蝦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又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鼈。可以此罪也。則漢用以宗廟薦獻矣。以上皆孫說。余案周禮。蝮氏。鄭氏謂蝮。蝦蟆。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以來。雖至尊亦食蝦蟆矣。

辨霞鶩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通暉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影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墮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鶩耳。不知者便以爲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案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傳負版

爾雅蟲部。傳負版。郭璞釋云。未詳。予案柳子厚集。蝮蝮傳云。蝮蝮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困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荇箒

荇箒。本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弋。惡之也。鄭康成云。爲有凶邪之氣在。桃。鬼所惡。荇。荇。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春秋左氏傳。魯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注云。荇。黍稷也。孔穎達曰。荇是帚。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亂爲萑。萑。荇。謂亂穗也。杜預所謂荇黍稷者。今世所謂荇帚者。或用亂穗。或用黍稷。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辨蟹

韓退之南食詩。蟹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洪慶善辨之曰。蟹雖常負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車文。未詳。以上洪說。予案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蟹鼃鼃。同眾共羅。劉涓子注云。蟹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蟹。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五臣注亦同。蟹音胡豆切。李善音猴。然則蟹形如惠文冠。無可疑者。退之蓋本文選。而洪氏不援以爲證。豈偶忘之邪。集韻引山海經以惠爲車。惠車字相類。豈傳寫失其真歟。其曰骨眼相負行者。案物類相感志云。牡牝相隨。牡者無目。得牝才行。牝去牡死。故江東取一必獲偶。予又以陳無已詩話考之。云。韓退之南食詩。蟹實如惠文。山海經曰。蟹如惠文。惠文。秦冠也。乃知山海經亦以爲惠文。廣韻本誤耳。

端州石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天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紫石硯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

龍腦白蠶

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值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醇烈。不甚佳也。又言潭州益陽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齋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貽。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荆襄之間。天雨白蠶。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亦有齋至京師者。予謂此蓋管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逃者也。然前漢五行志亦云。天漢三年。天雨白蠶。蠶蠶通用。

蘄州大鼎

政和三年八月。倉部員外郎提舉荆湖南茶鹽事范之才奏。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常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欲望就委本處官案驗其實。申取朝旨。使異物不埋沒於盛時。奉聖旨。令宋康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無致損動。其後康年勘究無實跡。尋卽除名。編管蘄州。

蘭蕙

山谷說蘭云。蘭似君子而蕙似小人。蓋山林中十蕙而二蘭也。離騷曰。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

畝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案離騷經注三十畝爲畹，卽是蘭二百七十畝，蕙且百畝，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

登萊州產金

登萊州產金自太宗時已有之，然尙少。至皇祐中始大發，四方遊民廢農桑來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餘兩爲塊者，取之不竭。縣官權買歲課三千兩。

建茶

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十斤，大龍大鳳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蠟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爲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網盡爲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爲此邪。

辨湯餅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煮餅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如煮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文帝食以湯餅，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麩，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爲生日湯餅邪。倦遊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麩爲湯餅，誤矣。以上皆黃說，予謂黃不見束皙賦，故爲是紛紛。束皙湯餅賦云：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勃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失涎于下風，童

僕空噍而斜眄。擊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云云。乃知餗餅之爲湯餅。無可疑者。倦遊雜錄與黃朝英皆不見此賦。惜哉。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黃朝英細素雜記云。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史所載止此而已。或以爲千里未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爲之論也。世說云。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蓴羹。自可敵羊酪。第以其地遠。未可卒致。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蓴羹得鹽豉尤美也。以上皆黃說。予謂黃引世說以攻未下爲地名之論。甚當。但推尋句意未盡。何者。或以未下爲地名。正以史削去但一字而已。使其不削但一字。或人之疑。亦無從而起矣。予以黃論未詳明。故推而明之。

姑蘇朝夕池

姑蘇之席。著名天下。不特今日。自古已然矣。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案漢枚乘上書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池。左思吳都賦曰。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滄池。佩長湖之茂苑。注云。吳有朝夕池。謂池水朝盈夕虛。因以爲名焉。

磨納衣

磨納爲衣。古來有之。隋江總山水納袍賦曰。裁縫則萬壑縈體。針縷則千岩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云云。

牡丹譜

歐陽文忠公初官洛陽，遂譜牡丹。其後趙郡李述著慶歷花品，以敘吳中之盛。凡四十二品。

朱紅品 真正紅 紅鞍子 端正好 櫻粟紅 豔春紅 日增紅 透枝紅 乾紅 小真紅

滿欄紅 光葉紅 繁紅 鬱紅 麗春紅 出檀紅 茜紅 倚欄紅 早春紅 木紅 露勻紅

等二紅 濕紅 小濕紅 淡口紅 石榴紅

淡花品 紅粉淡 端正淡 富爛淡 黃白淡 白粉淡 小粉淡 煙粉淡 黃粉淡 玲瓏淡

輕粉淡 天粉淡 半紅淡 日增淡 添枝淡 烟紅冠子 坯紅淡 猩血淡

荔枝譜

蔡君謨守福唐，以閩中荔枝著譜。而鄭熊亦嘗記廣中荔枝。凡二十二種。

玉英子荔枝如玉 燠核荔枝核小 沈香荔枝香似 丁香荔枝核似 紅羅荔枝甚細而紅 透

骨荔枝其他者皮皆外 牂牁荔枝形似牂 僧耆頭荔枝皮皺堅如僧香團 水母子荔枝葉多如

蒺藜荔枝皮上皺紋 大將軍荔枝其樹葉俱 大蠟荔枝子有大者 松

子荔枝像其 蛇皮荔枝蛇皮如 青荔枝熟而 銀荔枝白然 不憶子荔枝一食而 火山荔枝山火

在梧州既大而 野山荔枝野山子小而 五色荔枝出海

好事者作荔枝饅頭，取荔枝榨去水，入酥酪辛辣以含之。又作簽炙，以荔枝肉并椰子花與酥酪同炒。土

人大嗜之。

芍藥譜

孔常甫初官維揚。以維揚芍藥甲天下。因盡取其名以敍云。揚州芍藥名于天下。非特以多爲誇也。其數腴盛大。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至于名品相歷。爭妍鬪奇。故者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與驚異。交口稱說。傳于四方。名益以遠。價益以重。遂與洛陽牡丹俱貴于時。四方之人。盡皆齎攜金帛。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其一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常花無異。由此芍藥之美。益專于揚州焉。負郭多曠土。種花之家。園舍相望。最盛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張氏。餘不可勝記。畦分畝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初旬始開。浹旬而甚盛。遊觀者相屬於路。障幕相望。笙歌相聞。又浹旬而衰矣。大抵粗者先開。佳者後發。高至尺餘。廣至盈手。其色以黃爲最貴。所謂緋黃千葉。乃其中下者。小人負攜以賣。至于棄擲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芍藥以明土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說者曰。芍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省中詩曰。紅藥當階翻說者曰。草色紅者也。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專言揚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模寫風物自喜。如盧仝。杜牧。張祐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予官于揚學。講習之暇。常裁而定之。六氏之園。與凡佛官道舍。有佳花處。頗涉獵矣。懼其久而遺忘也。問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才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至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游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于衆也。乃

具列其名從而釋之

御衣黃千葉而淡其香正如蓮花比他色最殊絕凡衣冠樓髻皆言其所似也

青苗黃樓子苗葉大小間出千餘層或謂之千層聞其青故云爾餘青苗亦苗苗苗做此

尹家二色黃樓子

與黃樓子大抵不異而間有微紅初做此 絳州紫苗黃樓子初開時淺紅經數日

子 圓黃千葉而圓

破石黃千葉而黃 鮑家黃千葉亦謂黃旋心不甚高大又晚開 石壕黃千葉往兼有

道土黃最先開而黃

壽州青苗黃樓子與諸樓子相 黃絲頭其葉淺黃大葉中 白纈子花有紅纈

紅經日色則自纈

金線冠子千葉淺紅間有 金紫腰紅葉有黃軍橫 沔池紅千葉紅纈 紅纈子千葉紅纈

深紅葉端

胡家纈千葉深紅而有纈紋 玉樓子中又出細葉數層 玉逍遙而大如仙冠然 紅樓子千葉紅纈

青苗旋心花千葉深紅

赤苗旋心千葉深紅 二色紅千葉淡紅 楊家花千葉紅纈 茅山紫樓子千葉紅纈

紫而色

柳鋪冠子千葉粉紅如柳 輕條冠子千葉紅纈 常州

冠子此花常州

紅絲頭狀如黃絲 緋多葉多葉葦子頭芍藥尤多開成鞍子故謂之多葉鞍子

髻子其色紫紅下有

採橄欖

王立之詩話云東坡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之句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本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紅鹽之句也予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橄欖木其花如檇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范說乃爾何邪豈鹹辣皆可用歟

論鹽

姚寬令威著西谿叢話云嘗監台州杜瀆鹽場以蓮子試瀆更擇蓮子重者用之瀆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瀆更薄卽蓮篷沈於底卽煎鹽不成以上皆姚說子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吳春卿任臨安召鋪戶詰驗鹽法云煮鹽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瀆水滴私鹽也私鹽色自紅燒稻灰染其色以做官鹽於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曉考此則仁宗時以五蓮爲瀆十蓮爲重今以五蓮爲重乃知今之鹽味不逮仁宗時遠矣

煮湯餅

范侍讀仲元長言其父洎甫元祐間爲東平府直講每日供膳所食湯餅異常因造外廚訊諸庖者見几上有金錢數十審其安用對曰凡麪入湯之後每遇一沸必下一錢錢盡而後已故其說曰硬作熟漉湯深煮久

川帛宜色

少卿章帖嘗官於蜀持吳羅潮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湖之帛色皆滌變唯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蓄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牡丹榮辱志

邱寺丞潘道源自號爲迂愚叟嘗爲牡丹著書十卷號洛陽貴尙錄又爲牡丹榮辱志曰花卉蕃蕪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在莖節葉榮聳抑檢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清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迂愚叟觀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爲妃無所忝冒何哉位旣尊矣必授之以九嬪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疏族親疏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性稟乎中根本茂矣美歸於已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以地理節之以人欲其裁其接無竭無滅其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以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姚黃爲王

名姚花以其王者非可以中色斥萬乘之尊故以王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爲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爲風化之始妃嬪世婦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後鸞巢采蘋采藻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以魏花爲妃配乎王爵視崇高富貴一人於內外也

九嬪

世婦 牛黃 細葉壽安 九榮真珠 鶴翎紅 鞞紅 潛谿緋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榮

紅 蠶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萼 延州紅 駱駝紅 紫蓮萼 蘇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青州花 密州花 和州花

自蘇臺會稽至歷陽郡好事者衆栽植尤夥八十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傳

莫莢 指佞草 莆蓮 碧蓮 瑤花 螢火芝 五色靈芝 九莖芝 燕胎芝 碧桃

花形史

同穎禾 兩歧麥 三脊茅 朝日蓮 連理木 薔薇花 長樂花

花命婦

上品芍藥 黃樓子等 粉口 柳浦 茆山冠子 醉美人 紅纈子 白纈子 白纈子重

黃絲頭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出蜀中 千葉瑞蓮

花壁倅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出蜀中

素馨

末利

萱蔻

虞美人出蜀中

丁香

含笑

男真

鴛鴦

草出蜀中

女真

七寶花

石蟬花出蜀中

玉蟬花出蜀中

花近屬

瓊花

紅蘭

桂花

望羅花

棣棠

迎春

黃拒霜

黃雞冠

忘憂草

金鈴菊

醜蘂

山茶

千葉石榴

玉蝴蝶

黃醜蘂出蜀中

玉屑

花疏屬

麗春

七寶花出蜀中

石瓜花出蜀中

石巖

千葉菊

紫菊

添色拒霜出蜀中

山丹

羞天花

金錢

金鳳

千葉郁李

吉貝

木蓮花

石竹

單葉菊

滴滴金

紅雞冠

矮雞冠

黃

蜀葵

花戚里

旌節

玉盤金盞

鵝毛玉鳳出蜀中

瑞聖

瑞香

御米

都勝

玉簪

花外屏

金沙

紅薔薇

黃薔薇

玫瑰

密菊

刺紅

紅薇

紫薇

朱槿

白槿

海木瓜

錦帶

杜鵑 梔子 紫荆 使君子 凌霄 木蘭百合

花宮闈

諸類桃 諸類李 諸類梨 諸類杏 紅梅 早梅 櫻桃 山櫻 蒲桃 木瓜 桐花 栗

花 棗花 木棉 紅蕉

花叢脞

紅蓼 牽牛 鼓子 芫花 蔓陀羅 金燈 射干 水藻 地錦 地釘 黃躑躅 野蓋薇

薺菜花 夜合 蘆花 楊花 金雀兒 菜花

花君子

溫風 細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朱欄 甘泉 醞酒 珍饌 新樂

名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螻蟻 蚯蚓 白晝青蠅 黃昏蝙蝠 飛塵 妒

芽 蠹 麝香 桑螵蛸

花亭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妻孥不倦排當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舞 童僕勤幹 子弟蘊藉 正

開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醒 閒僧解裁接 借園亭張筵 從貧處移入富家

花屯難

醜婦妒與憐 猥人愛與嫌 盛開值私忌 主人慳鄙 三月內霜雹 賞處著茶鬪茶 筵上

持七八 箔子遮闌 盛開債主臨門 露頭跳足對酌 剪時和花眼 聽唱辭傳家宴 酥煎

了下麥飯 正歡賞醜酒 遭權勢人乞接頭 凋落後若帚掃 頭戴如廁 園吏澆溼糞 和

園賣與屠沽 落邨僧道寺觀裏

茶品

張芸叟畫境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膏茶。其後始爲餅樣。貫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丁晉公爲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歲貢不過四十餅。天理中。又爲小團。其餅迴加于大團。熙寧末。神宗有旨。下建州置密雲龍。其餅又加于小團。已上皆畫境所載。余案五代史。當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中書門下奏。朝臣時有乞假覲省者。欲量賜茶藥。奉敕宜依者。各令據官品等第指揮。文班自左右常侍諫議給舍下。至侍郎宜各賜蜀茶三斤。蠟面茶二斤。草荳蔻一百枚。肉荳蔻一百枚。青木香二斤。以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蠟面爲上。供自唐末已然矣。第龍鳳之制。至本朝有加焉。

貢荔枝地

余昔記唐世進荔枝于辨誤門云。唐制以貢自南方。楊妃外傳以貢自南海。杜詩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張君房以爲忠州東坡以爲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及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枝。蓋妃嗜生荔枝。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東坡亦川人。故得其實。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記圖。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有便路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樂府

黃魯直詞謂之著腔詩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紗云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自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閒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邨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邨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聶冠卿多麗新詞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况東城鳳臺沙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迴玉簪瓊佩高會盡辭客清歡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

花隔慢舞。綉回嬌鬢低。鞦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詞。述宴遊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緣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遊盛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迴首重依然。

山谷愛賀方回青玉案詞

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其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峯百嶂宜州路。天黯但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遠山修水。異日同歸處。長亭欲散尊罍暮。別語纏綿不成句。已斷離腸能幾許。水邨山郭。夜闌無寐。聽盡空階雨。山谷和云。煙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幽人去。第四陽關雲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人愁處。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渡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軒南浦。簾捲西山雨。洪覺範亦嘗和云。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蕭蕭雨。

世推重少游醉臥古藤之句

秦少游千秋歲。世尤推稱。秦旣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嘗記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籍猶相對。灑涕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

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沈海。中云。醉臥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各用之。山谷守嘗塗日。郭功父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卻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韻。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也。

賜名魚遊春水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退。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媚柳輕。寧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欄干徧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未。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漢殿夜涼吹玉笙

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駟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裊香風生珮環。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泉雜錄又以爲范德孺謫均州。偶游武當。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崖上。未知孰是。

送春送君有無盡意

王逐客送鮑浩然游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詩斷章云。今日一盃愁送春。明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晁無咎嘲田氏詞

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喚銀瓶。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枝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悵悵密意。空作江邊解佩。

水光山色漁父家風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新婦磯邊月。明小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元真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芘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顛二詞合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卻玉肌花貌。真得

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篋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因以憲宗畫像求元真子文章及元真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尙覓元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邪。師川乃作浣溪沙鷓鴣天各二闕。蓋因坡谷異同而作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才動萬波隨。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二云。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青箬笠前明此事。綠蓑衣裏度平生。斜風細雨小船輕。其三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若覓元真子。晴在長江理釣絲。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煙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其四云。七澤三湘碧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元真子。不在江邊卽酒邊。明月棹。夕陽船。鱖魚恰似鏡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

沁水公主園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案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縣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沁園東郭外。襄駕一遊盤。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義府長寧公主東莊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世所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七返還丹。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別易會難

顏氏家訓曰。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岐路言離。歡笑分首。李俊主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奈。然顏說又本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云。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千里傷行客

晏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

館客棄密約之好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行。私竊慕之。遂有偷香之說。密約登第結姻。客既過省。乃棄所好。屢約相會。杳不可得。登第後。密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姦後婚。在法當離。必不能久耳。或落髮則我亦不娶。朝夕遊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懇請於父母。求祝髮焉。或告客已與某氏結婚者。女聞之。悶絕。良久。索筆書曰。黃葉無風自落。彩雲不雨空歸。就歸字落筆。放手而絕。兩句乃舊詞也。

傷春怨

王江寧元豐間嘗得樂章兩闕于夢中。云。雨打江南樹。一夜花開無數。綠葉漸成陰。下有遊人歸路。與君相逢處。不道春將暮。把酒祝東風。且莫恁匆匆去。其二云。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徧地落花。渾不掃。夢回

情意悄。紅牋寄與添煩惱。細寫相思多少。醉後幾行書帶草。淚痕都搵了。

載將離恨過江南

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張文潛用其意以爲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而誦之。彼不知其出於東坡也。

妾意在寒松

鄭毅夫樂章有玉環妾意無渝。問君心朝權何如。玉環。韋皋事。朝權。王僧孺詩語也。王賦上山采藤蕪云。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才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笑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權。

蘇瓊善詞

姑蘇官奴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卽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煙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玉瓊瓏詞

近時有士人。不欲書名嘗於錢塘江漲橋爲狹斜之遊。作樂府名玉瓊瓏云。城南路。橋南樹。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底笑。嫩紅輕碧。惜惜惜。剝郎去。阮郎住。爲雲爲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

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熏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菊詞此花開後更無花

李和文公作望漢月詞。一時稱美。云。黃菊一叢臨砌。顆顆露珠妝綴。獨教冷落向秋天。恨東君不曾留意。雕欄新雨霽。綠蘚上亂鋪金葉。此花開後更無花。願愛惜莫同桃李。時公鎮澶淵。寄劉子儀書云。澶淵營鬢有一二擅喉轉之技者。唯以此花開後更無花爲酒鄉之資耳。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乃元微之詩。和文述之爾。

明月逐人來詞

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城開徧。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鰲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將歸。雲外聞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遠。持正又作人月圓。今尤膾炙人口。云。小桃枝上春風早。初試薄羅衣。年年樂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手重攜。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爲小王都尉作。非也。

花葉夫人詞

僞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子昶。拜貴妃。別號花葉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葉翾輕也。又升號慧妃。以

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詞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性費誤也。

幼卿浪淘沙詞

宣和間，有題於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硯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父母以兄未祿，難其請，遂適武弁公。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房，而良人統兵陝右，相與邂逅於此。兄鞭馬略不相顧，豈前憾未平邪？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峰。自是荷花開皎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嘵紅。

並蒂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晁端禮次膺薦於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竄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詞云：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藥。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慶回翠蓋，擁羣仙醉賞。凭欄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游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鬪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

東坡卜算子詞

東坡先生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闕月掛疏桐，夢斷人初靜。時見山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

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其屬意蓋爲王氏女子也。讀者不能解。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嘗得其詳。題詩以誌之。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翾。有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翹沙衣露溼。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柳三變詞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其詞曰。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佯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用江上數峰青之句填詞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游嘗用以填詞云。千里瀟湘接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瑟冷。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滕子京亦嘗在巴陵。以前兩句填詞云。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聲。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浣溪紗點絳脣詞

黃季岑云。往年蔡州瓜陂舖有用篋刀刻清泥壁爲浣溪紗詞云。碎剪香羅裏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斜斜楊柳陌。疏疏密密杏花邨。一番風月更消魂。豐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脣云。燕子依依。曉來忽爲誰歸去。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嚙。便向機中素。乘鸞女。瑣窗瓊宇。會有明年暑。

汪彥章詞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脣云。永夜厭厭。畫簷低月。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閒卻傳盃手。君知否。曉鷓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如酒。何以在曉鷓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聒噪何。

樂府塵土黃詞

殿中侍御史劉公次莊中叟。元祐中。罷官。寄居臨江軍之新淦。嘗往來袁州。時有一倡。爲郡官所據。太守怒之。逐出境外。中叟感其事。而作樂府塵土黃。並譯箋。凡三章。其序曰。崔徽霍玉愛愛等事。昔人歌之。非特爲二子而作也。然遺語序情。雖爲詩曲。而參比樂府。則失古遠矣。故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浮雲轉石。勢不可遏。李賀則摘裂險絕。務爲難及。曾無一點塵。嬰之。張籍則平易優游。足有雅思。而氣骨差弱。世異才殊。體隨之變。亦其勢也。余比感宜春事。作塵土黃。

一首雖不足方駕漢魏。而討本探源。或庶幾焉。既又爲之譯。爲之箋。其義類雖同。至於淺深遠近。要自以意攷之耳。其詞曰。翠眉連娟舞袖長。春風自對理容妝。染絲繡作雙鴛鴦。欲飛不飛在羅裳。耳中明月珠。肘後錦香囊。凭高欲有寄。所寄在遠方。追風還君立路傍。豈不有地能相當。請著一鞭塵土黃。譯曰。妾本倡家子。笄鬢擅容止。名隸借籍中。生倡卽倡死。物勢本從權。情恩亦遂遷。一朝官長怒。獨抱錦衾眠。日暮倚高樓。青絲繫白馬。豈不謝慙。汪汪淚盈把。萬感自有因。無容遽相親。請君促金勒。妾願看飛塵。箋曰。春臺女兒似紅玉。曾奉當筵柘枝曲。舞成早自得癡名。更傍春風情不足。客攜黃金欲有贈。多在鄰家賭雙陸。近從新官作顏面。祇得低心隨所欲。自知久去非所安。夜半東門車特碌。秀闕芙蓉潭畔起。每向波間得雙鯉。水流卻上大應難。惟有孤懷似潭水。一騎翩翩錦臂鞵。紅羅百丈作纒頭。爲言聞得琵琶怨。當門下馬欲登樓。莫登樓。君馬駿。無限朱簾薰好香。城北城南無一瞬。

東坡送潘邠老赴省詞

別酒送君君一醉。清潤潘郎。更是何郎壻。記取釵頭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鄰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爲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

杭妓琴操

杭之西湖。有一倅。閒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畫角聲斷。誰門。非

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卽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榔裏。寒鷗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賞之。後因東坡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爾試來問琴云。何謂湖中景。東坡答云。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琴又云。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禪巫山一段雲。又云。何謂人中意。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慙殺鮑參軍。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卽削髮爲尼。

張才翁以張公庠詩爲詞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消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閒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消沈。正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凭欄垂袖。聊寄登臨。

賀方回石州引詞

賀方回眷一妓。別久。妓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

賀得詩。初敝分別之景色。後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烟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銷盡龍沙雪。還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望斷一天涯。兩厭厭風月。

御詞

徽宗天才甚高。於詩文外尤工長短句。嘗爲探春令云。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紅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況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鶯花願。聒龍謠云。紫闕岩曉。紺宇邃深。望極絳河清淺。霜月流天。鎖穹隆。光滿水晶宮。金鎖龍盤。玳瑁簾玉鉤。雲捲動深思。秋籟蕭蕭。比人世倍清燕。瑤階迴。玉籤鳴。漸祕省引水。輾轆聲轉。雞人唱曉。促銅壺銀箭。拂晨光。柳烟微。蕩瑞色。御爐香散。從宸遊前後。爭趨向金鑾殿。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御製臨江仙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寒重雨疏疏。煙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能改齋漫錄卷十七

樂府

茶詞

豫章先生少時嘗爲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葉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織纖捧。冰甕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驚鷺濤翻。爲扶起尊前。醉玉頰山。飲罷風生兩袖。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其後增損其詞。止詠建茶。云。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天關。碎身粉骨。功合在淩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夢。開拓愁邊。織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雖病渴。一觴一詠。賓有羣賢。便扶起燈前。碎玉頰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詞意益工也。後山陳無已同韻和之云。北苑先春。琅函寶韞。帝所分。落人間。綺窗纖手。一縷破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靄飛入瑠盤。華堂靜。松風雲竹。金鼎沸潺湲。門闌車馬動。浮黃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臆輪困。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寫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幕。禪榻鬢絲斑。

贈楊姝詩詞

豫章先生在嘗途。又贈小妓楊姝彈琴送酒寄好事近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

真珠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人憤酒。負十分金葉。故集中有贈彈琴妓楊姝絕句云。千古人心指下傳。楊姝閒處更嬋娟。不知心向誰邊切。彈作南風欲斷絃。

秦少游唱和千秋歲詞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唱和親筆。乃知在衡陽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更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香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惆悵誰人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其後東坡在儋耳。姪孫蘇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東坡乃次韻錄示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詞云。鳥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覩。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豫章題云。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云。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遠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盃盤狼籍猶相對。酒淚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沈海。晁無咎集中嘗載此詞而非是也。少游詞云。憶昔西池會。鴛鴦同飛蓋。亦爲在京師。與毅甫同在於朝。敍其爲金明池之游耳。今越州處州。皆指西池在彼。蓋未知其本源而云也。

阮閱休善爲長短句

龍舒人阮閱字閱休。能爲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間。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妓籍中之錚錚也。嘗爲洞仙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不解喚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些時。似恁地好。能得幾迴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眨眼底工夫。剩看幾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類此。

夏均父登活臺作詞

夏倪均父。宣和庚子。自府曹左遷。祁陽酒官。過活溪。登活臺。愛其山水奇秀。自謂非中州所有。不減淵明斜川之游。且作長短句以減字木蘭花歌之云。江涵曉日。蕩漾波光。搖槳入笑指活溪。瞥叟雄文鎖翠微。休嗟不偶。歸到中州何處有。獨立風煙。湘水活臺總接天。

王觀應制詞

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皇以爲嫖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爲擬李太白應制。非也。

黃元明詞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坐上巾帶偶脫。太守喻妓令綴之。旣畢。且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盡

堂明如畫見林宗巾墊羞蓬首針借花枝線賒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勸君倒載休今後也不須更漉澗
明酒寶篋深藏濃香熏透爲經十指如葱手蓋七娘子也

王輔道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銷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繞路旁
幾箇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王案輔道侍郎漁家傲詞也歌之使人有遺世
之意王在徽宗朝嘗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真僞既中使至其家無
有也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詔之子詔熙河用兵其濫殺者多故冤以致其禍耳
輔道又有浣溪沙兩詞其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勻過晚來妝嬌多無事做淒涼借問誰教春易老
幾時能句夜何長舊歡新恨總思量其二云珠箔隨簷一桁垂繡屏遮枕四邊移春歸人懶日遲遲舊事
只將雲入夢新歡重借月爲期晚來花動隔牆枝玉樓春兩詞其一云愁聞思入江南遠簾幕低垂間不
捲玉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迴還起懶風輕只覺香煙短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窗人語趁朝歸旋整宿妝
勻睡眼其二云繡屏曉夢鴛鴦侶可惜夜來歡聚取幾聲低語記會聞一段新愁看怎覩繁紅洗盡臙脂
雨春被楊花句引去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詠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不欲書名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箇人人恰正二年歡會似

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揜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王荊公詞

王荊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疊石作橋。爲集句填菩薩蠻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其後豫章戲效其體云。半煙半雨谿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卽自知。

顏持約詞不減唐人語

顏持約流落嶺外。舟次五羊。作品令云。夜蕭索。側耳聽清海樓頭吹角。停歸棹。不覺重門閉。恨只恨暮潮落。偷想紅嚨綠怨。道我真箇情薄。紗窗外。厭厭新月上。應也則睡不著。朱希真洛陽人。亦流落嶺外。九日作沙塞子云。萬里飄零南越山。引淚酒添愁。不見鳳樓龍闕。又驚秋。九日江亭閒望。鬱樹瘴雲浮。腸斷紅蕉花晚。水東流。不減唐人語。

五夜放燈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人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閒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正月十九日所撰滴滴金詞也。京師上元國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

士進錢買兩夜。其後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故詞云五夜。

釋可正平尤工長短句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其長短句尤佳。世徒稱其詩也。嘗見其有菩薩蠻兩闕。其一云。西風簌簌低紅葉。梧桐影裏銀河側。夢破畫簾垂。月明烏鵲飛。新愁那致許。欲似千絲縷。雁亦不堪聞。砧聲何處邨。其二云。誰能畫取沙邊雨。和煙淡掃兼葭渚。別岸卻斜暉。採蓮人未歸。鴛鴦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便回頭。教儂特地愁。

李右丞送連寶文罷守詞

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惠風草偃。禾稼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鼈宮。望堯冀九重絳闕。頒漢詔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槐里。重繼三公。雍容臨岐。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盡將芳意。謝東風。柳煙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曉紅。莫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鍾。

豫章解印作木蘭花令

豫章守嘗塗。既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爲木蘭花令一闕示之。云。凌波臺上。青青麥。姑孰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山。稍爲諸公分。阜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慳慳。問取磯頭新婦石。其後復竄。易前詞云。翰林本是神仙謫。落帽風流。傾坐席。座中還有賞音人。能岸鳥

紗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燒殘絳蠟報黃昏詞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焉得燒殘絳燭。或云王荆公父益都官所作。曾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簷邃屋。簾幕擁密。不到夜已可然燭矣。韓魏公以此賞杜公。杜云。乃王益作。荆公時在坐。聞語離席。其全章云。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裯。待誰溫。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蓋訴衷情也。

王君玉燕詞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煙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澀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乍晴。君玉全章云。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顏頰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煙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偏占杏梁紅。

元兀陶陶詞

豫章云。醉醒醒醉一曲。乃醉落魄也。其詞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惺惺。恁得閒憔悴。此詞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癡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戲作二篇示之。元祥黃中行。其一云。陶陶兀兀尊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

歸得邯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閒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裏樂天。邯鄲謝安石。其二云。陶陶兀兀。人生無累何由得。盃中三萬六千日。悶損旁觀。我但醉落魄。扶頭不起還積玉。日高春睡平生足。誰門可款。新筠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其曰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者。親賢宅四酒名也。其曰家裏樂天。邯鄲謝安石者。蓋石曼卿自嘲云。邯鄲黃繙緯。家中白侍郎。

驛壁玉樓春詞

余紹興戊辰沿檄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玉樓春詞。不著姓氏。今載于此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畫幕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宋景文劉原父送別詞

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爲具以待。宋又爲踏莎行詞以侑歡云。蠟炬高高。龍煙細細。玉樓十二門初閉。疏簾不捲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閒。忙中偷取功夫醉。宋卽席爲浪淘沙。近以別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光換。至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岸。尙同歡宴。日斜歌闋將分散。倚蘭橈。望水遠天遠人遠。其云南山賓客東山妓。本白樂天詩。

詠草詞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青草。誰爲主爲美者。聖俞因別爲蘇幕遮一闋云。露隄平。煙壁香。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窄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爲一詞云。欄杆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蓋少年遊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置諸唐人温李集中。殆與之爲一矣。今集本不載此篇。惜哉。

維揚好安陽好詞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寧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公復作安陽好詞十章。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昇平歌吹沸高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其二云。安陽好。戟戶使君宮。白晝錦衣清宴處。鐵榼丹榭畫圖中。壁記舊三公。棠訟悄。池館北園通。夏夜泉聲來枕簟。春來花氣透簾櫳。行樂與何窮。餘八章不記。

張文潛詞

右史張文潛初官許州。喜官妓劉淑奴。張作少年游令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佯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橫波。看朱成碧。心迷亂。翻脈脈。斂雙蛾。相見時稀。隔別多。又春盡。素愁何。其後去任。又爲秋

藥香寓意云。簾幕疏疏風透。一線香飄金獸。朱欄倚徧黃昏後。廊上月華如晝。別離滋味濃如酒。著人瘦。此情不及牆東柳。春色年年如舊。元祐諸公皆有樂府。惟張僅見此二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下矣。

燭影搖紅

王都尉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爲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欄杆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爲恨。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詞。而以首句爲名。謂之燭影搖紅云。芳臉勻紅。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眼。早是縈心可慣。向尊前頻頻顧盼。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凭欄杆東風淚滿。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深院。

弔二姬溫卿宜哥詩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本蘄澤人。色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沈子山爲獄掾。最所鍾愛。旣罷。途次南京。念之不忘。爲剔銀燈二闕。其一云。一夜隋河風勁。霜溼水天如鏡。古柳隄長。寒煙不起。波上月無流影。那堪頻聽。疏星外離鴻相應。須信道。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腸還醒。數疊蘭衾。餘香未減。甚時枕鴛重並。教伊更須將盟誓。後約言定。其二云。江上秋高霜早。雲靜月華如掃。候鴈初飛。唳蜃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閒臨照。潘郎鬢星星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妝痕。胸前淚粉。暗惹離愁多少。此情難表。除非是重相見了。其後明道中。張子野及黃子思先後相繼爲掾。尤賞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

掌摧酷。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弔之。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爲報兩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先是子思有愛姬宜哥。客死舟中。遺言葬隄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子思從之。作詩納柩中。其斷章云。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二人皆葬于宿州柳市之東。子野嘉祐中過而題詩云。好物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宰樹連雙冢。結作人間並蒂花。

以張志和漁父詞爲浣溪紗定風波

東坡山谷徐師川。旣以張志和漁父詞填浣溪紗。鷓鴣天。其後好事者相繼而作。嘗有五闋云。雲鎖柴門半掩關。垂綸猶自在前灣。獨乘孤棹夜方還。任使有榮居紫禁。爭如無事隱青山。浮名浮利總輸閒。一副綸竿一隻船。簑衣竹笠是生緣。五湖來往不知年。青嶂更無榮辱到。白頭終沒利名牽。蘆花深處伴鷗眠。釣罷高歌酒二盃。醉醒曾笑楚臣來。夕陽維纜碧江隈。簑笠每因山雨戴。船窗多爲水花開。安居流景任相催。雨氣兼香泛芰荷。迴舟冒雨懶披簑。夜闌風靜水無波。白酒追歡常恨少。青山入望豈嫌多人閒。榮辱盡從他。乃浣溪紗也。雨霽雲收望遠山。釣竿林下恣清閒。蟬噪日斜林影轉。溪岸綠深紅淺。畫屏閒。對酒狂歌時鼓枻。更邀同志醉前灣。待月卻尋維纜處。歸去煙蘿一徑接柴關。乃定風波也。

馮相三願詞

南唐宰相馮延己。有樂府一章。名長命縷云。春日宴。綠酒一盃歌一徧。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意改爲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

圖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得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哥收因結果。做箇大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

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云。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語時。天上飛來兩鵲。一雙飛上萬年枝。蓋用馮延巳樂府也。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春態淺。來雙燕。紅日初長。一線嚴妝催罷。囀黃鸝。飛上萬年枝。乃鶴沖天也。

歐梅二妓詩

豫章寓荊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得請守當塗。幾一年。方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倩腰支柳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歐梅當塗官妓也。李之儀云。人之幸不幸。歐梅偶見錄于豫章。遂爲不朽之傳。與杜詩黃四娘何異。然豫章又有木蘭花令。敍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卻。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還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梅當時二妓也。

東坡戚氏詞

玉龜山。東皇靈媿統羣仙。絳闕峩嶢。翠房深迥。倚霏煙。幽閒。志愔然。金城千里鎖嬋娟。當時穆滿巡狩。翠

華會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與蓋。方圓正迢迢。麗日元圃清寂。瓊草羊綿。爭解繡勒。香繡。鑾輅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近。畫樓隱隱。翠鳥翩翾。肆華筵。閒作翠管鳴絃。宛若帝所鈞天。穉顏皓齒。綠髮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固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韻響。瀉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漸綺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回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安路。依稀柳色。翠點秦川。東坡戚氏詞也。東坡元祐末。自禮部尚書帥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爲戚氏。公方坐與客論穆天子事。頗訝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才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問它詞。亦不容別進一語。且曰。足爲中山一時盛事。

瑤臺第一層

武才人以色最後庭。教坊詞名瑤臺第一層。託意於梅云。西母池宴罷。贈南枝。步玉霄。緒風和扇。冰華發秀。雪質孤高。漢陵呈練影。問是誰。獨步江皋。便凝望。認壺中珪璧。天上瓊瑤。清標曾陪勝賞。坐忘愁解。使塵消。況雙成與乳丹。點染都付香梢。壽妝酥冷。郢韻瓊舉。霧捲雲消。樂逍遙。鳳凰臺畔。取次憶吹簫。

李久善詞

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鸞擲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爲新。余舊見王與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開關。星眸一轉。晴波溜。殆出于此。王名重元祐間人。全首云。去歲花前曾記有。半醉嬉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開關。星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更看花柳。春恨厭厭和永晝。寂寞黃昏後。

又燭影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卻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樓何處。畫欄愁倚。天涯芳草。

頭上宮花顫詞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曼衍。寶津南殿。宴坐近天顏。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騎穿楊箭。日暮翠華歸。擁鈞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妓有歌此。至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爲之搖動者數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張竟不覺也。

作詞以弔楊謝

紹興庚午。台之黃巖妓有姓謝與姓楊者。情好甚篤。爲嫗所制。相約夜投諸江。好事者有爲望海潮以弔之。彩筒角黍。蘭橈畫舫。佳時競弔沈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魂流水茫茫。堪笑又堪傷。有臨臯仙子。連壁檀郎。暗約同歸。遠煙深處。弄滄浪。倚樓魂已飛揚。共偷揮玉筋。痛飲霞觴。煙水無情。揉花碎玉。空餘怨抑淒涼。楊謝舊遺芳。算世閒縱有不恁非常。但看芙蓉並蒂。他日一雙雙。

能改齋漫錄卷十八

神仙鬼怪

士夫微倖爲仙

高尚處士劉皋。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而士大夫乃微倖一日而爲仙。豈理也哉。

呂洞賓唐末人

唐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想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案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此知洞賓乃唐末人。

呂洞賓傳神仙之法

呂洞賓嘗自傳。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

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寇。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遊兩浙汴京。譙郡。嘗著白欄角帶。右眼下有一痣。如人閒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成道。嗟乎。觀呂之所著。皆自身心始。而學者不能正心修身。徒欲爲徼倖之事。可乎。

劉妻死化爲異狀

滕待制宗諒。謫官秋浦。時州吏有劉某者。妻有美色。俄病死。浴裝在櫬。未及釘蓋。忽然化爲異狀。皮青髮紅。若世所畫鬼將之類。州吏悲而畏之。旣葬。卽棄家爲道士。入九華山。不返。宗諒後在北方。猶寄以詩。所謂九華劉道人是也。

陸仙師迎漕使安公

樞密安公惇處厚。元祐末爲江東漕使。因遊廬山。太虛觀。未至數里間。有道士紫衣阜巾。領徒七八迎謁。旣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者。至觀謁陸修靜仙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游歷訪霓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爲公卿。

園子得道

臧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爲園子。能致非時果菜。臧氏子弟稍異之。問之。則給以得于市。使他人求之。終不得也。察其所爲。則無棲息。獨臥園中草舍。往往夜定。有語笑聲。及迫而近之。則又寂然。其後論道從容撫接。蓋久而才略告曰。今夜三鼓。漏點中半。公能獨步至園中。則老兵當有一言授公。苟少差遲。則遂成虛矣。論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妻苦問之。不得已。以實告。其妻不測而強制之。漏向盡。論道亟趨草舍。而老兵已死矣。使人舉而瘞之。屍如輕泡。論道歎恨彌日。

石曼卿丁度爲芙蓉城主

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與之遊芙蓉城。世有其傳。余案歐陽文忠公詩話。記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騎一青驃。去如飛。又案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異志。記慶厯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裝麗服。兩兩並行。丁度觀文案。鬱其後。朝士問後行者。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城主。俄聞丁死。故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韓子蒼言王荆公嘗和東坡此詩。而集不載。止記其兩句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

華陽洞門開

王筌字子真。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于門。元豐中。神宗賜號沖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是茅山中峰石洞忽開。案其域乃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卽閉。閱千歲矣。至是復開。又前期累日甘露薦降。道士劉混康曰。似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山中刻

石爲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爲之詩曰。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爲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先生留洞元庵久。若有所待。嘗書壁云。身佩上清寶籙。心持大洞真經。入靜敷坐靈鎮。神遊金闕玉京。

王迪照鏡見前身棄官學道

熙寧初。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俛迪乃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證。勿淪苦海。旣去。迪具以告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紀其實云。鬢如抹漆左參軍。脫卻青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鬘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籃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周貫尸解

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鴈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則詣酒家取一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故。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人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因託宿焉。生爲具酒食而臥。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卿。往案之。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其地。云。張生還

家其弟迎門曰。周公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臥不離懷袖。人莫得見者。死之日。純臣得而有之。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計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言其略。然亦有不同也。

談驅夜瘧夢得鄉書

傅霖。張乖崖之密友也。開寶中嘗會于幹城。終日談話。鄰有病瘧者。爲之不作。每有書與傅。必先夢之。故其詩有云。劇談驅夜瘧。幽夢得鄉書。鼓實事也。

仙家亦有靈芝殿

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王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略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閒有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然子固之筆。竟無有蓄之者。

虎伏罪媪之子復蘇

仁宗時光祿卿呂璠少爲漳州漳浦令。爲政得人心。旣去。邑人爲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于虎者。璠哀之。于其死處施一窰。立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窰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媪之子戲于陳將軍廟。盜其所供之果。出門而媪子仆于墻下而死。媪哭之甚哀。聽者惻然。璠因以文訟于廟。引盜宗廟酒食律罪。

嘗黥而將軍人臣宜處以等殺則盜食供果蓋不嘗死且憇愚者法所宜赦不廢公直也文旣焚而媼子復蘇

曾易占詩識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官閒居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題詩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薄雲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時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厯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寫景不侔旣而行次睢陽而卒其孫子固載柩還鄉復過樵舍乃臘中雪日梅芳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耳

楚小波詩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然余讀張君房脞說楚小波事其詩一同但有二首爲異耳別一詩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味長

仁宗芝草之瑞

仁宗始誕之夕榻下生芝草一本凡四十二葉故卽位四十二年應此之數也

鋸木有普照之形

左班殿直張樺爲父置棺鋸解之而杉木有泗州普照王之形眉目衣座皆具隱然如畫郭功父爲文以

紀其事。

蠶吐絲成段

宣和間。新喻傅侯初爲靳春蔡氏壻。登第之歲。婦家簇蠶不繭。綠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弈弈正黃。厚薄若一。如有邊幅然。鄉人以爲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園客有絲難比璽。鮫人無杼自成綃。號爲絕出。洪駒父亦有一篇云。公子青衫得意朝。閨門異事喜成謠。星河牛女支機石。泉室鮫人暗織綃。園客憑虛誇獨繭。冰蠶志怪豈同條。細看霞綺驚羣眼。詎減霓裳下九霄。

冰有綾紋

熙寧八年。陳州大霜。城內外數里間。厚冰上皆有綾紋。隱起如鑿琢。髣髴成攀枝孩兒。好事者以墨塗而印之。傳視其枝葩婉妙。與吳蜀所織爭工云。郡守陳襄述古歌以上聞。或曰奇異。不許輒進。乃止。

畢漸趙諗之讖

狀元畢漸。有惡之者。于登科記碑上刻去水旁。未幾。趙諗伏誅。方悟畢漸趙諗之讖。

趙少師夢名

趙少師。應天府人。初名禮。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槩字。遂更名。字叔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及斂。棺中生紫芝。

擊大鼓享厚味

蔡薤文饒與許光凝嘉謨俱爲尙書。因會茶。嘉謨歎簿書之煩。曰。吾儕外望雖重。然日困刀筆。及與郟縣長官無異。思典外藩。擊大鼓。享厚味。豈易得也。文饒曰。擊大鼓。享厚味。在公優爲。薤安得而有之。嘉謨歸。怪其語謬。未幾。嘉謨出知成都。文饒落職宮祠。

泗州大聖送東坡過海

鄒志完言。在嶺外見惠州太守方君。謂其家人素奉佛。一旦夢泗州大聖來別。云將送蘇子瞻過海。遂詰之曰。幾時當去。答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參寥以詩誌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于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李似權記夢詩

李似權記夢詩云。碧玉山頭碧玉泉。琤琮聲裏數流年。不知曾與何人到。笑想丹題似昔緣。其二云。石壁蒼苔露未乾。小池射日石團團。弄泉漱玉歸何暮。風捲橫雲細細看。

夢人送喜雪

東坡元祐末爲禮部尙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覺後唯記一聯。仲至因是以成章云。曉雪誰驚最後時。土膏方得助甘滋。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此一聯乃得于夢中不著寒梅容觸冒。半留紅杏惜離披。神交彼此無勞辨。更爲公題述夢詩。

迎曙亭

仁宗晚年久不豫。漸復康平。御朝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見一小亭。榜曰迎曙。仁宗不悅。卽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

王丞相禱雨

真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時大旱。王丞相欽若爲郡倅。至邑祈雨。夜祭祠下。王默禱。他日如至台輔。四更當雨。黃密知之。私戒鼓吏促其更籌。遽擊四鼓。而雲未應。王亦自信之重。莊嚴而待。及期果雨。竟如所望。

寇萊公強人飲

寇萊公善飲酒。人罕能敵。迨罷相。判永興。官吏賓客之能飲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飲席。時處士魏野僧夢英。亦常預坐。有倅連困于酒。已疾。而公尙促之不已。其妻乃叩公庭而訟焉。遂免。後有一道人上謁。自言能劇飲。一引可盡罍瓶。索公以瓶爲對。公喜。如其請。旣而道人舉瓶一引而盡。公則不能。道人強之。公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謂公曰。今後少勸人酒。公悟。自爾勸酒減矣。道人遂不復見。

張相公食料羊

張相公齊賢。洛人。布衣時嘗春遊嵩嶽廟。飲酒醉臥于巨石。夢人驅羣羊于前。謂曰。張相公食料羊。後張每食數斤方厭。世無比者。

擲骰默占

章郇公守洪州。嘗因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台輔。卽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祕其數。至爲相猶在。

賜鞍繡文

章郇公初入樞府。以所賜鞍繡文疏。略命市工別繡之。旣就來上。視其花。乃宰相所用。不旋踵遂大拜。

秦亭之夢

余左丞靖。嘗夢人告已云。官至八座。死在秦亭。常自思曰。然則我不過爲天水郡將耳。其後靖過江寧。泊舟秦淮亭下。得疾而亡。

灸丹田之效

豐城李仲武告命能謙。罷丹徒。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徙官。令初尉臨海。有寇魁年八十。筋力絕人。盛寒臥地飲冰。了不爲異。人皆以妖妄疑之。旣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人告已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赴水卽潰焉。瓦礫乃至千年。木仆地卽朽。炭之埋沒更堅緻。人之灼灸。猶是也。用其語。歲灸丹田百炷。行之蓋四十餘年。其盜坐棄市。令密使人決腹視之。有白膜總于臍。臍若芙蓉狀。披之蓋數十重。豈一歲一膜邪。

江河能舉重物

仁宗朝。江河建州人。以布衣遊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忽一日。支彊。屢欠伸。猶不快。偶持重

物乃微快。因漸取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侯門外。見大扁石。沔試捧之。舉甚易。又遊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倡優。沔陰抱殿柱。柱卽與礎相離。沔以腳撥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書生欲去而不能。沔笑曰。相戲耳。沔爲起柱而脫之。于是都下相傳沔有神力。或勸沔應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于中年。蓋天所贊。必有大功名也。沔從之。遂中策。然官止殿直。

易葬他人陰地之報

夏侯公素好術數。陰陽山水。古說無不收造。其薨于洛中。得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顯。當開塋域。不自督役。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之一侍中葬穴也。其故碑刻具在。幹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取棺碑于旁近埋之。旣葬未幾。龍圖死。其婦挈家資數萬。改適其次子。又得罪廢。

李氏之門女多貴

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壻。參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叡。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爲連袂。及都官公晉卿有二女。其長子太廟齋郎泌。與前岳州判官王陶樂道。布衣滕甫元發相善。多會于許之長葛。一旦李死。附家人語云。吾二女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二壻足矣。然時二君一雖仕。一尙在場屋。皆非常士也。而李陰有所知。家人及二君亦樂從。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第三人登科。而王尙幕職。不日進擢。相繼爲翰林學士。已而遂爲兩府。故世多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

官吏誤入無辜與殺人同

梅尙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栖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曰。罪莫大于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與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于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均。夔于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陸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沈香者。滌衣井旁。其嫡子適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沈香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陸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卽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沈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陸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沈香何。陸爲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蔣女得仙

元豐中。武陵太守蔣深之幼女。忽夢神人。療蒼楮若虬龍狀。強使吞之。自是辟穀。閒誦大洞諸仙經。復言上帝以我補花童。繼夢二童挈玉匣與之。所占如響。上元醮罷。語及死生之際。翌日坐蛻。先是有二鶴至。女子曰。此仙人之良驥也。至是復來。父母以爲不壽。清逸居士潘與嗣延之。爲作長歌道其略云。蔣家女兒始笄齡。道與之貌天與形。自從一被虬龍驚。胸中落落明珠生。衆人任醉我獨醒。恍然忘味聞韶英。又夢二童攜玉匣。置之懷袖心轉靈。又云。玉皇有詔補花童。爲仗東風齊著力云云。

呂先生字元圭

世所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

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窗上。仍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間。喻陟爲湖北提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窗上更題詩。人世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空渺瀰。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

安濟夫人廟

本朝開寶中。真州有漁者釣得一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旣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爲保奏。封安濟夫人。廟在長蘆崇福禪院之西。

中宵牛語

沈遼叡達言。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移杭。所經諸堰。皆集牛以運舟。是時方夏暑。監官堰上露宿。以俟之。夜久人靜。或聞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或答曰。明日沈幾兒子過。來赴任杭州也。又云。沈幾早。有子知杭州乎。歎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雄重。非人聲。又深夜。野次更無外人。其言氣非俗流。因熟察之。乃堰上數牛也。張芸叟聞其事而言曰。旣以行呼。豈非沈之親朋者邪。又云。因果之說。凡祿厚而無功澤於民者。死卽轉生爲象牛駝馬。復以大力償衆生爾。然事幽顯理未可知。假或可知。其中宵牛語之事。亦可知矣。

道民種茴香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民怒目立于前。靈素問爾何能。道民曰。無所能。靈素曰。爾無所能。何以在此。

道民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宣問實有何能。道民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佈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民種于艮嶽之趾，仍遣禁衛監宿于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翌日視嶽趾茴香已成林矣。

柴先生獲太乙真君筆

柴文元，本綿州彰明縣弓手，沿幹山樊觀一廬，帶綠縑胸絆於林間。柴喜其俊異，又疑豪子所蓄，遂取以歸。道遇少年就索，柴即與之。少年愧謝，傳以符術，授丹筆一枝，曰：遇人疾厄，當書符以救之。柴歸縣，不喜執役，遂竄迹西蜀，遊荆渚，每書符以治疾，亦時得金以助行囊。後遊太華，見陳希夷，問子何處得太乙真君筆乎？方知所遇乃太乙洞主。柴即求披戴，住閬鄉縣觀中。真宗西祀回，召對賜坐，問以無爲之要，賜茶藥束帛。時已百餘歲，善服氣，能長嘯，精彩如中年人。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及所書道德經二碑，真宗作詩賜之，改賜祥符觀額。邑人至今呼爲柴先生觀。

馮季周朱僕射

洪州豐城寶氣亭側居民，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翌日，新虔州守馮季周殿撰泊舟亭下，朱秀瀾死，時建業三年八月四日也。

證因大師

婁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卽院之隅，雙檜間，一席當空爲

棲隱地。強名曰藥師庵。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雖積雨雪。宛轉泥淖間。所藉席。非甚敗。不輒易。隆冬則臥雪浴冰。盛夏或擁毳附火。傍有物若虺狀。動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庵絕人迹。蕪穢不治。有顏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庵旁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磚謂曰。下有錢可取。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他日。覬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也。師既絕物。願見者足纒踵門。輒嫚罵。疏其隱諱。皆探其不聞于人者發之。無不慙退。雖不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贅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謹。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著。婦意其使之聽命也。既及柱。則旋柱疾走。若有牽制。足不得輟。自晨達午不解。鄰人祈師。師曰。今縱汝去。鄰人曰。是嘗苦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賜以偈焉。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于開寶寺造塔道者院。與石頭道者相對。上用明皇飲張果故事。賜酒。師引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頂。擊以三掌。平愈如故。上益異焉。昭陵爲皇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宮中同糴服畢。出修敬。師閉目端坐。閱數十人。內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偈並金器等物。師復有一目生于掌中。不以示人。爲二聖親覽焉。淮楚多水患。而漣泗尤被其酷。泗鍾淮汴。下流二川。率衆水而東。至泗。蓋千里。而合。復道漣而入于海。納潮吐潦。漣當其咽。師之未滅。與滅之後。屢顯功力。以禦水災。漣人尤德之。議者謂僧伽居泗以制潦水之衝。師居漣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法號證因大師。

前輩猿蛇之精

偶讀臧榮緒晉書稱郭璞有人見其睡形變鼯云是鼯精也予乃知前輩張乖崖浴爲猿蔡君謨睡爲蛇其說不誣也。

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邨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溼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于土上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邨去劔浦縣治二十里。

許叔微夢

真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偈語贈之云藥餌陰功樓陳間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榜中第六名遂以大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材方悟其事。

廣德王開河爲豬形

廣德軍洞山廣德王名渤姓張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于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通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河瀆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爲期每餉至鳴鼓三聲而王卽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殮于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鳴鼓而餉至泊王詣鼓壇乃知爲烏

所誤。遂巡夫人至。鳴其鼓。王以爲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濱。王見夫人。變形未及。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河濱之功。遂息。遂于廣德縣四百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災沴。禱之無不應。都人以王故。呼豬而曰烏羊。

天齊仁聖帝五子

京東父老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權大將軍。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四子。長爲祐靈侯。次爲惠靈侯。第四子爲靜靈大師。第五子爲宣靈侯。南嶽司天昭聖帝。每春首。必換幘頭。須本郡通判換之。一換而正者。歲必大熟。否則歲必大歉。

葉簡善卜筮

國初。剗人葉簡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邨人失牛。卜之曰。所占失牛。已被家邊載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邱甲爾。又有合貯橘子令占者。簡曰。圓如珠。赤如丹。倘能擘破分喫了。爭不慙愧洞庭山。又有以巾子令占者。簡曰。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稱無二三兩。因何號一斤。又有以兩雞子令占者。簡曰。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化金之木

韓待制子蒼言。青城山一道士。俾小師持鐵湯瓶出觀買酒。以待檀越。小師中道奏廁于林下。以瓶掛樹。

端瓶重木弱。爲風所搖。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表裏黃赤。既鍛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絕。年逾六十。不能去。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龍鍾爲甚。同觀道士平日固以物色疑之。其人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以賈米爲業。不問歲之荒歉。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其人曰。未必然也。明日可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同觀。道士居鄰房者。似有所聞。穴壁視之。見二人破一釜。各以火鍛。次下藥物。少閒。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翫稱嘆。以爲世不可謂無人也。同觀道士數人。駭其所爲。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之喧呶爭奪。卒壓死二人。衆道士竟因是坐獄。蓋天地寶貨。鬼神所祕。而二人輒私用之。宜於不免也。

貢士幻夢

大觀間。鄉人王耕。被貢西上。入辟雍。幻夢于二相祠。是夕。夢在一樓上。顧視。賦詩曰。樓上虛懷待月時。寫景應難不賦詩。一天列宿坐中見。萬里青山雲外歸。明春耕以上舍。二十八名釋褐。再任筠州司理。以旅櫬歸。豈雲外之應邪。

生有時死有地

翼侍郎邵武人。布衣時在京師。以祖未葬。就一道人課之。得詩云。烏軍山畔走紛紛。余分際上照一墳。但請涂樊二師下。兒孫朱紫入朝門。暨還家。家已葬祖訖。地名余分際。近烏軍山。乃涂樊二道士爲遷穴。信

乎諺曰。生有時。死有地也。

燈焰高數尺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儀爲袁州軍事推官。明年。被臺符權知萍鄉縣事。居數月。一夕。臥室中燈忽引焰高數尺。如是者再三。俄而得疾不起。

觀音經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官於河朔。夜見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字三十八。其詞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曰。念此得瘥。

銅板有天下太平字

治平四年三月。汀州軍事解桐木爲板。心有文。成四字曰。天下太平。州將遣人詣闕獻之。

竹杖化龍夢魚獲薦之祥

建昌軍南城悲猿驛。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間。皇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宮。家人未知。榜信。夏四月。公岳門前溪漲。里人龔文遂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文遂怪之。沿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遂觀之已歷。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忽化爲龍頭角。嶄然駭人。文遂驚仆。移時始蘇。不知龍之所在。周壺之人皆以爲公岳必登第。然是歲乃不爲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預薦。是秋

未考試以前。公岳夢至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大魚中一最小者。公岳寤而歎焉。是時閒歲開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魚之驗也。

五臺山僧知人

元豐中。光祿卿危拱辰爲進士。時遇五臺山僧。號稱知人。拱辰以前程問之。僧以手帕裹一大錢贈之。曰。謹守終有所見。拱辰祕而俟之。其後登第。死于饒州鑄錢監。

晏元獻公楊侍郎夢

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壻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七行而罷。楊公起視庭下。奏樂人擁從。皆紙人也。寤而告其夫人。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薨。

夢至虎頭洲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于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權被鄉薦。遂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爲虔字。

伍生遇五通神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於鄉相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趨氣毬伍生素亦習此即從少年趨之少年見伍生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西四少年將去曰大哥不歸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生上房家樓飲之盡四角問生本末甚詳欲罷取筆寫帖付生曰持此于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業生受之繫衣帶間少年又曰夜久矣汝勿歸且隨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從之至一處引生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洩溺亦於壁隅也又戒曰慎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然心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閱之一室四壁皆釘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拷掠號泣生畏而退復就臥室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生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甚怪駭顧視筆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郭如數與之生自是謀運稍遂其後家于楚州五少年京師人謂五通神也

神叱陳超與宰相同牀

王冀公微時薄遊臨川寄食蔡爲政門館天寒冀公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牀邪即昇致戶外超甚驚愕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蓋之自此謹待冀公公有所乏超盡力助之公後貴顯所以存問於超者甚至超子亦舉進士

夢人頭符狀元之瑞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與祖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傅翼

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徒誼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熙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黃庠符取驢額大珠之祥

分寧黃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驢。顯見滋。爲下鞍相語。將別。以所乘驢與滋。戒曰。善視之。汝自此有貴男子矣。滋受之。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捺扶驢額閒。得大珠如拳而去。旣而滋生子曰庠。穎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舉第一。明年南省復冠軍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仁宗手自封藥賜之。有旨特展試期一日。以俟庠起。然竟淪殂。論者以爲取珠之祥。

虎嘯之祥金石臺文昌堰之識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于金谿縣疏山佛屋。嘗夜聞虎嘯于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厯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醮。與煜故舊。常爲衆誦之曰。當煜在疏山閒。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誚煜者鮮矣。自煜慶厯六年爲省魁。至紹興四年。汪華復爲禮部第一。然未有爲狀元者。撫州識詞曰。金石臺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水中之洲也。其後潮沙積歲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堰近年水道稍狹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

盧多遜被謫李德裕謁之

盧相多遜南行過瓊州入萬安州界宿一山館時雨霽月色明徹盧徘徊月下久之就枕忽夢有人拓門曰知相國到此奉謁耳問何人曰唐宰相李德裕盧拒之曰彼此被罪且異代何面相見須臾聞月下長謠聲甚悲惋其略曰萬里孤魂歸未得春風腸斷洛陽城覺而惡之盧竟終于海南

袁天綱知牛產牝牡

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於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之岐陽李潛風聞其名齋金自遠事以師禮一曰二人郊行見一牛迹袁語潛風曰此雖牛迹能知其牝牡否潛風曰余安能知袁曰乃牡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犢潛風尋問之皆然未幾產一犢潛風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何也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產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潛風歎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孟子謂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以袁之于李孟言益可信矣

能改齋漫錄拾遺

佚文

· 卷一事始

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

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喫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盧浦筆記卷一

卷六事實

牛鳴盎中雉登木

東坡聽賢師琴詩：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窻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錢氏鈔本載禁酒國條下

卷七事實

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能改齋漫錄拾遺

錢本載
婆集條下

卷八 沿襲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限。乃悟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遠成之句。錢本載未臘山梅樹花條下。按卷七事實類。有花照眼一條，此大意略同。惟少春心二句。

卷十七 樂府

陳虛中守臨川作

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為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

洪覺範長短句

洪覺範嘗為長短句贈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新筍，纖纖工染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曉，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閒愁。時撚梨花嘯嗅。以上兩條守山閣叢書本載。卷十七作詞以弔楊謝條下。

脫文

卷二 事始

俗語踏跋聚珍板本跋作跋

人足兩頭點土，中心虛懸。補入為韻語曰：下。○案人足聚珍版本誤。足人。

增穀價

觀察使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其抑價坦曰宣歙

補入盧坦爲宣歙下○案錢氏鈔本不缺

卷四辨誤

國璽

石閔殺公侯卿校萬餘人奔襄國而史言璽在襄國

惟補入而祇在襄國下○案錢本殺字下多胡人二字

謹案是錄據卷首提要稱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抄出原闕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云云舊藏錢遵王述古堂寫本殘帙所闕乃卷二及卷十七與提要所載小異此本卷二共九十則卽割取卷一後半之文至卷十七從何卷析出惜錢本卷十已下全佚莫可證明守山閣叢書載有是錄因合三本互勘錢鈔本卷首多京鐘一序卷六卷七事實類多二條卷八沿襲類多一條叢書本卷十七樂府類多二條又據蘆浦筆記采錄事始類一條其有此本字句謬缺而錢鈔本叢書本不缺者此本既未便改刻故別錄爲脫文均依類排比彙爲拾遺而以京序補弁簡端至叢書本雖祖四庫本而較此本多二則者以卷末錢熙祚跋尾考之蓋曾據臨嘯書屋刻本參校故有所增補云光緒甲午嘉平上澣大興傅以禮節之謹識

是錄舊刻第十一卷田承君記姚嗣宗詩條首脫六行劉莘老和王定國雪中絕句條首衍六行已據豐順丁氏所藏聚珍版原本校正改刻此外如卷五飲羽條墨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云云丁本墨子作門子考墨子既無此文亦未見有書名門子者守山閣本又作闕子究不知孰者爲是卷六雲閣條玉戶金鋪云云二十七字與上文不接當係另是一條卷九鏡湖條或陸費之或疑是唐字又黃金瀨條有金牛出身奔壯云云身字現據錢抄本改釋字而奔壯二字仍恐有誤卷十二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條標題太皇下應有太后字條內高之門出太皇爲天下母太皇下亦應有太后二字今已意爲增入矣凡此諸條

譌脫顯然。皆以無所依據。不敢輒爲改益。汲古閣書目載有是書抄本十六冊。自注謂係從宋本抄出。原缺第二卷。焦弱侯藏本完全者。以第一卷後半僞作第二卷。當以此本爲正云云。據毛氏所言。與錢鈔本合。而此刻及守山閣本蓋皆與焦本同也。惟毛氏書目既不標明卷數。又不云尾卷亦缺。豈毛本僅佚第二卷邪。倘毛本尙在天壤間。他日有見之者。能爲補刻尾卷。并藉以校正譌脫。使成善本。庶乎大快耳。特并誌於此。以嘗息壤。光緒甲午嘉平會稽孫星華子宣識。

後序

家君年十有五。隨伯父入上庠。間關險阻。復歸隱撫之崇仁。牧耕蘿山之陽。且十年矣。屬以所著。被遇上知。獲齒仕版。久之不得調。紹興癸酉。始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入玉牒。所爲檢討官。未幾。以祖母憂去職。旣免喪。而自放於舊隱。間謂復曰。予自少至壯。奔走四方。從賢士大夫遊。所得多矣。因循不省。旣老且死。則無以傳也。俾復執筆記之。凡二千餘條。以類相從。疏爲十八卷。號能改齋漫錄。用藏於家。紹興二十七年十月一日。男復謹序。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02108)

☆能改齋漫錄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吳 曾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82
7/1/00

